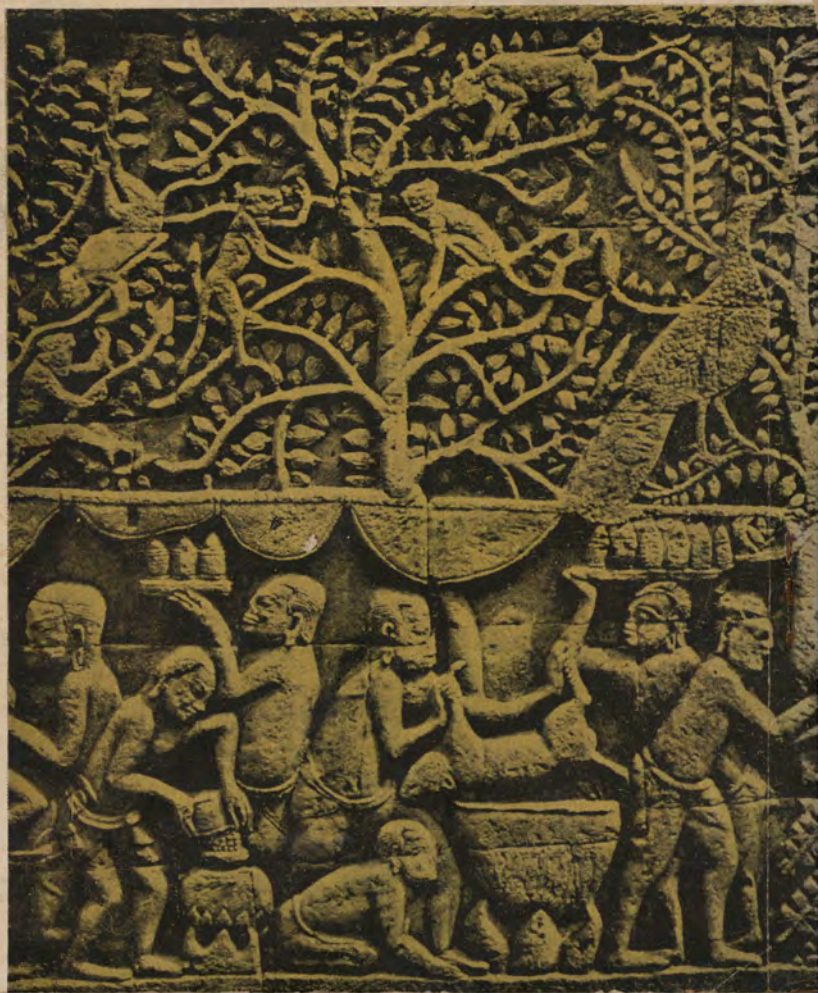


德 裕

期 二 二 一 第
號 月 六 年 九 十 四

爾 柯 安 — 石 寶 的 中 林 叢





上月是拾穗的十週歲誕辰，可是我們爲了節省人力和物力的關係，決定用另一種比較沉寂的方式舉行慶祝，我們除了出版特大號和三種譯叢——「朱門恩怨」、「交響樂的故事」和「盲者之歌」以外，我們只準備了一點資料，供給台北高雄各地的新聞界，爲拾穗發佈一點消息，以便使關懷拾穗的各界讀者們，知道他所愛好的這一個刊物已艱苦奮鬥地渡過不算太短的十年了。

這一次徵求十週年紀念訂戶，拾穗增加了不少新讀者，使我們感到非常興奮。可是我們也有幾件關於訂戶發書的小事在這裡提一下。

從拾穗創刊以來，平均約有千分之一的讀者，會到期收不到書，我們每次於接到讀者來信之後，除了立刻補發以外，同時也查核我們的發書單和寄發的地址，但並沒有發現有漏發和錯誤的情形。最近有一位訂戶，竟然接連三四個月每次都收不到書，上個月我們特地把這份訂戶的書從幾千份中抽出來，仔細檢查過地址姓名後，另行寄發，但結果依然收不到，因此我們懷疑也許在寄遞中途出了毛病，或者是這一位訂戶的鄰居左近有人愛順手牽羊。所以如果讀者們發現有這一種情形時，請立刻寫信告訴我們，並且也請代爲查察一下是否有前面這一種的可能性。但不論是何種情形，我們一經收到訂戶的通知，我們立刻會把書補寄給你。

其次是關於訂戶收到書刊的破損退換問題，有時是由於我們寄發時不小心，沒有把破損的書檢出來，有時是由於郵寄中途發生了破損，但不論是那一種情形，訂戶只要立刻把破損的雜誌寄回，我們也一定負責更換後寄奉。我們總希望訂戶能最優先地收到每一期的拾穗，並且是一本完整漂亮的拾穗。

拾穗創刊十週年已在悄然中度過了。回憶前年八月，拾穗慶祝一百期紀念時，我們曾在台北高雄兩地舉行讀者招待會，承各界讀者不棄，踴躍參加，竟然盛況空前，成爲自由中國雜誌界的一件盛事，也使讀者們多少明瞭了一點拾穗出版和經營的情況。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零

電報：CALTEX



金糸

歷史

✓ 叢林中的寶石——安柯爾
蔓草荆棘掩埋了這美麗的古代都市……………一

傳記人物

✓ 今日美國最偉大的物理學家
物理學家掌握了全世界最豐富的神秘……………一八
✓ 諾門羅克威爾(一)
——美國當代最偉大的插圖畫家
他為美國星期六晚郵雜誌畫了三百另六張封面。……………五一

醫學衛生

✓ 一位患精神病醫師的自述
——杏林病劫親歷記之二
我患了精神分裂症……………三三
✓ 生命的復生
使兒童在精神上趨向光明之坦途。……………五一
✓ 胎記瑣談
怎樣使父母解除了對胎記的憂慮……………八五

工間珍聞

✓ 美國香烟經
美國人每天每秒鐘吸用一萬五千支香烟……………三九

科學漫談

✓ 人類在太空中的生活問題
人類進入太空前最詳細的分析和研究……………七六

生物常識

✓ 蜂后
她是維持合羣機動團結的齒輪……………七二

風土游記

✓ 阿爾漢勃拉宮——寰宇勝蹟憑吊錄之六……………一〇七

音樂游藝

✓ 序曲音詩和管弦小品(十四)……………八九

短篇小說

✓ 孔羅拉的急造跑道——南太平洋故事之十……………一一一
海蜂隊在太平洋戰爭中的奇蹟……………一一一
✓ 一個溫柔的人——一個幻想的故事(下)……………一二二
她像聖像般地躺在那裡，嘴吧流出了一大堆血……………一二二

長篇連載

✓ 大地的狂熱(三)……………一三六

拾穗專欄

✓ 西影片羽……………一五六
✓ 科學新知……………一五八
✓ 名曲唱片……………一六一

封面說明

叢林中的寶石——安柯爾

在東南亞一角的叢林中，隱埋了一座千年前的古都，在它的全盛時期，它統治了今日的柬埔寨。這文物輝煌的安柯爾王朝，歷三十主，凡六百年，國運興隆繁盛，尤以建築上的成就非凡，那些石砌的宏偉古寺，為世界的建築史放一異彩。
本期封面是一幅安柯爾廟宇中的石刻，它栩栩如生地表現着安柯爾人在舉行野宴時的情形。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六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張明哲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

半年 六期廿四元

全年 十二期四十八元

零售價目：

新台幣五元 美金三角

港幣一元二角 日幣一百圓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

戶口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

購買拾穗譯叢



著 W. Robert Moore

譯 之 微

東埔寨隱埋在叢莽荆棘林中的喀米爾寺廟，震驚了世界，但它的歷史却依然蒙着一層神秘的面紗。

四百年來，這一座偉大的石城，偃臥在荒圯之中，為熱帶的烈日所炙裂，為季節性的暴雨所沖激，這一處曾有上百萬的人口在這兒工作，歌唱和祈禱的地方，現在却只讓野獸和蝙蝠在那兒悄然出沒。蛇蜥爬過這裡的石階，籐蔓和樹木阻塞了這裡的廣闊通路，和廣大的湖泊。荒野叢林毫不鬆懈地進逼過來，佔了這裡的土地。

一世紀之前，一位法國的博物學家，亨利·摩蒙脫 (Henri Mouhot) 在這荒僻的東埔寨探險，聽到這一個在叢林中的荒誕「失蹤城市」的故事。他懷疑而好奇地，勸誘了一位當地的傳教士引導着他去探訪這座古城。他們最初用獨木舟旅行，以後則全賴步行。最後，穿越密佈的叢莽，摩蒙脫看到這一座我們目下名之曰安柯爾的廢墟。

纏繞着籐蔓的巨大石塔矗立雲際，龐大的城門，彫刻的牆垣以及盛飾的台階都長滿了高大的

中國石油公司
嘉義溶劑廠

獻 貢 譽 榮

石油化學新產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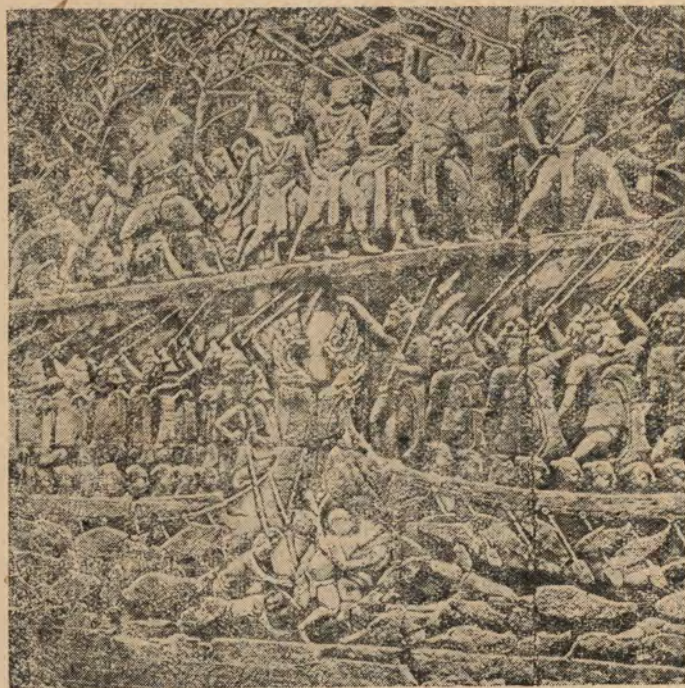
(芒) — 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甲)(苯) — 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炸藥，塑膠，銀漆，苯甲醇，防腐劑，對位酞酸等。

(甲)(二)(甲)(苯) — 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脂樹脂和達克龍等

(水)(醋)(酸) — 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尚染織，塑膠，藥品，染料，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三種新產品有興趣，欲獲得詳細資料，請逕函台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或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圖戰海人爾米喀

爾？」我仍只能得到一世紀以前的同樣答覆。

「這是神造的，」他回答道：「只有神才能造成這樣的偉大建築。」

可是考古學家終於漸漸地解釋了大部份安柯爾的神秘之謎。我們現在知道，安柯爾一度會是喀米爾帝國 Khmer Empire 的都城，它曾統治東南亞達六世紀之久，我們稱之為安柯爾查姆 Angkor Thom（意為偉大之城）；它原來的名字是雅蘇哈拉普拉（Yasodharapura）。

不像摩蒙脫那個時代一樣，我們現在已經可以把喀米爾人當作現代人看待，他們也同樣的有漁夫，農人，工匠和戰士。他們多數人也和現代土人那樣的居住在偉大的吞雷湖（Tonle Sap）傍的高架着的草屋中，他們從混濁的水中網魚佐餐。

他們之中，以農人為主，米是他們的主要農產品。有許多宗教儀式從農業演化而來的。他們首次耕耨時舉行盛會，收穫第一批果子時也舉行盛會，此外還有「焚穀」的慶祝儀式。他們知道怎樣在一年中

木棉和根鬚蔓延的榕樹。可是那兒却杳無人烟。當他匍匐於傾側的石塊之上，並驚奇於不可思議的廢墟時，只有鳥鳴之聲來震破這兒的孤寂。

由於這裡草木的繁殖過密，所以摩蒙脫在最初一見之下不能辨清他所到的這個都市的完整龐大的真面目：這裡有數不清的寺塔，哩哩一哩的道路，錯綜複雜的運河網，堤道，濠塹和貯水槽。

是那一種無名的民族建造了這座古城？為什麼他們又將它放棄？他們在什麼時候離開了這裡？

當驚嘆不已的摩蒙脫向住在附近的柬埔寨人詢問這些問題時，他的計劃遭受了挫折，他們能告訴他的少得可憐。

「這是諸神之王，普賴恩（Pre-Eaen）的工作。他們會這樣說；或是『這是巨人的工作，』或者甚至說：『這是天生的。』」

廢墟中重振鼓聲

當我在去年春天到安柯爾作第七次訪問時，我在那兒所見的景色已和摩蒙脫當年所見的完全不同了。多數生長在廢墟上的叢林都被砍除了，也等於是消滅了那裡的許多神秘。今日有一條很好的公路自西姆里發（Stem Reap）往北直達該區，數以千計的遊客到此來

瞻仰這一座古城。

新式的柬埔寨人每逢新年時節（在四月裡）甚至也到這座古寺來朝香禮佛了，因此當我站在这裡的一處龐大的石頭建築物上，目睹着那些帶着香燭來此的虔誠香客，耳聞着遠處土人的「蓬」「蓬」鼓聲，我幾乎忘記安柯爾一度曾是一片荒地的廢墟了。

但是當我向一位年老的香客詢問：「誰建造了安柯



圖置位爾柯安

可以得到二次或三次的收成。他們應用着世界上最傑出的灌溉制度。

他們的水力工程師的功績甚至比他們留傳下來的宏偉的石彫廟宇更為著名。他們用無數的水池，運河，船渠，壕塹和貯水槽分佈在整個國土上，然後把它們聯接成爲一個極複雜的水利網。有些運河他們也用作交通要道，因此建築得直如矢，長度有達四十英里者。

我們知道喀米爾人是一種富於機智的調子，善用長矛，有力的弩箭和盛裝文飾的大象來攻擊敵人。有一位中國歷史家記載說這個王國曾擁有這樣的騎兵達二十萬人。

我們也知道他們的商業——他們用魚狗毛，犀牛角和香料（肉桂等）來換取中國的漆器，陽傘和陶瓷。我們也可以想像他們如何消遣空閒的時間，他們喜歡消磨在表演魔術的廣場裡或聚精會神地作鬪雞的賭博。

很顯明地，我們對他們的歷史是永遠不能像他所留傳下來的文化那樣地清楚了。喀米爾人書寫在皮革，棕櫚葉和紙張上的書籍，很久以前就被毀於戰爭，火災，白蟻以及熱帶潮濕氣候的腐爛中了。用木頭建築的皇宮，以及許多早期的喀米爾寺廟，也同樣地早就委之於塵土！

但是有一項顯明的紀錄却留存在人間，那便是廟宇

安柯爾的興起

大約在公元六世紀時，處於內陸的占領王國併吞了三角洲上的鄰居扶南，合併成爲一個國家——東布塞（Kam Buja或Kambujadesa），從那時起西方人就稱他爲Cambodia。

之後兩世紀，開始了喀米爾的安柯爾時代，歷三十主，凡六百年，國運興隆繁榮。完成了兩座安柯爾市廟（安柯爾查姆 Angkor Thom和安柯爾華脫 Angkor Wat）爲建築上放一異彩，使他們的文化達到了巔峯狀態。到公元一四三一年，厄運降臨了，安柯爾因爲受到了泰族（Thai）人的毀滅性的侵襲，終於放棄了這一片土地，從此它在叢林的濕潤中埋沒了四百年，直到亨利·摩豪脫在驚異的凝視下使它重現於人間。

現在的安柯爾已不再孤獨地隱在叢林中了。道路已一直通到主要的廟宇。從西姆里發 Siemreap，這最近的市鎮到廢墟有游覽汽車直達。

寺廟矗立宛如石山

我也和一世紀之前的摩豪脫一樣，首先抵達安柯爾華脫寺廟，摩豪脫對這所寺廟的描寫是：「……可與所羅門相頡頏，乃由古代如米開蘭基羅（Michael Angelo

牆壁上的一連串栩栩如生的浮彫，却可以使我們明瞭他們當年的生活狀況。

關於喀米爾人的興起，繁榮以及衰落的歷史，我們得感謝法國的考古學家和學者們，他們從叢林中發掘了許多廢墟，然後耐心地探索着這一個隱謎的端倪。

喀米爾土人天才的神秘開始是受到來自印度的商人和學者的啓發。然後發展了一種非常完善的印度化的文化——尤其在宮庭和僧侶這一方面——這種情形和東南亞及印度尼西亞非常類似。不過喀米爾人却在這類文化中攙入了他們自己特有的品質，並且用機巧的鑿都把外來的藝術切割成爲自己的特產。

奇怪地，我們對早期喀米爾人所知的史蹟都是從中國史籍上獲得的。當在基督紀元開始的時期，喀米爾分裂爲兩國，一名扶南 Funan，在湄公河三角洲的下流，另一名占領 Chenla，深處內陸。

「人皆醜黑髮，裸身而跣足，」這是公元三世紀時中國史籍上對扶南 Funan 人的描寫。以後對王朝又有這樣的敘述：「富家子弟衣錦緞沙籠；人以金爲釧鐲，以銀爲舟。」

許多中國的貿易團和外交使節訪問扶南，並開始了文化的交流。在公元三世紀時，扶南國王曾派遣了一組樂隊到中國去，他們的奇特音樂使當時的皇帝入了迷。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畫家彫刻家和建築家（這樣的藝術家所建成：它比希臘羅馬時代留傳下來的任何建築物都要偉大。）

安柯爾華脫建於十二世紀的前半期，是喀米爾藝術最傑出的代表作。幾世紀來，所有喀米爾國王們所建築過的宗教上的建築物到此已集其大成。

可是遊客們在森林盡頭的路上遠眺寺廟並不能看出它的偉大，甚至你到達圍繞寺廟四周的濠塹邊上，看上去石塔依然遙遠而矮小。原來這條濠塹和外面的圍牆所擁抱着的這一長方形巨域，兩端相距幾近一英里——其面積足可容納一座適當大小的城市。即使濠塹本身的寬度也超過了二百碼。

當我沿着長達四分之一英里有着向上坡度的右砌大道往主殿前進時，愈走我愈覺得它更高峨，更有力量，也更顯出了宏巍壯嚴的氣象，當我進入第二道走廊，爬上第二層台階的梯級，然後再攀登峻峭的右殿往第三層進發時，我發現它那呈五瓣蓮花形的高塔依然高峻地聳峙在我的頭上。

確實，安柯爾華脫是一座石山，不過是一座有特別設計的山嶽——三層台階，長方形的山體，圍繞着廊廡和十字形的庭院，凌駕於其上的則是五座高塔的尖峯。事實上，根據喀米爾人的象徵，塔就代表了山——神

話中的米魯山 (Meru)，山頂上居住着印度教中的衆神。而喀米爾的君主 Devarajas 或衆神之王，便和他們游憩與共。

多數喀米爾的國王選擇西伐 (Siva) 爲他們的主神，可是安柯爾華脫的建造者雅蘇伐曼二世却崇拜維希奴神 (Vishnu)。他在中央高塔的基層處塑奉了維希奴的神像。並由此自尊爲衆神之王。蘇雅伐曼二世建造這座神廟的意義除了尊奉神祇之外也就等於尊奉他自己。從所有的證明上可以顯示出他建造的神廟也就等於是他死後的祠堂。

單就整座石山而論，這建築已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至於磨光和鑲嵌這些石塊只不過耗費其中的一部份人力。

藝術家在整塊石頭的表面彫鑿了裝飾品。有些部份刻得較輕，所以你必须用手撫摸才能察覺。可是任何一處浮彫都是生動有力，這些壁上的神祇，不論是單獨或成雙，無不栩栩如生，宛若即可自壁上柱間呼之而出。爲了要仔細觀察彫刻匠的最精緻的工作——並且也可以躲避熱帶的炎烈日——我在下層的走廊上找到有蔭蔽的迴廊。它向外的一邊是暢開的，用兩排廊柱支持着，靠內的石壁長達半英里，上面全是浮彫。

在那萬世不易的天神與惡魔的劇烈戰鬥中，那裡有

擲矛的戰士和爬樹的猴子。這些圖畫都採自印度教的經典和古代的古典史詩：Ramayana 和 Mahabharata，喀米爾國王也許便選擇這些來代表他個人生活和祀神的記號。

在東邊的廳壁上，巨人們和惡魔在全力拖曳一頭有許多頭的 Naga——帶頭的眼鏡蛇——來攪拌荒誕無稽的牛奶海。

在另一畫框中，是一幅審判日的圖畫，一位如聖者般的人形早座於一處高高在上的亭閣，惡人們打入三十二座地獄，飽受苦刑，例如折骨，投入沸鍋，網縛拷打或飽野獸之吻。

對我來說，南廳上有歷史性的畫框是最重要的，因爲在那裡出現了兩尊雅蘇伐曼的輝煌塑像。一尊坐在他的御座上，上面用傘扇遮蔭，他在聆聽他手下大臣的稟奏，較遠的一幅浮彫上，他率領着他的戰士和軍隊在作慶賀遊行。

他的御僧 Rajahotat，也參加了行列，此外還有手捧聖火之盂的隨從們。樂隊吹着號角和海螺，擊鼓鳴鑼。丑角昂然跳躍隨行。

有很多浮彫顯得像玻璃般的光滑。我立刻發現了這原因：幾乎每一位遊客在經過的時候都不經意地用手在彫刻上撫摩。

我自安柯爾華脫首途向安柯爾查姆出發。它那南門位在寺院石道之北約一英里。

我未到達時，首先看到一塊路傍的指示牌：斐農貝克罕 Phnom Bakheng。那裡有兩尊石獅子踞伏在路後相距不遠的樹蔭裡，同時在枝葉的罅隙裡露出一條峻陡的上山小徑直達森林密佈的斐農 Phnom (意爲山岳)。

這是安柯爾僅有的一座小山。歷代相傳它是特出的地理標識，以後它便成爲雅蘇伐曼一世在公元九百年在此建立的新都城，雅蘇哈拉普拉 (Yasoharapura) 的「神聖中央山脈」了。

對歷史學家來說是一種幸運，喀米爾的君主們喜歡在他們的石砌廟宇的精緻彫刻上炫耀他們的德政。可是這些御用彫刻匠在描寫雅蘇伐曼時未免過得太過份了：「至善之王：光輝無匹。」以及「在所有科學與所有運動上：在舞蹈，歌唱，以及所有各種事物上，他的聰明一如該項事物的發明者。」

我不知道雅蘇伐曼怎樣上山到達他在峯巔上建造的西伐神廟？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常去？幾年之前，我曾騎象上達山頂。可是在這一次的遊覽中，我却步行而上，並隨帶了照相機和其他的工具。

我每一舉步，成羣黃色的蝴蝶在我足下飛起，猴子

蹲在高處的樹枝上向我辱罵。在我到達神廟之前，我真希望能具有着安柯爾建立者所吹噓着的競技上的勇敢。五層峻陡得像其他安柯爾建築物的石級架起了神廟的五層高台。在最高處的平台上矗立着五座高塔，這樣便組成了主要的神廟。我在中央高塔的蔭影處休息了一會，默默地回想着喀米爾歷史上有關這座偉大新都市落成的要點。

約在公元八世紀快結束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戲劇性的事故，使東布寨的王國引起了非常特殊的結果，這一件事情發生在一位脾氣急躁的年青國王身上，可是他的名字却已無從查考了。

一位阿刺伯旅行家對這件事知道得最清楚。根據他的報告，這位年青國王和他的參事官在討論着「賽命特拉」(Salandra 意爲山國之王) 的權力。那時這位國王正統治着富庶的印度尼西亞王國，其中包括爪哇，蘇門答臘和馬來亞。

爲了嫉妒賽命特拉的權力，因爲那時他也許正控制着大部份的占領，這位年青的喀米爾國王便說：「我有一個希望滿足的慾望。」

「是什麼慾望呢，陛下？」他的參事官問道。

「我希望看到柴拔克王 (King of Zabag 阿刺伯人稱爪哇爲柴拔克) 的頭放在我面前的盤子上。」

年青國王的這句話不久傳入了賽命特拉統治者的耳朵裡。賽命特拉國王便率領千艘戰艦出現在喀米爾都城之前，揮軍登陸。

他俘虜了這位年青的國王，說道：「你立下志願要看到我的頭顱放在你面前的盤子上。如果你也會希望佔領我的國土和我的王國，那麼我也要向你實施相同的報復。現在你既然只要求第一項，那麼我也就以你所願施在我身上的向你施行，你的國土和屬於喀米爾的任何東西我都完全歸還。……我的勝利是給你將來的繼承人一個教訓。」

賽命特拉統治者砍下了年青國王的頭顱，然後對喀米爾的宰相說：「你們另外去擁戴一位好國王來繼承這個傻子吧。」

喀米爾人挖掘了龐大的運河系統

宰相選擇的新統治者以後證明十分確當。他是迦雅伐曼二世 (Jayavarman II)，他宣佈東布塞須完全脫離外國列強勢力的羈束。

在迦雅伐曼二世統治初年，國勢危如墜卵，他還都不下五次。兩次在安柯爾附近，另一次在西北二十五英里的庫命山 (Mount Kulen) 頂的堡壘城中。這一座山上產大量的沙岩，曾用於安柯爾的許多寺廟裡。

現在我從小山上俯瞰，我在南方只看到安柯爾·華脫 (Angkor Wat) 的高聳塔頂，以及「西堰」上水面受太陽光反射的閃光，那是喀米爾王國的另一座龐大的蓄水池。此外，除幾片稻田和沿西姆里發一帶的小村莊以外，就都是綠色的叢林了。

我爬下斐農，培克罕，繼續向城市的南門前進。我到了一處停下來，在這裡有幾百個面孔在凝視着我。這是巨人和魔鬼的臉排列在壕塹的石道傍。當我來此訪問之際，工人們正在修復這條石路；巨人和魔鬼的臉像都散落地放置着。可是在另外一條通路上，人像都已排列在兩傍，巨人在左邊，魔鬼在右邊。雖然它們都是跪着的，可是仍比我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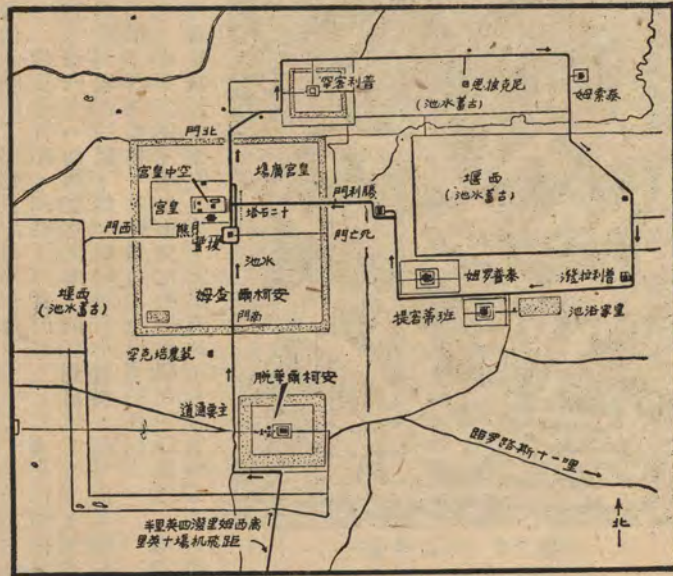
五座完全相同的寬闊城門穿過像黏土般的紅土岩砌成的城牆。城門上有着美麗的彫刻，可是最引人注意的還是塔上所彫的人面——共有四具各在不同方位上，向四方遠眺。他們的臉容是像謎一般的神秘，嘴唇上略露笑容，似可與「蒙娜麗莎的微笑」相媲美，游客以後便稱之為：「安柯爾的微笑。」

位於城市中心的一座偉大寺廟名叫貝熊 (Bayon)，在它廟內的許多塔上也有很多裝飾用的人面。同時我又看到很多彫刻的人面浸浴在叢林的紫色蔭影中，它們的眼上和唇上依然纏繞着榕樹的枝條。這些面容都代

在他以後的若干年裡迦雅伐曼二世會同返哈利哈拉來亞 (Harharajaya)，他以前在這一地區會統治過很短一段時期。迦雅伐曼以後的兩代統治者都以哈利哈拉來亞為國都。然後是這位雅蘇伐曼一世——至善之王——在這裡定居下來。擴充了建築，定此地為他的新都。

雅蘇伐曼那時新建立的雅蘇哈拉普拉還算不上是一個城市，它的發展還是以後的事。但是他已開始建造了這一處我們現在稱之為安柯爾·查姆 (Angkor Thom) 的壯麗偉大的城市。他劃出來的這一片地區擁有六平方英里的土地。他筆直地把西姆里發河引來成為它東面的護城河，又挖掘運河圍繞了另一邊，並在城內掘了幾百個水池。

他又挖掘了巨大的「東堰」(Eastern Baray) 作為灌溉用的蓄水池，長四又三分之一英里，寬一英里。雅蘇伐曼開始的水利事業一直為所有喀米爾國王們重視着。雖然他們自命為諸神之王，但他們畢竟還是土地上的主宰人，也是稻穀的增產者。每一位新的國王都在他們前任的工作上增加了許多連通的河道，貯水池，以及寺廟的壕塹，使他們成為一個複雜的給水系統。繼任的國王們繼續經營着雅蘇伐曼原定的偉大的雅蘇哈拉普拉計劃，他們曾兩度將城市稍稍遷往向北地區。最後在城外建立了這斐農·培克罕 (Phnom Bakheng)。



圖全城區爾柯安

表着一尊悲天憫人的神，喀米爾人稱之爲洛克斯伐拉 Lokavara。可是這兒的一切都在紀念着一個人，那就是最後一位安柯爾的偉大的建築國王——迦雅伐曼七世。確實的，凡是這安柯爾查姆所留存下來的多數遺蹟，以及許多在外面的寺院都可以歸功於這位不可思議的建築家。

帝國之動搖

迦雅伐曼七世與英國紳心李查王同時代。他經過奮鬥以後登上了他的王座——這一次具有戲劇性的變革動搖了喀米爾帝國。這便是雅蘇哈拉普拉淪亡於占姆斯人 (Chams) 之手，占姆斯人的王國叫占姆派 (Champa)，立國的地區相當於今日越南之一部份。

這兩個國家多年來都因疆域關係相互征伐不已。到一一七七年，占姆斯人突然組成了一枝強大的艦隊，大膽地溯湄公河而上，駛入東里。撒發 (Tonle Sap) 湖，攻下首都並大肆劫掠。

迦雅伐曼七世最初並不願意自篡位者手中接受加冕，但後來驅逐占姆斯人的責任却落在他的身上。事實上證明他不負衆望。他終於趕走了占姆斯人，給混亂的東布塞帶來了安寧和秩序，然

以實際上他的建築的貢獻都是帝國的沒落。

迦雅伐曼和他的前任國王們並不一樣，他是一位佛教徒。他對子民頗具愛護之忱，這是以以前國王們所罕見的。這可以從他建造的一百〇二所醫院上可以窺知一斑。在它們的基礎上銘刻着下列的字樣，「彼憂民之患疾遠甚於己之所患，因王之所憂者，非已而係彼之子民也。」

毫無疑問，任何以往所建造的建築物在結構和設計上遠較貝熊寺爲複雜。它建造在一些以往建築物的基礎上，經過擴充和改變。逐漸成爲一所複雜的萬神廟，也成爲國王所尊崇的喀米爾高僧和家屬的住所。

貝熊寺也許不是喀米爾最好的藝術作品；由於倉卒的建造而使建築上有了疵點。可是寺廟是一種精神的流露。安柯爾華脫是屬於正統的，它的彫刻非常精細，人物均出自經典，但貝熊寺却現代化了，有着溫暖的人性。

在浮雕着的戰爭中，它所表達的是地面上的戰爭，也就是喀米爾人和占姆斯人的戰爭。同時在這裡也有海軍的交鋒，這是與占姆斯間的真實爭鬥。巨大的蛇首戰艦由成列的槳手們操縱着，在海戰圖中相互撞擊；戰士們落入海中，被飢餓的鱷魚所吞食。

後他就開始了那艱巨的建築工作。他重建首都，砌築了厚實的紅土岩城牆來代替住目的木柵鹿角。他擴展喀米爾王國直到最遠的邊界，把占姆派削弱得只留下爲一個附屬的小省份，此外他又建造了很多的建築物，其數量超過全世界的任何人。有很多研究喀米爾文化的權威學者，認爲喀米爾之衰弱便起因於他的建築，因爲消耗了大多數的國力。所



像塑之雕浮中廟神爾柯安

雕刻復現了今日的生活

貝熊的牆上顯現出國王與僧侶們的慶祝盛宴，以及專供國王欣賞的游藝運動。不過它們也從浮雕上表現出日常人民的生活情況。

女人們在市場上的魚肉水果之間閒談。男人們在賭博和鬪雞。變魔術的賣藝人以及侏儒伴着弦鼓樂隊在演出。漁人撒網於多魚、龜、鱷魚的海中。

人們在森林中露營，將豬肉投入鍋中。他的同伴在煮飯和煎魚。在上面樹枝上，猴子、松鼠和鳥類在凝視着他們。一頭水牛在給牛犢餵奶，一方面用她後面的蹄子在搔她的頭部。

我化了幾小時的功夫來觀察這些貝熊浮雕，欣賞着這種日常生活的描寫，一方面在驚異這跟今日柬埔寨人的生活究竟有多少相似的地方。在喀米爾人的後裔裡，女人依然佔領着市場，男人賭博，用圓網捕魚。牛車依然轆轤地駛過荒野小徑，它們的車輪依然在乾燥的車軸上旋動。

畫上顯現了喀米爾人在戰爭中所用的武器，他們用長矛，弓箭，刀，和裝在象上和兩輪車上沉重的投箭器。

只有一項文件可與那時浮雕上所表現的生活情形相

對照。一位名叫周太昆（譯音）的中國游客，曾於公元一二九六至九七年在這座城市裡居留了十一個月，並且記述了很多他所見的事物。

馬可波羅在幾年以前也游歷了亞洲，但他全然錯過了這一地區，因之使這位中國旅行者獲得了獨載新聞。馬可波羅經過緬甸北部，接觸到占姆派的沿海部份，可是他錯過了東布寨。所以西方世界在以前從不知道有安柯爾的存在，直到後來為叢林掩沒的廢墟又重現了光明。

周太昆游歷東布寨的時候，這個國家已遭受了戰爭的蹂躪，可是他却發現了雅蘇哈拉普拉的輝煌文化。

一部份他的記述可與今日遺留的殘跡相對照。他提到了石道傍和城門口的巨人和惡魔雕像，不過有一點却難以解釋，他說入面共有五個而不是四個。

他描寫高塔林立的貝熊寺，說它閃爍着金色的光輝。「在東邊，」他記述着：「是一座金橋，在它的兩邊有兩頭金獅子，並且在石室的基座上安放著八座金佛像。」

他又提起過另一座印象很深的寺廟，名叫「銅塔」，這就是建造在貝熊寺西北的拔豐廟（Baphuon）。

國王與蛇相遇於金塔

森嚴，不得其門而入。」
他生動地描述著國王每日兩次出現在任一宮殿的金窗裡，處理國家政務和審判訟事。

從周太昆的敘述裡，又可以見到生氣蓬勃的雅蘇哈拉普拉的輝煌慶典。其中有慶祝新年的烟火，為菩薩洗滌的慶典；犧牲第一批果實的「焚殺節」；和國王上廟拈香的盛典。

在周太昆的報告裡說，全國人民除最窮的家庭以外都雇有僕役，他們都住在有高架的屋子裡。

他描寫女人分娩時用米製的藥膏，用神的裁判來判決紛爭，人死後用草席和布包裹屍體，棄之城外以餵鷹犬。

有些喀米爾的風俗使他大感震驚。那便是人們洗澡和沐頭次數之頻繁！

在他看來，喀米爾人都是粗俗不堪，皮膚黝黑的。不過他也承認：「皇宮中的某些人物和富貴之家的女人多數瑩白如玉。」

叢林判棘之根伸入了王宮

在皇宮廣場的外面有十二座石塔，通常稱之為繩索舞人之塔（Cord Dancers）。周太昆說這是用作神裁判的地方，不過它的用途始終成爲一個爭論點。

這一座多層尖塔形的寺廟「拔豐」，在考古學家的鑒別之下，認為即係 Svanadri（意為金山），乃係尤台地雅伐曼二世（Udayadityavarman II）於公元一〇六〇年所建。這座廟宇雖然已失去了它那用木料建造，並像周太昆所說的外鍍黃銅的尖頂，但現在看上去仍顯得壯嚴偉大。喀米爾的藝術家在這裡刻下了第一流的浮雕裝飾。

周太昆對另一座更在北面，正好位於皇宮巨域中心的較小的尖頂寺也感到興趣。他稱這座塔叫「金塔」。現在它的名字是斐明內喀斯（Phimeanakas）——空中皇宮。

他敘述說，國王每晚必定駕臨這座宮殿。「在高塔中居住着一位九頭蛇神，掌管着整個王國的土地，」他寫着：「它每晚變爲一女人形狀出現：如果這一位蛇神有一晚沒有出現，那麼國王就要死去了。如果國王有一個晚上沒有到這宮殿裡去，便會有大禍降臨。」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不過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這一座斐明內喀斯是寺廟，而不是宮殿。

國王出現在金窗裡

周太昆提到了皇宮，描述著金碧輝煌的金鑾殿。不過他說：「我聽說皇宮中有很多神奇罕見之處，但禁衛

各種不同大小年代的寺院佈滿在這座城市裡。不過到今日為止，安柯爾查姆中仍充滿着許多森林。水道和浴池都消失了；樹根深入坍塌的皇宮和住宅。

在城牆外也有許多寺廟，每一座都有它特殊的建築式樣和不同的歷史。

我離開北門，到了普雷罕（Preah Khan），這是一座由許多曲徑迴廊和密室所組成的佛寺，是迦雅伐曼七世爲了紀念戰勝占姆斯所建造的。他將這座普雷罕奉獻給他的父親，並且也可能在他重建雅蘇哈拉普拉時即以此爲他的國都。

叢林判棘使寺廟損壞得很利害。雖然部份已經清除，但它的牆垣已坍塌傾斜了。

在另一次旅行時，我駕車出東面的勝利門，我來到一座古老的喀米爾橋。迄今尚留存十四個橋拱。在它的附近是泰普羅姆（Ta Prohm），是跟普雷罕相似的修道城，也由迦雅伐曼七世所建，是奉獻給他母親的。

我游遍了泰普羅姆，發現它是安柯爾最有趣味的廢墟。因爲在這裡除了有乾淨的通道以外，那些古跡保存人——使安柯爾復生的法國學者——使這兒的建築物維持他們發現時的原狀，到處意生着叢莽刺棘。

巨大的，有粗幹的木棉樹，榕樹，和其他森林中的專制魔王把它們的根插入寺廟的石塊裡，並把它們的枝



像塑世七曼伐雅迦

泰普羅姆真像一個上了鍊拷和五花大綁的囚犯。它被判決了五百年的徒刑，但它始終拒絕投降。它只是在代代又一代逐漸增加了攻擊者的束縛之下，不得已地這兒放棄一小塊，那兒丟掉了一小角。

游畢泰普羅姆之後，看到藍色的天空和其他關除了荆芥的寺廟不禁有如釋重負之感。

書記們在石上銘刻了紀錄

泰普羅姆寺廟中有碑文記載着它曾經是一個什麼樣的廟宇。根據這個紀錄，泰普羅姆是用來供奉迦雅伐曼的母親（畫像名 *Prāja Parāmtā*，意為「無上智慧」）和其他二百六十尊佛像。寺內原有十八位高僧和二千七百四十名普通僧侶來主持法事，此外尚有二千二百三十二名助手，其中包括六百十五名女性的舞姬。有一次曾有一萬二千六百四十八人居住在寺院之內，於是另外雇用了六萬六千六百二十五名男女等人等來供應伙食和其他的服務——居然有八萬人之衆在這一座廟宇之內！

碑文上又列出來，豆，粟，牛油，乾酪和乳漿，糖漿，樟腦，芥子，臘，胡椒，油和其他寺廟中常用的日

條在上面織成一層厚厚的天幕。微細得像細線一般的卷鬚摸索着建築石塊上的罅隙和裂縫。有的觸鬚緊纏起來織成一股股巨大的粗索，把沉重的旗桿石，整座的牆垣和凸出的拱壁拉倒傾覆，並使華美的屋宇正面剝落坍塌。

苔蘚長滿了傾覆的石塊，在柔和圓潤的人像和微笑的面容上佈滿了一層綠色堅韌的面幕。蜘蛛在女人的裸胸上織起了網子。兀立着的門前衛士，全身上佈滿了地衣。

用物品的數量。

它記載着的寶藏，有重達一萬一千磅的金器和相等數量的銀子，三十五塊金鋼鑽，四萬另六百二十粒珍珠，五千五百四十塊珍奇寶石，九百六十七幅中國面紗，五百二十三具陽傘……

請你再想像一下其他的泰普羅姆更大的寺廟的輝煌情形吧！

水牛浸浴在皇家浴池裡

差不多跟泰普羅姆東南角相毗鄰的是班蒂喀提（*Banteai Koei*）等於是一座小型的泰普羅姆，也由迦雅伐曼七世所建。那兒有一座寬廣的 *Stras Strang*（皇家浴池），比寺院更能引起遊人的興趣。它從飾有魔鬼和獅子的階台起向東伸展。

這座蓄水池永不乾涸，我看到一羣歡笑的東布寨人在這清平如鏡的水中沐浴。在遠處一角上，一頭水牛懶懶地浸在水裡，水面一直沒到他的鼻子。

離皇家浴池約哩許之遙的是一座有三層台階，五座寶塔的神廟，普利拉撥（*Pre Rup*），係拉琴特拉伐曼二世建造於公元十世紀的中葉。

現在的東布寨人說普利拉撥是一座用作火葬的廟宇。跟隨在我身後的一羣孩子指給我一個位於東側台階

底部的長方形坑穴，據說屍體即在此處火化。受火葬的人中傳說有一位國王，因酷愛甜胡瓜而引致了他的死亡。

故事上說，這位國王特別喜歡某一個園丁專為他培植的胡瓜。他交給這園丁一柄長矛，叫他注意看守他的珍貴胡瓜。

有一天晚上，這位國王忽然渴望着想吃這種胡瓜了，他便親自到花園去採摘。不料在黑夜裡園丁沒有認出這是他的主人，竟用長矛把他刺死了。由於這位慘遭橫死的國王沒有直接的後裔，所以在傳說上，這個園丁最後居然繼承了大統。

往安柯爾東北這條崎嶇的道路上駛行二十英里便到達公元十世紀時的廟宇班梯斯萊（*Banteai Srei*），那裡有着喀米爾的古典藝術——最精緻的浮雕，並且也可以作為安柯爾保存者重建古蹟的高明手法的例子。當這座廟宇發現的時候，它完全是一堆混亂的垃圾。但現在它的門樓，圖書館和它的三座塔都已堅固地矗立在它的平臺上了。

班梯斯雷的意義是「女人之城」。我們從它的纖小和嬌貴的氣質上可以看出，它原來確是屬於女性的。這一座寺廟是用粉紅色的砂岩建成，嬌艷一如美人的雙頰。它的表面深深地雕刻着花草樹葉和人物。

裸着全胸，微笑着的可愛舞娘，以及壯嚴的男性衛兵佔據了無數的壁龕。菩薩，猴子和象戰的圖畫充滿了圖書室的表面。

在某一方面來說，班梯斯雷幾乎是裝飾得太過份了，太女性化了，它的表面太甜美了。因此它的建築人，賴琴特拉伐曼二世似乎想用跪在台階上的許多人像來予以糾正，他們的頭部則是些形狀怪異的獅子，有着鈎喙的鳥類，以及張大着嘴的猴子。

班梯斯雷建造時大概是作為一種寺廟的小規模模型，它的設計也許有一天將放大建造成一座大廟。班梯斯雷的塔不超過三十呎，他的門廊高僅四呎，有些台階，每級高只三到四英吋。

當大寺院，安柯爾華脫於一世紀半之後建造時，有一部份班梯斯雷的喀米爾古典藝術雕刻摻雜在內。不過安柯爾華脫却較之遠為偉大，堅固而男性化。

奄然消逝的帝國

人們可以化費一生的時間來探訪和研究喀米爾的寺廟，但依然難窺全豹。幾百座大小的建築物散佈在今日東布寨的森林中。遠超過泰國和寮國所有的數量。

喀米爾的寺院和皇宮有多少是用木頭建造的——因為他們最初擅於在木頭上雕刻——我們已無從測知了。一直

到京都遷到安柯爾區域以後，那裡才有大量的鐵鑄土和砂岩可資利用。

人們在重溫喀米爾文化變遷之際，每低徊默念而不能自己。當喀米爾的無數廟宇以壯嚴的面目凝視着週圍的森林時，它們並不表示着安柯爾的末日，而是在他的末日將臨之際重復興起於人間。

將帝國自混亂中拯救出來的一位國王創建了這些寺廟。自迦雅伐曼七世以後的兩百年間，這個帝國不再有其他重要的建築。

這些國王過着奢侈的生活，完成了他們的神君合一的儀式，但他們的權力却日趨減弱。泰，寮，和安南日益強大，使喀米爾帝國的疆域，賦稅，貢品和奴工日趨削減。

這些安柯爾的石像也看到了溫和謙恭的佛教傳入此間，抑低了對尊貴的神性國王的崇拜，使他們的身份平民化。

最後劫掠的烟火和戰爭的臭味薰入了這些石像的鼻孔。國王避入更卑劣的境遇，遷入更卑陋的都城，然後叢莽開始佔領了整個地區。

現在，五百年過去了，石像的面容依然在微笑。可是人們却得東鱗西爪地撿拾起安柯爾往日的歷史；來訪的遊客們徒然驚愕贊嘆。

公元八八九—一〇〇年——國王雅蘇伐曼一世於八

八九年在今日安柯爾廢墟上建造新都，名曰雅蘇哈拉坡拉，以後兩世紀喀米爾國王繼續擴建新都和造新廟宇。

公元一一一三—一一五〇——蘇雅伐曼二世在都市中建造最偉大的神廟，安柯爾華脫（意為都城之廟）

公元一一七七—一一八〇——占姆斯人（自占姆派國來，即今之越南）在海戰中戰敗喀米爾人，遷出滿京都。國王迦雅伐曼七世恢復喀米爾，逐出占姆斯人。

公元一一八〇—一二二〇——偉大的喀米爾建築者，迦雅伐曼七世擴展帝國，重建京都，建立了安柯爾查姆（意為偉大都城）

公元一四三一—一四三二——泰族軍隊攻擊並征服安柯爾，喀米爾人放棄了這一地區。

男人實際上是了解女人的，但他們有時却裝做不了解，主要原因是可以省些錢。

一點小常識可以阻止許多次離婚——也可以阻止許多次結婚。

在西堰之上，我觀察着農業部的工程師們在美國人的援助之下，用推土機，混凝土混合機，和掘土機在工作着。他們在重建這古老的水堰堤岸和重掘運河以灌溉土地，使這一片一度阡陌相連的稻田恢復往日的繁榮。喀米爾如此降臨人間，如此繁榮興盛，又如此凋零萎逝。在勞倫斯·勃立格（Lawrence palmer Briggs）的「古喀米爾帝國」一書中曾說：「喀米爾沒有像中國那樣的將偉大的政治制度，教育或倫理道德遺留給世界；也沒有像印度那樣將文學、宗教或哲學系統留存在人間；但在此地却有東方式的建築和裝飾達到了最高成就的巔峰。」

譯自 National Geographic Mag.

一九六〇四月號

附錄

喀米爾人之興衰一覽表

公元一八〇〇年——早期喀米爾王國興起，最初為沿海的扶南人所統治，以後為內陸占賴人所侵佔。成兩國對峙狀態。

公元八〇二—八五〇年——第一位喀米爾最強盛的國王迦雅伐曼二世建立了統一的東布寨王國，在安柯爾建都（安柯爾意為都市）



科學代表國家的威力。廣島爆炸的原子彈指示全世界的國家，科學足以決定國家的命運。一九五七年十月，蘇俄人造衛星太空旅行家第一號 (Sputnik I) 在萬籟無聲的清晨，以生龍活虎的姿態出現於天空，世界政治發生一次莫大的騷動。太空旅行家與原子彈不同，並不是一種兵器，實際上只是一類科學儀器，有偵察世界的效用，使政治和科學產生空前沒有的連繫，加深了一般人民對科學認識。三百年前，近代物理學始祖伽里略時代，科學是玄妙美麗的幻境。一九六〇年，一般人士仰望天空，科學的幻境仍舊存在，但更難窺探，更難瞭解。

科學家和非科學家之間智慧的距離日漸增加，使科學家發生莫大的煩惱。科學家期待社會人士敬重他們的知識和獻身真理的功業。很多人誤解，科學家只是製造武器的人，而且與工程師和設計各種巧妙機器的技師同流。人人都知道，科學家製造第一個原子彈。在下次大戰時，科學家必須製造這個炸彈，除他們外，沒有人能製造這種炸彈。但是絕大多數的科學家與炸彈製造無關，對火箭的發展工作更無所知，但是他們的貢獻和成就就是製造原子彈和火箭不可缺少的基石。今日科學家探討的領域仍不出古代希臘科學家和歷代青年追求真理的範圍。科學家迫切希望知道，在他生活的環境中各種變化莫測，百思不解的奇景，各種自然現象發生的經過，互為因果的定律，最終的答案，生命的起源。求知的慾望迫使他們追求這些問題的答案。科學家也盼望，一般不是終身從事科學工作的人也能瞭解和答覆上述問題。

解答上述問題往往需要很多科學術語。一般人士往往為術語所困，莫測科學幻境的高深理論。科學指示人類精神生活的光明燦爛的前途，啓示自然界的恐怖和美景。科學上的新發現和新威力可以震驚世界。本文敘述一九二〇年以來美國的物理學和物理學家。四十年來物理學的進步，超出以往數百年的成就，而且四十年中有

偉大貢獻的物理學家，多數尚活在世上。美國人民明瞭國內物理學的成就和物理學家的貢獻，才能充實對冷戰和射擊戰的信心。

物理學研究宇宙內的基本現象。以往歷盡艱辛建立的原理往往被新的創造推翻。本世紀中，各國物理學家對的創造，幾乎推翻以往一切的基本觀念。今日科學家對物質、能力、空間、時間、重力、因果律等等的見解是當年伽里略、牛頓、馬克斯威爾等物理學鼻祖所夢想不到的。牛頓時代的古典物理學說已不能計算水星繞太陽的航線，更不能解釋原子內部的構造。牛頓的學說只能計算環繞地球運轉人造衛星的軌跡和到達火星的航線。

三十種奇妙的微粒

過去十五年間，物理學家被囚於日漸加深的危機中他們發現多種建築物質的基本微粒，而對這些微粒束手無策。最近的統計，已知微粒共整整三十種，其中二十多種單獨存在的壽命，長者數百萬分之一秒，短者數萬億 (Quadrillionths) 分之一秒。自然界何以需要這多種的微粒建築我們的宇宙？這些粒子如何建築我們日常見到的桌椅，花草和星體？

物理學家對上述問題迄今尚無頭緒。但是他們相信

，終有一天，有一位天才出眾的青年會在下列各都市發表驚人的答案：東京，哥本哈根，哥丁琴 (Göttingen) 莫斯科，貝克萊 (Berkeley)，沙頓納 (Pasadena)，普瑞斯登 (Princeton)，英國的劍橋和美國的一切建築宇宙的學說。這答案將改變人類對宇宙成因的各種觀念。

揣測自然現象的工作是一項偉大的國際合作運動。這運動的內幕較任何國際運動都精彩。一位科學家每逢聽到一種新學說或新發現時必歡呼，而不計較創始人的國籍，友邦或敵國，甚至是受業於他的學生。

本文敘述美國今日十一位最優秀物理學家的故事。他們對四十年來美國物理學的發展，都有獨到的貢獻。這些物理學家以年齡次序排列如下：雷比 (I. I. Rabi)，威格納 (Eugene D. Wigner)，歐本海莫 (J. Robert Oppenheimer)，西格瑞 (Emilio G. Segre)，貝斯 (Hans A. Bethe)，巴登 (John Bardeen)，雪溫格 (Julian S. Schwinger)，菲門 (Richard P. Feynman)，楊振寧、李政道，和蓋爾門 (Murray Gell-Mann)。

他們可說都是美國人——出生於美國的美國人，歸化美國的美國人，或在美國受教育同化於美國的人——雖

然其中兩位是沒有美國公民資格（譯者按：指李楊二人）。其中五位曾獲得諾貝爾獎金。八位的祖先是猶太教徒，但十一位人士都不固執其宗教信仰。五位在紐約市生長，其他各位生長於布達佩斯，斯查斯堡，羅馬的近郊，上海，合肥，和威斯康辛州的麥迪生市。他們最後都在美國發現物理學的深奧原理，美景，和挑戰。除美國以外，他們難得找到更適宜發揚他們天才的環境。

十一位物理學家中，只有兩位因物理試驗而成名。

其他九位都是理論家，用數學和智慧為工具，解決自然界的難題。物理學家公認一切理論必須經過精密的科學試驗才能建立，但是很多以試驗成名的科學家都承認他們的科學試驗工作遠不及理論上先見之明重要。其原因是從事試驗的科學家只需要進行很單純的工作，研究需要證明的原理和設計證明理論的儀器，最後再發現自然界的真象。一位最早證明一種原理或是最初發現一項驚人現象的科學家成功的因素不過是幸運和熟識研究的門徑。當年諾貝爾的遺囑用肯定的詞句，吩咐遺囑執行人，將獎金贈予有最重要發現和發明的人。因此因試驗成名的物理學家較因理論成名的物理學家獲得獎金的機會多。本文內提出的九位卓越理論學家，只有三位獲得諾貝爾獎金。

有價值的問題

的課程。物理學因為不能解決國家迫切的需要和促進生產，不太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一九二〇年雷比在紐約擔任化學師的收入很菲薄。因此工作一年後，改行入一家私人銀行工作。在銀行內工作兩年多後，最後決心立志為一科學家。一九二四年回到康乃爾大學，希望能獲得化學博士學位。他屢次對人說，當年我致力研究的化學後來發現是物理學的範圍。一年後，轉學哥倫比亞大學，終於在一九二七年獲得博士學位。

當雷比彷彿於他畢生事業和前途時，物理學發生一次重大革命。這次革命的成果較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更偉大。當愛因斯坦完滿解釋各種星球運行的軌道後，物理學的研究和發展突然轉移到微小的原子範圍內。波耳（Niels Bohr）製造一個引人注意的原子模型。這模型可以解釋原子光譜。（註：原子光譜是原子受高熱後，發出的各種放射線。）以古典物理學觀察，這模型是非常荒謬。電子只能在某些指定的軌道上運轉。電子吸收或釋放光能後，可以發生量子躍進，從一個軌道換到另一軌道。光線只能以微粒形態進入原子或脫離原子。馬克斯·普蘭克（Max Planck）將這種微粒命名為量子。在當時，這項學說，整套被一些物理學家視為異想天開的幻想。其中有些人曾說，倘使這模型能成立，他們將終身不研究物理。

卓越的科學家，如文藝家一般，必生長於合宜的時代與合宜的地方。鮮少奕棋比賽的小城中，絕不能產生出色的棋手。沙比士亞生活於伊利沙伯女皇時代的倫敦市內，因為倫敦是文學輝煌時代詩人薈集之區。本世紀的物理學的發祥地是哥丁堡，哥本哈根，和英國的劍橋。最茂盛的年代是一九〇〇到一九一五與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八間的兩段時間。

本文內容自一九二〇年約紐市曼哈坦區（Manhattan）開始。當年有一位青年雷比，在該地的一家小公司試驗室內擔任化學分析員。雷比於一八九八年生於奧國。一九〇〇年隨父母遷居紐約下城東區。父親在糖果店找到一份工作。雷比在兒童時代入公立學校求學，成績毫不費力地便列入前茅。他迄今不忘母親每天必問他：「你今天在校有沒有提出有價值的問題？」雷比深信他對科學的興趣是受父母虔敬上帝的影響，雖然他並不同意父母們的宗教觀念。他們說：「宗教的內容絕不限於教條和儀式。宗教的觀念可擴展到各方面，並且應用於科學。」

他獲得獎學金後進入康乃爾大學，主修化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理化是大學中的熱門。當年德國在化學上的成就就是重要的新聞。自從德國被封鎖後，美國失去主要染料和有機化學產品的來源。當年化學是最吃香

一九二一年德國兩位物理學家，司登（Otto Stern）和奇拉（Walter Gerlach），完成一項試驗，將古典物理學不能解決的難題和爭論帶到高潮。雷比閱讀他們的試驗報告後發生很多幻想。兩人將銀在爐中煮沸，再將銀原子的細流通過一根真空管。古典學者預測，銀原子以紛亂的狀態自爐中出發，各原子一方面沿軸心旋轉，另一方面向四面八方擴散。根據波耳的原子模型學說，原子細流在磁場內，大致將分為三個主流前進。司登和奇拉的試驗發現出於意外的結果。他們發現銀原子細流通過磁場後，很明顯的分裂為兩個支流。理論學家見到這種現象後，唯一的解釋是，原子通過磁場後，牠們的軸都皆向一個方向排列，偏向的原子軸，在兩個磁極中，各佔一半。用一個足球從高處落下做比喻，足球沿其軸心，或向左或向右旋轉，而非亂滾。磁場的作用

是將原子細流旋轉的軸心排列整齊。

司登和奇拉的試驗簡單說明「量子效應」。物理學家的種種試驗，往往使自然現象越趨複雜，令人難解。可是自然現象在各種混亂情況下，又往往出現整齊的規律和定理。物質的最微小組織單位（指原子）是外形很整齊，內部毫不紛亂的建築物。

一九二五年，量子學說克服最大的阻碍。解決量子學上難題的是在哥丁堡城的一組德國和奧大利物理學家

。其領袖是年甫二十四歲的海生伯 (Werner Heisenberg)。海生伯將原子物理學從古典牛頓力學中解放出來，而且置波耳的原子模型於不顧。他並不嘗試觀察原子的形狀。他只注意在某種情況下，原子放射出來的能力，速率，和光度。當他將這些試驗結果用複雜的數學公式整理完畢時，他發現他可以預測一組原子的未來性質。海生伯預測原子的方法稱為矩陣力學 (Matrix Mechanics)。

在相同時期，奧大利的許諾亭格 (Erwin Schrodinger) 藉分析氫原子方法，從另一方面進行解決這難題。一九二四年法國戴布來 (Louis-Victor de Broglie) 繼續他的分析試驗，提議電子的行動成波形，而光波也是一種微粒波。一九二六年，根據許諾亭格的研究工作，進行一次偉大計算工作，波動力學因此誕生。許諾亭格不久表示他的波動力學與海生伯矩陣力學基本上完全相同。兩氏的力學合併後，成立量子力學。

一九二六年雷比在哥倫比亞大學聽得量子力學的動人消息後，較當年報上股票飛漲和冒險橫渡大西洋的新聞更為興奮。雷比心願參加歐洲高深物理學家的集團。一九二七年獲得獎學金赴歐洲深造，與歐洲物理學領袖共同研究。

在海外留學時代，雷比在漢堡司登博士的試驗室內

獲得最大成果。在那試驗室內，雷比學習原子射線 (Atomic Beam) 技術。回國後，再度發揚光大這項技術。雷比說：「我時時盼望能成爲一位理論物理學家。在本世紀的三十年代，我爲窮思不解的問題所苦，乃決心進行幾項試驗。」

雷比在哥倫比亞大學，藉很簡陋的儀器和少數學生的協助，窺探原子內部構造，啓示原子核的磁性。這些性質在巨型微粒加速器或各種原子分裂器中，被巨大無比的威力破壞無遺，而不能顯現。雷比精密測定旋轉原子核的磁性南北極的成績很不易在通俗刊物上見到，但對原子理論的發展和試驗却有很大貢獻。雷比的研究啓示製造靈敏儀器的方法。目前很多馳名研究所，都必備這些儀器，分析複雜的化合物。雷比的學生又製造精確無比的原子時鐘和非常靈敏探測無線電電波的儀器。這些儀器對軍事通訊和電波望遠鏡的發展有極大貢獻。倘使地球上的人類希望偵察宇宙間其他星體上有智慧的生命發射的電波通信，偵察電波的儀器必利用這種儀器。

雷比智慧超羣，爲人和藹，廣讀人文科學書籍。過去十五年間，在原子能委員會，國務院，國防部，和總統府擔任顧問，頗爲人所器重。但他每年尚教授一學期的統計力學 (Statistical Mechanics)。

博學多才的學者

一九二七年雷比在哥倫比亞獲得博士學位時，哥丁琴也將博士的榮譽授給一位二十三歲博學多才的美國青年——歐本海莫。他的興趣從印度哲學到十七世紀的法國詩歌，無所不包。他似乎天生能懂得各種知識的門徑。他是一位進口富商的孩子。除去都是生長在紐約市以外，他幼年的遭遇和雷比有天壤之別。他只費三年時間，於一九二五年在哈佛大學修畢化學系以後，前往英國劍橋，在雷德福爵士 (Lord Rutherford) 指導下，在馳名世界的加文地奇 (Cavendish) 研究所工作。此後他轉學哥丁琴，在博恩指導下，獲得博士學位。博恩一向與海生伯密切合作發展量子力學。歐本海莫在一九二七年，除了完畢他的博士論文外，一年內尚發表五篇有關量子力學的論文。歐本海莫在一九二七年出衆的成就，使美國大學爭相邀請他回國執教。最後他接受貝克來城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和巴沙頓那城加州理工大學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asadena) 聯合聘書。

本世紀的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歐本海莫是美國最出色的理論物理學家。他的威望和影響普及全國。全國最優秀的青年思想家都希望列入他的門牆，追隨他研究。歷屆美國物理學會舉行年會時，沒有一位會員能像他一般迅速。掌握新學說和新思想的要點。討論創立一種

新學說時，沒有一位能像他一般迅速，指出新學理的遠景和缺陷的地方。他在年會中的表現，使人入敬佩。因爲在三十年代，美國的科學界傳統上鮮少能捉摸高深物理學奧妙的人材。

一九四三年洛斯·阿拉摩斯 (Los Alamos) 研究所設計和製原子彈時，歐本海莫無疑是最適當的主持人選。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清晨第一枚原子彈爆炸的閃光表示五十年來物理學家心血的結晶。這炸彈代表無數科學家智慧合作的結果。但歐本海莫指揮這項偉大工作的技巧，誠心和堅苦精神迎得全體同事的敬仰。

在三十年代，歐本海莫支持很多自由人士的思想與行動，因此與共產黨黨員與同情共產黨的人相識。美國政府任命他主持洛斯·阿拉摩斯研究所時，已深知他和共黨人士的友誼。不幸這種友誼日後帶給他很大災難。一九五四年原子能委員會禁止他參加國家機密研究的行動使全國震驚。經過四週之久的質詢，原子能委員會的人事安全組控告他「嚴重忽略保密制度的條例」。以二比一的多數，通過建議撤銷他的參加機密工作的許可證。原子能委員會以四比一的多數，通過人事安全組的建議。

這次事件曾經強烈爭辯，而且使很多美國人士深感不解。人事安全組宣佈：「歐本海莫博士過去常常表現有超乎一般人士的保密能力，但有幾次也不免有疏忽的

地方。他被人控告，曾反對和阻礙彈的發展工作。這控告已不攻自破。原子能委員會公開宣佈：「他獲得當局同意，有表達他意見的權利。」政府行政當局有很多人士始終認為歐本海莫和他在原子能委員會總顧問委員會（General Advisory Committee）的同事們，缺少正確判斷，反對全力發展彈計劃。被指控的同事有：柯諾特（James B. Conant）、雷比和費米（Enrico Fermi）。

歐本海莫受到這次申斥後，仍為親友們敬重。他們仍承認歐本海莫是美國一位偉大物理學家。他的朋友都希望美國政府能有一天收回成命，變更一九五四年的決議案，再度重用他的出眾天才。

科學英雄的時代

自從一九四七年以來，歐本海莫在普瑞斯登大學擔任高深研究所主任。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屢次以他人所不及的口才，在公眾集會時，公開演講科學事業的意義和人類渴望明瞭自然界真象的慾望。數年前，他在一次廣播演說中，追述量子力學創立時，他那筆墨難以形容的興奮情緒。他回憶當年的演說詞：「量子力學出世後，產生科學英雄時代。參加這工作的人，公認這是創造的時代。他們新發現的深奧原理，可以製造極

大恐怖，也可以贏得世人的歡呼。……他們創造歷史，其重要性不亞古代預言家所述奧地巴斯（Odipus）軼事，和英國革命家克林威爾（Cromwell）。」

海生伯和英國物理學家戴瑞克（Paul Adrien Maurice Dirac）個別以重要成就，在一九二七與一九二八年間，結束這短短的科學英雄時代。海生伯詳細研究量子力學中線錯複雜的難題後，摘要發表他那聞名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原理。這原理說，根據事物的天性，不可能同時確定電子或其他任何微粒的速度和位置。倘使一粒微粒位置已千萬萬確的確定，絕不可能測定其速度。換言之，微粒的動量（Momentum）絕不穩定反過來說，動量確定後，位置也不穩定。物質的真性是，人類想盡各種方法，希望知道電子的真理，而這些方法反而改變電子的真性。物理學家唯有犧牲研究微粒位置的慾望才能正確決定微粒的動量。這兩種不定的性質互為的因果不能降低到某一一定的數值。這數值便是普郎克在一九〇〇年發現的普郎克常數（Planck Constant）。這常數通常以 h 代表。歐本海莫稱這符號是進入新世界的大門。普郎克發現，將光的週長乘 h ，可以求得量光的子或光子的能量。

波耳與愛因斯坦的偉大辯論

應並無一定不變的定律可循。唯有或然律可以解釋原子現象。舉例說，沒有方法可以預測一粒鐳原子的分裂變化。事實上，考察一堆鐳原子，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一千六百二十年後，其中必有一半原子已告分裂。

費米和原子分裂時代

量子力學獲得初步勝利後，當代一切重要的物理學問題似乎都在原則上找到解決的途徑。因此在一九二八到一九四八年整整二十年間，只有一項基本的理論工作獲得諾貝爾獎金。一九三五年日人湯川英樹（Hideki Yukawa），因假定介子的存在，解釋結合原子核的內部力量，獲得該年度物理學獎。

輝煌的二十年代中的偉大青年物理學家中，只有費米一人發現真理的大道，足供此後十年物理學家邁步前進。費米因為要建築這大道不得不放棄理論工作而致力於實驗工作。那時代的偉大物理學家如海生伯，戴瑞克和費米等年齡都不足三十歲。

三十年代開始時，很多實驗物理學家將注意力從原子核外的電子，轉移到原子核的本身。研究原子核的一種重要方法是擊破原子核。物理學家因此忙於設計各種機器，利用高速質子（氦原子核），衝擊原子核。因為

戴瑞克於一九二八年將相對論原則（指微粒的質量因速度而增加）與有關電子之量子公式合併，因此引起爭辯的導火線。根據他的新公式，任何建築物質的基本微粒必有一種反微粒（Antiparticle）存在。如一面明鏡，形影對稱。當年科學家所知道建築物質的基本微粒只有三種：質子，電子與光子。根據這學說推測，原子中勢必尚有很多種的微粒，待科學家去發掘。

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八年四年之內的量子力學發展使愛因斯坦的偉大功業失色。量子力學在此期內解決物質和能力之謎，而且量子力學對科學家的誘力也較相對論強。新量子觀念的代言人是足智多謀，口才出眾的波耳。他今年已七十四歲，仍居住哥本哈根致力於科學工作。他以最聰明的舉動，應付愛因斯坦攻擊量子學說的行動和言論。波耳辯論的要點是：在某一方面觀察電子，電子呈現波動性能；在另一方面觀察，則又呈現質粒性能。「真象」是很複雜而不能用單獨一套觀念包括全體。這兩方面觀察的差別可用一個空心球做比喻。站在空心球內部觀察的結果和站在球外觀察有很大的區別。我們觀察「真象」，必須裡外兼顧。波耳將這原則稱為補綴論（Complementarity）。人類密切觀察分析自然現象的一方面時，另一方面的真象則溜走。波耳和很多物理學家都認為原子的性質受制於「或然律」（Probabi-

質子帶正電荷，故被核子的正電荷所拒。克服這種排斥的力量，必須設法增加質子的速度。擔任這項工作最馳名的機器是旋轉衝擊機。勞倫斯 (Ernesto Lawrence) 和他的同事利文斯東 (M. S. Livingston) 在一九三二年首先創製衝擊機成功。

同年英國查得威克 (James Chadwick) 發現中子。費米立即利用這新微粒考察原子核。因為中子沒有電荷，故能在原子核內自由行動。一九三四年，費米和數位同事在羅馬大學發現取得大量中子的方法。他們借到一些鐳，將鐳的強力阿爾發微粒 (Alpha Particles) 射到鈹。鈹被阿爾發微粒連續撞擊後，變化成碳元素，同時放射一粒中子。費米順序將各種元素用中子衝擊，發現每種元素的中子核內都有中子存在。因此使普通日常見到的元素化為性質相同而具備放射性的同位素。費米同時發現，當中子撞擊原子核的速度降低後，它們存在核子內的機會增加，同位素元素的產量也大增。這是日後建築原子反應器的中心原理。費米最驚人和迷惑不解的發現是鈹被中子撞擊後的變化。似乎同時可以得到數不清種類的放射性元素。

費米和他的朋友繼續分裂鈹核。到一九三四年，證實從鈹製造其他元素的可能性。費米進一步嘗試製造超鈹元素 (Transuranic Elements) —— 各種前所未見

，而且重於鈹的原子。

此後鈹的故事為世界人士所熟悉。一九三九年奧都韓 (Otto Hahn)、斯查士曼 (Fritz Strassmann) 兩人聯合努力，又經過邁特 (Lise Meitner) 和她內姪佛瑞西 (O. R. Frisch) 的指點，終於發射原子核的分裂 (Fission)。

最出色的研究院學生

跟隨費米工作的一輩青年中，有位西格瑞 (Emilio G. Segre)。當他一九二七年遇到費米時，尚立志在工程方面發展。費米當時受聘羅馬大學不久，立即請西格瑞到他系內，做他的第一位研究生。西格瑞於一九二八年獲博士學位後進入最輝煌的近代物理學事業。西格瑞於一九三四到一九三五年間參加發現中子工作後，前往美國貝克來與勞倫斯會面，並且得到一小塊會受旋轉衝擊機照射的放射性鈹。他將這小塊樣品携回意大利，與一位同事合作，分離一種新元素——鎔 (Technetium)。這元素從未在自然界發現。

一九三八年西格瑞移居美國整整一年後，費米也來到美國。一九四〇年，西格瑞和一組科學家在貝克來發現鈹 (Plutonium)。這是用旋轉衝擊機照射鈹得到的新元素。三十年代費米追尋的各種超鈹元素中，鈹是溜

散的一種元素。但是最後的勝利仍屬於費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日，在一座尚未完成的球場看台下，費米和他的同事終於控制鈹的分裂，產生世界上第一次核連鎖反應。他們最終目標是將數公斤的鈹二三八同位素變為鈹二三九。勞倫斯的旋轉衝擊機只能產生百萬分之一公分的鈹，只夠化學分析之用。必須具備華盛頓州漢福特市一般氘型原子堆和費米發現的低速中子，才能製造充分的鈹，供製造一枚原子彈之用。

戰後西格瑞在貝克來恢復研究工作。一九五五年與他的學生張伯倫 (Owen Chamberlain) 合作一項研究。這項研究工作使他們兩人合得一九五九年諾貝爾獎金。張伯倫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求學時代，也是費米的學生。費米在該校執教，直到一九五四年因癌症逝世。西格瑞與張伯倫獲獎的工作是利用貝克來的氘型加速器 Bevatron 的強力微粒射線，發現反質子。

反質子的故事起源一連串可追溯到一九二八年的理論和試驗。那一年，戴瑞克的公式指出自然界有反微粒的存在可能性。第一種反微粒 (正電子) 在一九三二年被安德生 (Carl Anderson) 在加省理工大學發現。他檢查宇宙線穿過霧室的踪跡發現正電子。湯川在一九三五年發表之核子力學理論促進物理學家致力尋找介子的工作。不到一年安德生等人在宇宙線內發現一種微粒，

初時似乎合於湯川提出的介子規範。這種微粒後來命名為 M 型介子 (Mu Meson or Muon)。日後證明這種微粒並沒使核子中的各種微粒結合的力量。迄今尚無實用價值的 M 型介子促進其他將近二十種的無實用價值的微粒。這些微粒在戰後十餘年間將物理學家驅入迷魂陣內。

到一九四五年， M 型介子已不太受人注意。各種已圓滿證實的學說，新元素和物理力量的總匯使物理學早入輝煌世界。

鮮為人知的天才

希特拉的橫行霸道促進美國接替德國在物理學界的領導地位。一九四五年，在美國的外籍物理學家 (其中不少是難民) 與愛因斯坦、費米，及西格瑞合作研究的天才如下：司登和法蘭克 (James Frank)。兩人日後都獲得諾貝爾獎金榮譽。因核子共鳴 (Nuclear Resonance) 研究與包西爾 (Edward Purcell) 分享一九五二年諾貝爾獎金之布勞西 (Felix Bloch)。一九五七年逝世的數學天才紐門 (John Von Neumann)。錫蘭之父戴洛 (Edward Teller)。發明量子學說中電子旋轉觀念的烏倫貝克 (George E. Uhlenbeck) 和高茲米 (Samuel A. Goudsmit)。設計原子殼模

型之梅岩 (Maria G. Mayer)。宇宙學家伽莫 (George Gamow)。宇宙線權威威羅西 (Byrno Rossi)。以及馳譽世界之量子論領袖威斯克普 (Victor Weisskopf)，貝斯 (Hans Bethe) 和威格納。

這批外來的天才增強美國物理學家的威勢。缺少他們，美國在一九四五年決不能進入原子時代。

解爲人知的威格納對美國威勢的貢獻最大。他專長基本物理和核子技術。很多物理學家公認他是美國今日物理界最顯赫的思想家。威格納和他的表兄弟戴瑞克同於一九〇二年出世。威格納與紐門在布達佩斯高中同班上課。威格納雖然愛好物理學，他發現匈牙利全國學術界只有兩個位置可以安插物理學家。他因此改習化學工程。一九二五年在柏林獲得工程博士後，回國在製革廠工作。一年後，他受聘回柏林擔任聞名物理化學家貝克之助理。

他在柏林參加量子力學的開創工作並且發表數篇獨自創造的論文，哥丁大學因此聘他前往執教。一九三〇年美國普瑞斯登大學聘請他和他的多年同學紐門前往美國講學。

一九三九年威格納和另一位匈牙利學者西拉德 (Leo Szilard) 共同請求愛因斯坦，上書羅斯福總統。這封世界聞名的原子彈信件，創始了曼哈坦計劃。不久

威格納擔任漢福特原子堆的設計主任。他在工程上獨到的見解屢次使擔任該廠建築工程的杜邦公司工程師驚佩。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在一九五八年將五萬元費米獎金贈給威格納，以報答他戰時的貢獻。

瑞典學院審查威格納的理論物理學貢獻時，再三會商而不能決定。因爲諾貝爾獎金只能贈給「有最重要發現和發明」的人。威格納本人並無發現與發明，但他的高深學說指出物理學前進的坦途。威格納對近代物理學各方面的發展都有莫大之貢獻。

從不中斷的電流

巴丁和雪克來獲得一九五六年諾貝爾獎金後，瑞典學院才正式承認，美國的青年物理學家較世界任何國家並無遜色。事實上，美國物理學家自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對偉大理論進展的貢獻已爲衆人所熟知。

巴丁和雪克來是道地美國培植的理論家，首先獲得物理學獎金的榮譽。博拉登 (Walter Brattain)，與上述兩位分享該年獎金，是一位實驗天才。三位在貝爾電話研究所創造世界上第一批電晶體 (Transistor)。這是一種固體形狀的設計，對各種電子儀器有奇妙的功效。

雪克來現在擔任貝克門 (Beckman) 儀器公司附屬

之雪克門電晶體公司總經理，致力於建造電晶體和類似的儀器。巴丁現供職於依利諾 (Illinois) 大學，擔任超導體 (Supercon Ductivity) 的分析工作。超導體是金屬溫度降到近於絕對零度時產生的現象。用此冷凍方法，可以消除金屬的電阻。將一個金屬環的溫度降到絕對零度，環上一旦通以電流，則電流永久在環中流通而不斷。自從這現象在一九一一年發現後，曾使理論物理界最精明的學者百思不解。一九五七年巴丁和兩位同事——古柏 (L. N. Cooper) 和雪瑞夫 (J. R. Schrieffer) 想出一項理論，可以解釋大多數已發現的現象。

他們的理論足以解釋那不可思議的量子力學上的原則使金屬的電阻消滅。最初量子力學只能應用於顯微鏡所見不到的核子構造，自此後量子力學已用於顯微鏡所能查看的金屬構造。

炸毀量子途上的阻碍

戰爭結束不久，美國將量子力學發展前途上最厭惡的障礙炸毀，完畢近代物理學上最大之貢獻。這障礙是某些電子質量和能力的計算結果達到無限大。一九四七年哥倫比亞大學古奇 (Polykarp Kusch) 和蘭姆 (Wills E. Lamb) 各別精確測定電子之各種性質，並發現實際測定的數值與理論上演算得到的數值有很大差別

迫使理論物理學家承認他們的公式已告失敗。古奇與蘭姆後來合得一九五五年諾貝爾獎金。

兩人實驗的結果促成一次混戰，過去輝煌深奧的學說繼續受到無情的攻擊。貝斯揣摸到一種解決的途徑。不久，哈佛大學的雪溫格提出精密答案。在此次爭論結束前，麻省理工大學之菲門和普瑞斯登大學高深研究院的戴生 (Freeman Dyson) 都有很大的貢獻。戴生出生於英國，成名時，尚係二十歲初過。後來發現有一位日本青年友長 (S. Tomonaga) 在戰時早已預測雪溫格的結果，可惜戰時失去文化交流，未爲別國人士注意。

雪溫格和菲門兩人都在一九一八年生於紐約市。而且可說是完全在美國培植的最優秀的理論家。自從二十年代創立量子力學後，雪溫格，菲門，戴生和友長四人的成績擴充量子力學的內容。四位改造量子力學上的公式，以完全配合特殊相對論上的觀念。他們的新公式演算的結果與實際測定電子性質的數值，至少符合到小數點後第六位數字。這種完全一致的結果，使物理學家深信量子力學的公式，可適用和電子和光子的相互關係。今日世界上各種自然現象，除原子核釋放能力以外。可說都是電子與光子交織而成。有些物理學家，認爲量子力學的原理，尚不能完滿解釋原子核被宇宙線或人造加速器的強力微粒撞擊後，發生的複雜現象。

今日所知的三十種微粒中 (Neutrino)，只有下列七種微粒的本性是穩定的：光子，質子，電子，微中子，反微中子，反質子和正電子。微粒和其對稱的反微粒相遇後，彼此都消滅。上述七種微粒中，反質子和正電子足以代表這性質。但是微中子和反微中子相遇後則無此現象。第八種微粒是中子。中子在原子核內非常穩定。從原子核釋放出來後，生命只有十二分四十八秒。一粒中子蛻變成一粒質子，一粒電子，和一粒反微中子。

微中子是解決理論家混亂思想的重要發明。某些放射性同位素蛻變後，有些能力喪失得無影無蹤。一九三一年，有一位偉大與國科學家包利 (Wolfgang Pauli) 提議，失蹤的能力被一種不易查覺的微粒携走。不久費米將其命名為微中子 (Neutrino)。微中子非但沒有重量和電荷，而且以光速前進，可以穿透任何物質。微中子和反微中子可以穿透整個地球，如同普通光線中的光子穿透一片玻璃一般容易。在某一長階段內，微中子的微妙現象幾乎和十九世紀物理學家想像宇宙中傳送光波的「以太」一般奧妙不能瞭解。最後，來因斯 (Fred eric Reines) 與考門 (Clyde Cowan, Jr) 在一九五六年終於捕捉到反微中子。兩位在原子能委員會的薩凡納河 (Savannah River) 巨型原子堆上，建築一座碩大無比的偵測儀器。成天文數字 (Quadrillion-Quadrill

ion) 的反微中子從堆中擴散。兩位只偵測到數粒。

奇異數字

一九五三年，一位美國青年理論家蓋爾門想像到一套重要而出人意外的原則，控制微粒增加的性能。(後來發現日人西島 (K. Nishijima) 也單獨同時發現相同現象)。蓋爾門在二十四歲時便創說，新產生的微粒彼此作用只能產生某些一定的微粒，而不能產生其他微粒。他發現倘使將數種簡單數字附於每個微粒，他可以預言某些反應勢必發生，某些反應勢必不會發生。

他將某些種微粒命名為零，某些為正一或負一，其他一些為正二或負二。根據這些數字，他可預言A粒和B粒能否發生反應產生C粒和D粒。他稱這些數字為「奇異數字」。倘使反應前後，奇異數字的總和相等，反應勢必發生；反之，倘使前後數值不等，反應勢必難產。

一面破鏡

奇異數字的觀念已夠使人奇怪，但另一種原理更令人吃驚，而且將根深蒂固的物理原理推翻。物理學家永久相信自然愛好對稱 (Symmetry)，並且基本上辨不出左右。這種觀念的基礎是我們無法向另一星球上的生物，說明我們左右方向的觀念，因為我們不能用試驗向偏向，而非對稱射出。自從不穩定原則在一九二七年建立以來，這是物理學上最驚人的消息。瑞典科學家以過去沒有的速度，迅速通過將一九五七年諾貝爾獎金贈給李楊兩人。當時李政道才三十一歲，楊振寧也只有三十五歲。

獎金宣佈以前，李楊兩人曾表示老的同位觀念可能被自然界更深一層對稱學說代替。同時一位優秀蘇俄物理學家蘭道 (Lev D. Landau) 也獨自發表這意見。他們建議，在我們的世界中發生的一切物理變化，另一方面有完全相同的鏡影存在。換言之，只有一個反物質的世界——這世界中都是反微粒。因此我們不能向另一星球上的生物，說明我們世界中的左右方向。倘使是體上的生物是生存在反物質的世界，而我們向他們解釋吳健雄博士的試驗，則他們的左右觀念勢必和我們世界上的左右相反。

至高無上的友誼

李楊兩人的家境很好。李政道為商人之子，楊振寧的父親是數學教授。楊在同胞五人居長，李同胞六人，排行第三。

李於一九四二年在中國西南聯合大學求學。該校因日軍侵略遷往內地。楊於一九四四年在中國獲碩士學位

他們證明左右方向。物理學家稱此為恆定反應，又稱同位定律。一九二七年威格納首先肯定將此原理列入量子力學。

一九五六年精密研究一種壽命很短的K微粒現象，發現有些K粒蛻變為兩個派恩 (Pions) 粒，有些蛻變為三個派恩粒。兩種蛻變反應的存在證明同位定律已被推翻。這現象似乎很荒謬，物理學家乃祈求找到其他解釋。最合理的解釋是，K粒實際上有兩類，彼此非常相像。但是一類蛻變為兩個派恩粒，只一類蛻變為三個派恩粒。在布魯克海文和貝克來支持這學說的物理學家，希望能發現這兩種不同的K粒，在質量上或壽命上，有任何的異點。他們始終找不到異點。

當此緊要關頭，兩位中國青年，一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李政道，另一位是高深研究所的楊振寧，聯合發表坦白驚人的憶測——同位原理已告失敗。他們指出從未有人能證實同位原則適用於弱反應 (Weak Interactions)，這類反應包括微粒的蛻變。他們建議重新考察另一種「弱反應」，或許能證明或推翻同位原理——例如一種放射性同位素放射出他粒的反應。一九五六年年底一位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出生在中國的女科學家吳健雄博士，在國家標準局與安伯樂等人合作，證明同位原理確實違反弱反應。試驗中的貝他粒在空間有某一方向的

，翌年獲得獎金入芝加哥大學深造。他在該校受戴洛和費米的指導，於一九四八年獲博士學位。

李較楊年輕四歲，較楊晚一年獲得獎金入芝加哥大學求學。當時他尚未在中國大學畢業。補足數項本科學分後，李在戴洛和費米兩人指導下繼續研究，於一九五〇年獲博士學位。李楊兩人於一九四五年偶然在中國見面一次，並無交情。自從一九五一年後，兩人繼續不斷合作。科學家彼此合作是常事，但李楊兩人同工與友誼則少見。楊尚未決定申請美國公民資格，李尚不合公民的條件。兩位都已在美國舉行婚禮，而且都有小孩。過去兩人時常在長途電話中，用中國言語，長時討論。今秋以後，李將離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楊的高深研究所。

楊自稱對科學的愛好源於父親是數學家。李的家學則不及楊。兩人都承認費米啟發他們對物理的興趣。

蘇俄物理學的神秘

全世界物理學家掌握豐富的神秘，以致促成美俄太空競賽。美國物理學家絕無自滿的心理。有些人認為蘇俄對科學的熱誠是美國所不及，似乎今後也追不上。倘使這斷語正確，美國物理學家奇怪，何以蘇俄物理學家缺少第一流的發現和理論上重要的進展。蘇俄物理學家

只得過一次諾貝爾獎金——一九五八年獎金贈給奇俞可夫(P.A.C. herenkov)，泰姆(J.E. Tamm)，與法蘭克(I.m. Frank)等三人。獎勵奇俞可夫在一九三四年發現以超速電子通過水或其他透明體時產生的藍光。泰姆和法蘭克發表解釋這現象的理論。

蘇俄這種失敗的一種可靠解釋是，在以往十五年間，蘇俄的優秀科學家大多數都在致力化蘇俄為一核子兵器工廠。當然這不是一件輕易工作，但這絕不是科學。美國物理學家認為蘇俄物理學最大的缺陷是，只有少數的幾位出眾的領袖操縱少數的研究中心。這種操縱現象已逐漸消失設備完善的研究中心已有彼此競爭現象。

無疑蘇俄正在致全力於超過西方世界的科學事業。但是在高深的物理學領域中，將這口號化為事實並非簡單，更非靠政府的壓力可以實現。火箭和衛星可以奉命製造，相對論的原理不能類此出現。在任何情形下，偉大科學成就就不是一個國家能完成的。相對論中的一項原理是全世界智慧的結晶，而不是一種政府的型式。今後在高深理論方面有偉大成就的人必須能實現人類最高尚的理想。這理想可能推翻過去人類對宇宙的觀念。今後的世界和過去已完全不同。

取材：幸運雜誌 一九六〇年三月號



杏林病親歷記

劉金如 廉譯

一位患精神病醫師的自述

不論實習醫師或職業醫師，隨時都受着情緒上的磨折。他看見凶惡環生的惡症，目睹病人與軟弱，癱瘓，痛苦等症作垂死的博鬥，經常閱歷哀號病痛，度過他日常的生活。在醫學院的階段，總是把自己與病人相比擬，胡思亂想自己可能患上他們的疾病。到了實習醫師的階段，常要自認不容易受疾病的侵害。但當拿起一位三十歲相近病人的胸部X光片，看見有深度肺結核症腔洞的時候，他就不竟想到自己的肺可能會是結核菌的溫床罷。

我始終沒想到過自己可能會發生精神病或情緒病。實習醫師的過程，我在一間很出名的教學醫院，並且工作良好。我的境遇竟而彷彿被一排陰影所跟隨，初則緩慢，繼則急速，一種可怕的陰影，終於迫我趨向精神的崩潰。數星期之後，我成為如同受驚嚇的孩童一般嚎啕哭泣。

實習醫師最後的一個月，我在精神科病房服務。第一個禮拜很順利，我向病人問取病歷並且仔細檢查。第二個禮拜起就有點不對，當我坐在重病房聽一位精神病人說話時，我開始感覺不舒服，房間似乎有點悶熱。心裡快不快。我想要離開病房，病人的病訴聽來乏味，不想再聽下去，但是我仍可支持下去，完成病歷的問取。第二日我整理住院較久病人的病歷，發現其中一份病歷屬於一位醫學院的同學，不覺使我一怔。我才曉得何以數個月

在學校裡未看見他的踪跡，原來他正住院在治療嚴重的憂鬱症。翻閱他的病歷，回憶他以前的相貌，我的輕微不舒服與不安復又出現。只覺得嘴吧乾，全身透汗，我放下病歷，跑出去喝了一杯水。室內似乎令人悶悶室息，只好跑出室外。

第三天情形更壞，更聽不進去病人說些什麼。他只管說，我只管望着窗外。或在病歷紙上呆視，身體出汗。感覺房間愈發狹小難以容納二個人。我等不得日子近夕，就想離開聽到那些幻覺恐懼的怪誕病訴，愈快愈好。次日星期日不值班，應該可以放鬆一下，約好同事驅車至波斯頓吃一回館子，並看一場電影。電影將完了，不舒服感覺又出現，熱汗直流。擔心自己動不了，站立起來會暈倒的樣子，真的把我弄得莫名其妙。在電影院裡，並沒有病人訴說令人厭煩的病歷，理該是一段美妙的時間，況且又有自己喜歡的女友坐在貼鄰。不料現在變了這個樣子我怕極了。我的心悸很厲害，双脚發軟無力，我以為命中注定有些什麼事情將要發生在我的身上。這些現象實在是精神崩潰的初兆。星期一早晨，我請求與一位精神醫師談話。我把對於精神病人的反應，及數日來恐懼的心理統統告訴他。他很能使人安慰，他開口與我談話，我就感覺到平和得多。回想起來，當時他聽到我的問題，沒有一點驚奇的樣子，實在給我有力的幫助。他那種不受驚奇的样子，似乎暗示我不至於要發精神錯亂。他明確地告訴我很多的醫師也有過類似的問題，他說我的恐懼並非特殊了不起的。他開些鎮靜劑要我服。這一具體步驟也對我幫助很多，表示他不單憑說，還實在為我做些事。離開他的醫務室，感覺到很平靜。但那平靜只暫時的。睡前服了安眠藥，夜間又醒過來。每天愈來愈糊塗，雜誌也看不進去。我要看就想起：「我完了，報銷啦，記憶力全沒啦，在我的精神明顯崩潰之前，他們就會來抓我去關起來。」我開始奇怪會聽到聲音（幻覺）。

兩天以後，我遇到平生最難以決定的一件事。早晨我坐車到醫院，看到車上有些人前額塗上黑色煙灰。當我最初注意到二個時，只想到他們偶然沾上髒東西在額上罷。再看車上三分之一乘客都有相似黑色煙灰。奇怪，這是什麼回事？是我的幻覺嗎？我很想用手指把它們擦擦看。到醫院之後，又看到很多人前額也有黑斑。我又開始出汗，自己想「這一定是幻覺，準要進精神病院」。我想知道別人是否也一樣看到這些黑斑。但又害怕開口去問別人。假如我去問朋友有否看到這些黑斑，如他說沒有看見，那我的恐懼就確定了。他也因此就知道我有妄

想病狀。秘密一旦傳揚開出，我就會被人叫做精神病人。我決定只好來一次賭注，假使他們前額的確有黑斑，我就可以寬心，假使他們沒有，我的秘密就被人知道，那也是以後的事。我向一位朋友探問為什麼那麼多人前額有黑斑。他並不知我內心的恐懼，回答我說，「我猜想你不是天主教徒罷？今天是塗灰禮拜三（復活節前四十週日大齋，有些基督徒虔誠懺悔以紀念耶穌基督受釘十字架，大齋的第一日稱為塗灰禮拜三，因悲切懺悔着粗服，頭上塗灰，猶若國人服喪致哀一般——譯者按），所有天主教徒都在額上塗灰作為悲切懺悔的象徵。」

精神迷亂與恐懼在我住院的前一天達到了頂點。晚餐後我坐下來讀些東西，竟而不能入目，書上鉛字變成毫無意義，恐怖感覺更為增加，心悸加劇，似有大難臨頭。我必須起來走動走動。我想，我如能快步疾走足夠使自已精疲力竭，倒下來睡一睡，一定可以暫時解脫一下苦惱。我真的跑了三里路才回家去睡，再服了三粒安眠藥，希望逃避現實一下。

我只睡了兩個小時就醒過來。心悸仍很厲害，看到床單的褶皺恍若翠蛇纏繞，我害怕的驚跳起來。我開始想到我自己：「完了，我的記憶垮了，不可能做醫生了。做醫生要頭腦好，現在我頭腦壞了。我再也不會有女朋友，女人不要我了，我像同性戀者一樣，永遠不會有妻子的了，我瘋了，要把我鎖關起來了。」我的思想，好像織線在一塊粗劣的織物上，織來織去都在失敗的織物上——我不好，女人不會喜歡我，所有朋友都比我懂得多，我是大傻瓜等。

我決意再去睡，再吞一粒安眠藥。十分鐘之後，又吃第二粒。我必定連續吞了四五顆，開始噁心想吐。跑進洗手間，嘔吐一陣，再回到床上。母親聽見了就跑到我的床邊，問我怎麼一回事，我說，「我永遠娶不到太太啦。」就破涕哭泣。

那種感覺，心跳，雜亂的思想，實在使人太痛苦，我只想把我鎖起事，最好讓我睡眠治療一下，暫時不要做人，讀者諸位本身受其病者，決難想像其痛苦。我正年輕不過二十多歲，曾經順利地通過醫學院各項嚴格的課程，在我家鄉人人都喜歡我，到處各地我有朋友交往。我的外表本甚穩定，正是有為的青年。現今，我哭泣着，被一種恐懼所占據，而不知道怕什麼，自己的思想又總是永遠娶不到太太啦，賺不到飯吃啦，等於自我的毀滅。我好像猛撞暗礁，船沉遇險一般。

次日清早，我就去見精神科醫師。他立刻為我安排住院。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安排。我巴望住院治療，而全不顧到離開工作崗位而住入精神科醫院，可能引起名譽敗壞的後果。由此可見當時我患病如何？

住院起初的幾天，我的症狀仍甚不舒服。第一晚與往前一樣有聽覺幻覺。睡前跑進洗浴間盥洗，站在澡盆之前，覺到自己是一位太缺乏男性的人。照照鏡子看到自己軟弱而無動人之處，突然來一個思潮：「你太娘娘腔啦！」這種思潮的發生，並非像一般思想迅速而靜默地湧現於心靈，而像一種體內巨大的聲響。我知道這不是從外界傳來的聲響，但二者如此相似，幾難以區別。

在醫院裡我必需化一部份時間在作業治療室。我對於作業治療的反應是錯雜的。我是醫生，當我用陶土磁土做些簡單的手工時，我感覺到已遠離我正常的生活，心甚氣忿。雖然如此，玩泥巴，做手工，也有它的價值。因為我太醉心於閱讀的享受，但我的病使我無法閱讀，我把精神貫注於擺在我面前的手工，因此可以暫時避開精神的錯愕。

那時節，我很着急想知道到底精神科醫師給我怎麼樣的診斷。我想我患的是精神分裂症。雖然我很想給自已下診斷，但當我再考慮，我就不願意知道我究竟患什麼。我怕翻開精神科教科書，深恐在精神分裂症那一章，怕讀到某些句子證明我正患着可怕的精神病。幸而我的精神科主治醫師從不在我的面前提到有關診斷的詞句。幾個月以後，我需要填明某些文件有關我個人過去的健康，我必須寫下診斷名稱，我的主治醫師建議我寫下「焦慮狀態」。此詞既無傷大雅，又不會令人感覺到名譽上受什麼污損。正如此詞所指，我也確曾被可怕的焦慮所佔據。還有一個好處，此名詞不會牽涉到如「分裂性」「強迫性」等名詞，因為此類名詞往往給予醫生在治療與以後的觀點上帶一點不幸的意義。

三星期以來，平均我每天有一小時與我主治醫師在一起。此時，我的病已緩和下來。我可以不用安眠藥能夠入睡。有一天我們必須決定在我出院之後，我是否需要再來接受心理治療。出於我意料之外，我的主治醫師要讓我自己決定。我的症狀已大致愈可，而我因為希望給醫師與自己證明我已病愈，就決定不繼續治療。豈料數月之後，病狀復發，我只得又決定請求他繼續給我治療，我感覺他當初不動勸導我繼續治療，實在是不智之舉。數年之後我才瞭解他讓我自己決定那是對的。讓我自己決定選擇，我又開始自制自欺。

在第一年住院醫師任期的中途，我的病狀又復發，我的主治醫師與我重新安排心理治療，平均每星期一次，繼續達一年半，他用心理分析的方法，非但治療我的病，並且教導我如何處理病人。我無法道出治療的細節，但我逐漸瞭解我是怎樣被恐懼拖垮了的，以後我就恢復了。

我的恢復並非正確地依循我預期的途徑。治療之初我想數星期過後，我的症狀就會逐漸減少，不至於再發。這種期望實在未免天真。可能由於我偏狹的觀點以為急性精神疾病的病程如同急性身體疾病一般。我把急性焦慮狀態看成與急性盲腸炎一樣，鬧尾發炎，病情驟發，開刀治療，病人逐漸愈可，從此不受盲腸騷擾。其實迥然不同。在我恢復期中，些微緊張可以使我震驚不已。時有整夜失眠。假使把自己的工作未做成與預期的那樣好，歉疚之感會煩擾我二三日之久，悲觀自殺之念也不期而生。自從治療開始以後，這樣偶然症狀往返復發困擾我至少達一年之久。使我懷疑我的病究竟好了多少？最後我發現我對於自己的恢復發生疑問，那是很自然的，我的自信逐漸與時俱增，繼續擔任住院醫師的工作。恢復自信我是有能力的醫師，生活也恢復有情趣與愉快。

從我自己的疾病，我學習到很多的知識如何照顧我自己的病人。當我在急性症狀最厲害起初的幾個禮拜，我的精神科主治醫師很樂意我去看他，與他談話，我認為實在是一服良藥。坐在他的醫務室片刻之間，莫明所以的恐懼，心悸震顫的症狀均悄然而逝，從迷迷糊糊的情況回復到清醒明白，我又成為有用的人。他開處方讓我服藥，為我治病，幫助我，使我感覺到我不患的並不是絕症。

提到診斷問題的時候，他決不應用任何精神科術語，唯恐這些術語會使我聯想到住院中奇奇怪怪的患者。他儘量設法要我自我制取與現實博鬥。如果我獲知正確的診斷，恐怕我的恢復會更慢。若我閱讀精神科參考書企圖幫助自己，我就會被那些自知之明的解釋弄得莫明其妙。

我的主治醫師讓我自己決定有關住院與心理治療是聰明的。如果說不肯承認自己患精神疾病是一層硬壳，而我希望治療是一粒種子，則精神科醫師一直在培育這粒種子，直至破壳而出。

接受治療過程中，發現我童年時期的願望與恐懼，抑制在潛意識中，終於使我精神崩潰。首先我知道我怨恨我的母親，我感覺我的母親從未愛過我，我的觀念當中，她應該給我的愛，全被父親占據殆盡。獲此信念的時候，我進入心理分析最艱難的階段。我竟對我的主治醫師也恨之入骨。此種感覺實難以言喻。主治醫師是幫助我的

美 國 香 烟 經

兼談駝駝牌本舖老闊鮑曼葛雷

呼 路 加

今年四月中旬，美國烟草推銷商協會的一萬一千名代表，聚集於美國南方勝地邁阿密，方騰布羅大旅館中，舉行一年一度的大會。這些瞭解烟草最深切的人，代表了美國全國烟草生產量的四分之三。他們在有冷氣設備的大會議廳中吸着他們認為最好的香烟、雪茄和烟斗，吞雲吐霧，把整個大廳弄得烟霧瀰漫。

這些人代表的，也是世界人類最歷久不變的一種廣大嗜好。在會議中，他們參觀了多種專為他們舉辦的展覽，從烟草的培植、生長，一直到捲成烟捲，吸在煙君子的嘴上，一幕一幕地揭露出來。他們還可嘗試專供他們品評的免費香烟，快樂地在一連串的宴會和舞會中建立友誼，互道身世。不過這些人的最大樂趣，還是在



鮑曼葛雷試烟味

★誤字更正

二一〇期九〇頁，上段16，18，19字「方」字為「弓」字之誤。（現代建築的演變）

譯自 When Doctors are patients

人，而且他從來未做過損害我的事情。為什麼我要恨他呢？逐漸，很勉強的，我感覺到我對我的父親也怨恨非常。我很想揍他一拳洩洩怨恨。我的觀念發展過來，瞭解我的母親本來很愛我，但父親把她的愛從我這邊奪走，留給他自已。這個結論引伸出來使我對於與我競爭愛情與事業的任何男人，都同有此感。我竟而在爭取一個女人做爲自己妻子的機會，存有宿命論的觀點，在潛意識中使我深信永不能獲得一個女人的青睞。其他男人會在這方面擊敗我，甚至在事業上也如此。

我發現我對於我自己曾過於自誇，相信我自己是一位才氣煥發的青年，成功勝券穩然在望。但明顯地，在我實習醫師的階段，自覺與同事比較之下，並不見得有何傑出的才氣與遠景。這個發現足以減損我的自信，這也是觸發我發病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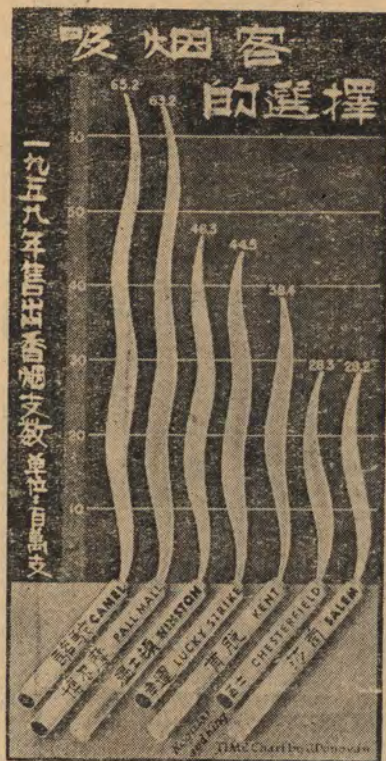
在此二年治療的時間，我獲得二項進展。第一，病狀消失感覺精神良好，自信恢復。在孩提時期，我必須抑制對於父親的怨恨。現在我已成年，不必爲了和別人競爭而引起罪惡感。此等競爭係順乎自然，如果對於一位與我在愛情或事業上競爭的對手，發生怨恨，實在不必要驚異。我開始瞭解過去太過於自誇，治療以後對於自己我不能誇張與實際本領之間距離更爲悟解。第二，我對於人生發展哲學的觀點。就是童年的幼稚衝動，其本身並不是不能見容於豐富而善感的人生。

我又懂得當神學家講到「原始罪」他們所指爲何？亞當犯了「原始罪」，就發展偏狹的自我觀念而與神遠離。兒童時代我們都走上亞當的老路，我們都只知道自我，而不知道如何容忍別人。我們成長時，必須學習容忍，即使怨恨它也得學習，我們必需努力與其他男人女人相處。繼續演變，我們成長，結婚，工作於社會，起初，要放棄自己的一部分是相當艱難的，但繼續下去，愈成長與別人接近，其進展就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他們的香烟經。他們在事業上的聯誼，沒有再比今年更愉快的了，因為烟草事業從未如此興隆過。

美國的羅君子在香烟的消耗量方面，創造了新紀錄，全國現有五千八百萬烟人，其中百分之五十八為成人男子，百分之卅六為十五歲以上的女性。每天的每一秒鐘，他們吸用一萬五千支香烟。在去年，美國男女消耗在烟草上的錢，總數達到了七十億美元，超過了加拿大的國家總預算。香烟一項，消耗量達四千六百廿七億支，比諸一九五八年所創的最高紀錄猶多百分之四點五。供應這些消耗，美國全國有五十萬個烟草種植場，生產十八萬磅的烟草，在六百廿五所烟廠中做成雪茄和香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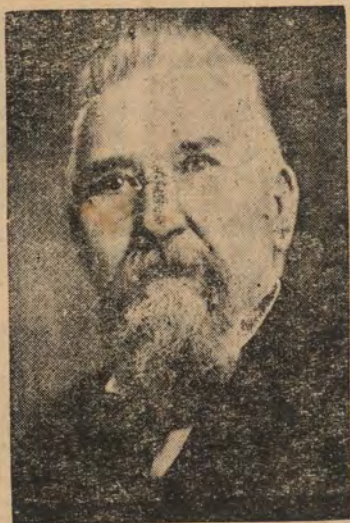
這些數字證明美國的烟草事業在一再遭遇打擊後，已擺脫了所謂香烟促成肺癌的風波，並走上了與它有利的康莊大道。當橡皮頭香烟充斥市場，保證能過濾烟油和尼古丁以後，烟草商把整個市場攪得六神不安。一九五一年流行的五種香烟，以雷諾公司 (Reynold)



出品的駱駝牌 (Camel) 居首，順序為美國烟草公司的幸運牌 (Lucky Strike)、李吉特烟草公司 (Liggett & Myers) 的吉士牌 (Chesterfield) 美國烟草公司的博爾摩牌 (Pull Mall) 和菲立浦摩里斯牌 (Philip Morris)，全部佔據了百分之八十一的銷行量。現在分享上述發行量的香烟，已增至十種牌子，其中有些是一九五三年以後新生的。橡皮頭香烟誕生以後，從一九五二年的佔總市場的百分之十一，漸漸發展到今天的百分之五十，而有薄荷味的香烟，則由百分之三增至目前的百

分之十。這種出奇制勝的花樣，至今仍然方興未艾。正當上述年會期間，布列烟草公司即在市場上試銷一種稱為「肯塔基王爺」的橡皮頭香烟，它的噱頭是：「橡皮頭本身也是烟草做的。」

美國的烟草事業，因為正感覺到顧客嗜好的一種新趨向，所以正在從事一種新的冒險。大部份烟草商，過去認為橡皮頭香烟可以佔領百分之七十五的市場的，現在已覺得這種香烟差不多已達到了巔峯。他們說：那些為肺癆嚇得魂不附體的烟客，已經驚魂稍定，吸不吸已成定局，所以橡皮頭香烟已不再成為推銷的一個基本吸引力。



諾雷一人辦創司公諾雷

最好的例證是向來一馬當先的駱駝牌香烟，它是沒有橡皮頭的。一九五二年以後的六年中，駱駝牌的銷路急遽下降，到了去年才峯迴路轉，一下子爬升百分之三。另一例證是若干製造商已在漸漸減少他們橡皮頭過濾性的含量，使香烟的香味能更多的通過。李吉特公司最

近宣佈正在重新設計它的橡皮頭，因為很多顧客抗議它的橡皮頭太重了。

這些改變的採取，也正當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不許烟商過份宣傳，而要他們自動放棄有關香烟無碍健康的論調之時。這種宣傳正是烟草業叫得最響的一種聲音。

烟界人士願意改弦更張的一個原因是：這種宣傳已收到了它應得的後果，從今以後，他們寧願舊調重彈，以芬芳，香料，和「飯後一支烟，快樂如神仙」這類的宣傳來勾引顧客。對於這種轉變，心裡窃窃自喜的，莫過於雷諾烟草公司的董事長鮑曼葛雷了。這家美國最大的烟草公司，自始至終是以強調烟味為先。葛雷說：「人之所以要吸烟無非求其刺

激與快樂。」除了一九五五年左右該公司一度發動所謂「喉頭丁字形禁區」的廣告宣傳外，該公司鮮以健康保障為宣傳的主題。當肺癆的風潮洶湧澎湃時，當時擔任雷諾公司宣傳部主任的葛雷，堅主最好的途徑是信守崗位，繼續強調香烟的原味，而不去搞那種過溫性的橡皮

頭。葛雷知道香烟的味道全靠烟油和尼古丁來維持的，減少烟油和尼古丁，無異去肉留渣，當然索然無味了。因此，雷諾公司和香烟在烟油和尼古丁的調查中，向居首位，但以烟味而論，也是同業中所望塵莫及的。

強調抽烟樂趣的政策，已證明雷諾公司的一大成功。一九五八年它超出了營業額居首位的美國烟草公司，這是十八年來的第一次。去年，它的總收入達到美金十三億元，獲純利九千〇四十萬元。它出品的駱駝牌香烟自一九四九年來始終遙遙領先，迄未衰落。它的橡皮頭香烟「溫士頓」，是一九五五年來同類香烟中銷路最廣的一種，並在全美最流行的香烟中居第三位。同時它的薄荷香烟（有橡皮頭的）「莎蘭牌」（Salems）又是薄荷烟中的第一位。雷諾公司又出品風行世界的烟斗用烟「亞爾培親王牌」（Prince Albert）板烟，和最佳的嚼烟「日出而作」（Day Work）。它的贏利總額，超過同業中任何公司百分之十二點五，而它的股票在本年四月初已升至每股美金六十二元三角五分，為烟草業股票中最炙手可熱的一種投資。

選擇烟草為雷諾公司的核心工作，這一部門的工作人員，從主任以至速記員共有二百五十人之多。不過所有烟草的最後抉擇者是葛雷本人，他的金舌頭從九歲起就有訓練了，因為那時候他就是一個小烟鬼。他說：「

及尼古丁的發現者法國科學家尼古特，都對吸烟的風行有過貢獻，他們力言吸烟有助於增進健康。蘇格蘭的一位醫生，名叫威廉巴克萊，曾於一六四四年留下名言稱：「烟草足以幫助消化，足以清理喉音，足以甜蜜呼吸。」他並說醫治憂鬱症和癩癩和關節炎等症，烟草有藥到病除的奇效。當時這種奇妙開葉的烟草公認為「神藥」和「草中之王」。

然而烟草的敵人正是人中之王，英國的詹姆士一世說烟草是「地獄的活影」，因而對烟草的進口課以重稅。法國的路易八世和俄國沙皇米契爾一世都把吸烟視作罪惡，凡敢於當眾吸烟者處以閹割至死刑的重懲。羅馬教皇歐班八世對於那些在教堂或其他宗教殿堂中吸烟的人，一律逐出教會。美國獨立宣言簽字人之一彭傑明羅希博士，基於健康的理由猛烈反對吸烟，他是世界上把香烟歸罪於三百種疾病導因（從陽萎，陰虛以至眼花癩亂）的大批醫生之一。在肺病尚未成為話題之前，香烟早就「進棺材的敲門磚」。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和電燈發明人愛迪生都說他們決不雇用任何吸烟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時期，美國正在禁酒風潮的末期，大佈道家皮萊孫勝利地大聲疾呼：「禁酒是成功了，禁烟從今方始。」

在早些時候，反對女流之輩接近烟草的力量真是大

我相信任何香烟如果滿足我，也能滿足大部份的人，因為我自信是一個相當有品評力的人。」葛雷每天燒掉四包「溫士頓」，偶然也嘗試一包「莎蘭牌」，但額外還得消耗那些沒有標誌的新製香烟，每天總在數包之數。他的品評烟味，完全好像一個品評美酒的人一樣，從口腔而進至喉管，一直通至內臟，全神貫注，不稍犧牲。在那些沒有標誌的捲烟中，雷諾公司手中已控制了幾種新牌子，準備時機成熟時投入市場的。

雷諾公司實際上已控制了美國百分之卅的香烟市場，但葛雷要求更多的市場，雷諾公司現正興建一座佔地十四英畝，耗費三千萬元的新廠，完成後每年可提高生產量百分之卅。雷諾公司並於去年開始向歐洲伸展，收購了西德第二大烟廠紐倫堡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至於開得天翻地覆的肺病之說影響葛雷的計劃嗎？他說：「我根本不相信這種說法，陳腔濫調，不足置信。」

但是許多醫學權威却並不同意鮑曼葛雷的見解。不過反對吸烟的戰爭，自從文明人開始吸烟起就離鼓喧天了。所不同的是：過去反對吸烟的是用的情感上的和道德上的武器，現在却是科學武器。自從哥倫布在加勒比地區發現印第安人吸烟而把它傳至歐洲以來，贊成和反對雙方一直來總是殺得難分難解。

英國的大文學家華爾德勞瑞爵士和德雷克爵士，以

極了。當「卡門」這齣歌劇在第一次大戰前初度介紹到美國去時，其中卡門服務的那家香烟工廠，臨時把它改成牛奶場。卡門上台的時候，手裡還捧着一個盛牛奶的大木桶。一直到一九二五年，美國教會撤銷禁烟律，同時「吉士牌」香烟開始在廣告中介紹女烟客（由一個男烟客為之點火）之後，美國的太太小姐才敢放肆接近烟草。

究竟為什麼要吸烟？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有他的一套理論。不久以前，牛津大學的哈羅特勃恩博士的話最是有趣。他說吸烟給人的那種衝動，是由於一種特殊的荷爾蒙而起，同樣的荷爾蒙能夠使一隻驚恐的貓，豎起牠尾巴上的毛，不過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吸烟祇是情緒上找尋刺激的一種習慣，而並無生理的需求。他們說：人們吸烟，祇是自覺已臻成熟之境，老於世故，幫助社會交際，掩飾緊張之情，或祇是差遣他們的手有些事情做做。年輕人吸烟是在裝老，老年人吸烟是要顯得年輕。

心理學家認為吸烟的最大作用之一，是圖一個口福，那是人類不知不覺回向獸性的一種表象。即使愛雪茄如命的已故性心理學家佛洛伊特也偶爾對上述的定論要開玩笑。有一次他拿着他的長支雪茄對他的學生們說：「記得，這不是人類回向獸性標誌，這祇是一根雪茄。」

言歸正傳，雷諾公司在提高和滿足總君子的各種努力中，已使它自己發展成爲全美國烟草業中規模最大而且管理最好的一家烟公司了，但它從不放棄它那保守，老派，和腳踏實地的作風。它從不考慮把總公司遷到繁華的紐約市去，好像其他烟公司那樣，而滿足於躲在小小的溫士頓，莎蘭城，那是北加羅林納州中北部的一個城市，目前人口約十一萬八千人。由於這一關係，該城無形中已成爲美國的烟業中心，全城工人中，每五人即有一人爲雷諾公司服務，它的市政和市譽以及各種的建設，都因爲雷諾的貢獻而大展鴻圖。雷諾公司在該城的紅磚烟廠，以及它的廿二層的白右辦公大樓（北加羅林納州最高的房子），使全城瀰漫着一種烟草的清香，沁人肺腑。

從剔烟筋的黑色童工以至董事長葛雷，該公司一萬四千名員工，差不多都是當地的老百姓。以葛雷而言，他的父親和叔伯都曾任該公司的董事長，其他的員工也都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工人後裔。該公司董事會的十五位董事中，十二位是公司的職員，每星期舉行會議一次，採取聚餐座談的方式，毫不拘束，而且如有任何緊急事故發生，董事會能在十分鐘內召集開會。雷諾公司的工人（百分之卅五爲黑人）對公司的忠誠程度之高，使雷諾成爲美國烟業中唯一沒有工會組織的公司，而它的

薪給未必高過其他的公司。不過雷諾公司對員工的關切和寬宏大量，也是其他公司所不及的，除了紅利和養老制度，公司請有一位專職的監理公會牧師，日以繼夜爲員工服務，解決他們精神上的疑難問題。

雷諾公司的葛雷，可說是團體活動的一個最好的表現人物。他把大小事務，放心大膽地付託給下屬，但使每一個人完全瞭解他們各別的责任。他從七個高級委員會中管理全公司，每一委員由一個董事主持，從收買烟草以至成品的展覽等等，無所不包，去年有一次，葛雷對某部門的工作大感不滿，他找到了它的主管，溫和地要求改進，並說：「六個月後我來找你。」整整六個月以後，葛雷再度光臨，發現問題已順利解決。

推銷員出身的葛雷，特別注重於公司的推銷部門。它的人力在同業中是最大的（雷諾自稱有一千二百人，但同業估計有二千人），其推銷方法也是最高明而受人尊敬的。葛雷對推銷員的期望，是要他們有一種機敏和溫和的櫃檯影射的態度。從美國極南端的新墨西哥州以至極北端的阿拉斯加，任何雜貨店裡都知道這些人具有服務的熱忱，樂願幫助零售商佈置廣告或代勞其他任何工作，同時他們補充貨物的速率是同業中最高的。葛雷深知外地推銷員從現場立刻報告同業競爭新技術的重要性，所以他總是親自答覆自己的電話。他早就通令各地，

所有外地推銷員都可在任何時間直接和他通話。

葛雷有時候親自進入推銷場中，經常搭乘公司所備的三架私用飛機之一，不過大部份的時間還是坐鎮在溫士頓莎蘭的「本舖」中。在那裡，他擁有一個八百英畝的大農莊，住在一幢殖民時代留下的大廈中。每晨六時正，他從一樓臥室中起床，同屋居住的，有他的夫人和其他家屬。他有五個兒子，年齡從九歲至廿二歲不等。他愛好獨自進早餐，時間總在七時廿分。他幽默地說：「當我結婚時，我跟我的太太有所協議，讓我獨自進早餐，因爲我在早晨的情緒不太好，而我們又不欲破壞我們的婚姻。」許多年來，他總在早晨前踏看田莊，但自腿部扭傷，行動須賴手杖以來，即放棄了此一習慣。平時在驅車前往公司之前，他躲在書室中清理一些公文。他坐的是一輛一九五八年出廠的灰色旅行車，有司機代爲駕駛。在辦公室裡，他的父親和叔父的照片，一直證着眼睛從牆上注視着他。

下午五時回家後，葛雷在晚餐前先喝一杯鷄尾酒，經常手裡有一滿瓶，但他祇倒一小杯，因爲那一瓶是一星期的量。他經常九時上床，閱讀或看電視。如果是電視，他就專揀香烟公司出錢的那些節目。熄燈的時間，通常在十時半。除了拼字遊戲，葛雷沒有別的文雅嗜好，他雖然是一個監理會的教友，但鮮少上教堂。看電影，

一年頂多一次。他在工作之餘，以巡遊農場爲樂趣。他喜歡在週末拿着他的四百十五頭乳牛的資料登記簿，閒蕩於牛羣間，喊着牛大嫂或牛小姐的名字，如艾瑪、布蘭達、蓓麗，和美人兒等等。他每年從公司賺十六萬元的年薪，但葛雷本人是一個百萬富翁。他早先承繼他父親留下的雷諾公司股權五萬五千股，當時的價值約值三百萬元，現在他擁有九萬股總值約在五百六十萬元左右。鮑曼葛雷固然與雷諾家族有久遠的關係，但他並非雷諾家族的直接親屬。雷諾公司成立於一八七四年，當時有一個名叫李查雷諾的廿一歲青年，蓄着滿頭鬍鬚，看來好像四五十歲的人。他利用家人經營烟草事業分給他的一份利益，在溫士頓自創公司，專做鄉下佬愛用的嚼烟生意。他的生意十分興隆，到了一八八八年，他的資財已超過廿五萬元了。

好像其他的烟商一般，雷諾不久就和當時的烟業野心家詹姆斯杜克發生衝突。杜克是北加羅林納州的一個烟草巨商，設有許多烟廠，最先利用機器生產香烟的就是他。他迫使其他幾個大烟商和他聯合組織美國烟草公司，後來成爲有名的「烟草托辣斯」。雷諾說：「杜克是吞不了我的，他要是做得過份，他將一輩子過不了好日子。」但是杜克終究利用殺價賤賣的方法吞沒了雷諾，不過他的日子確也開始過得不順利了。

當一九一一年聯邦政府干預這一壟斷一切的托辣斯，把美國烟草公司分裂為十六家小公司，也就是目前美國幾家大公司的前身，雷諾又收回了他原來的事業。雷諾怒氣未消地說：「瞧我好好地懲杜克一下。」

香烟在當時雖然還是沒有生氣，烟草市場上還沒有百分之十的地位，但雷諾仍於一九一三年首度發行他的駱駝牌香烟。烟匣上畫着一隻垂頭喪氣的駱駝，誠如一個老董事說：「牠看來很殘忍，聳着兩隻大耳朵，頭部光禿，四腳猶如煮熟的山芋，浮腫無力。」這個問題一直到巴倫貝萊大馬戲團來到溫士頓沙蘭表演之後才獲改進。老實說，人們到時候才真正看見了一隻真價實貨的單峯駱駝。那隻稱為「老喬」的駱駝馬上給攝影錄下來，並描繪在香烟的紙壳上。從此以後，「老喬」的尊容，就變成了全美國千萬烟客的友伴。到了一九五八年，公司很想把「老喬」的容貌略加修正，但試銷以後，抗議紛起，公司馬上收回成命，重復舊觀。

烟味濃郁強烈的駱駝牌香烟，在雷諾於一九一八年壽終正寢以前，就把香烟市場澈底革新。駱駝牌的銷路，從一九一三年的年銷一千萬元，躍至一九一八年的一億八千八百萬元，而公司的營業總額，又超過了美國烟草公司而後來居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雷諾用盡心機，務使戰壕的兵士，腰裡裝滿了駱駝牌香烟。這一策

略到戰後大收成效，無形中獲得了無數的基本顧客。美國烟草公司立刻推出它的改進的幸運牌香烟，一時勢力敵，殺得難解難分，至今還是兩個死對頭。

美國烟草公司的創始人之一喬治·華盛頓·希爾是烟業中最富才思的人，他為「幸運牌」香烟想出了一句「焙烤雙料」的廣告術語，其實所有的香烟都經過同樣的焙烤手續的。雷諾針鋒相對，在廣告上搬出一句「千里求駱駝」的話來。同時為了點穿幸運牌香烟的所謂「焙烤雙料」，駱駝牌香烟的廣告上又畫着一個手銬美女的魔術家，上書「騙人樂，不如知情樂。」但是希爾也不是好惹的，靠著他的花樣百出的宣傳術，幸運牌在一九三〇年以後一度超過駱駝牌的銷路。當時他的廣告上有這些動人的話：「糖果是甜，幸運是蜜。」「濃烈者永不柔和。」「二萬另六百六十九位醫生都說幸運牌毫無刺激」。不過後來終於招來了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干涉，迫他緩和廣告上關於自吹無碍健康的話。

跟美國烟草公司鬭得最厲害的，是鮑曼葛雷的父親，他是一個埋頭苦幹，從料產出身的香煙推銷家，後來於一九二四年出任公司的總經理，鮑曼葛雷從小崇拜他的父親，亦步亦趨，決心繼承老人家的事業。葛雷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歲）即在暑假期間進雷諾廠充棟煙筋的小工，當時他的弟弟戈登葛雷也在廠工作，但戈登對烟

業始終不感興趣。戈登後來出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北加羅林納州立大學校長等職，現任美國艾森豪總統主管國家安全事務的顧問。鮑曼葛雷的忠於祖業，可從他的學校生活中看出，他在佛吉尼亞州讀書時，校方禁止學生吸香煙，他就勸導同學抽煙斗，從中推銷雷諾公司出品「亞爾培視主牌」板煙。一九二九年他畢業大學後，就進雷諾公司擔任推銷員。

葛雷家庭的嚴格家教，使鮑曼葛雷備受各種磨練。

他在美國東部和中西部推銷雷諾公司出品期間，連續的六年的時間提着一隻衣箱到處為家，無論寒暑，都得自己照料。後來他奉命鑽入海軍推銷雷諾出品，因為海軍的烟市場。雷諾祇分得百分之六以下。他混在海軍兩年的烟市場。銳意經營，離開時已掙得百分之廿五至百分之卅的市場。一九三六年他在友人的婚禮中遇見佛吉尼亞州一位銀行家的愛女，芳名伊麗莎白克麗絲汀，立刻決定婚事，結為夫婦。三年以後，他出任雷諾公司營業部的助理經理。上次大戰期間，他投入海軍，官至海軍中校，可借封在陸上，擔任情報部的案頭工作，未曾下海。一九四七年，葛雷當選雷諾董事會的董事，並於一九四九年升任副總經理，一九五七年升總經理，去年九月接任現職（董事長）。

大戰結束後，香煙的銷路大增，但普通烟支的香烟

不久就保不住原有的市場，代之而起的是長支香煙，美國烟草公司的博爾摩爾一馬當先，獲利不小。雷諾公司決定推行一種長支的淡味香煙，稱為騎士牌（Cavalier）騎士牌是失敗了，至今在市場上祇有百分之二的顧客，可能不久就會放棄。葛雷說：「我們估計錯了。」管理方面認為美國民衆一窩風地趨向柔和，從音樂到食物都如此，所以公司當局不願烟草品評部門的反對而推出了騎士牌。

當肺癆的風波掀起，煙界人士知道大禍臨頭。於是橡皮頭香煙應運而起。搶先進入市場的總督牌（Viceroy）（布列公司出品）和「國會牌」（Parliament）（班遜公司出品），一時利市百倍，風銷各地。雷諾公司亦已有所準備，而於一九五四年推出了有橡皮頭的溫士頓牌，次年就成為同類香煙的冠軍。這種香煙原由雷諾公司前任董事長魏塔克，前任總經理達爾，以及剛升營業部總經理的鮑曼葛雷主持決定。首先感覺橡皮頭吸引力的達爾，他在旅行瑞士發現當地人民的愛好橡皮頭香煙，但真正推動溫士頓牌出籠的還是葛雷。雷諾公司的品評委員會在選拔溫士頓牌用烟的兩年期間，曾試驗了二百五十種煙草，迄未能決定誰屬。一九五四年的一天，葛雷吸了一口標着「七三六」號碼的新品香煙，馬上叫道：「就是這種，馬上幹。」緊跟着溫士頓牌的成功

，葛雷又介紹了有薄荷味的莎蘭牌香煙，出廠時剛好迎上社會上要求清涼舒適的時期。

雷諾公司在推銷溫士頓牌的廣告上，獲得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廣告上說：「溫士頓煙味真好，恰如香煙應該有的。」(Winstons Taste Good Like a Cigarette Should) 在英文原文中，「恰如」這個字

應該是連接詞，而不應該用介詞，然而原文中的 Like，在詞類上常作介詞，此處準確的用法應用連接詞的 as。為此，著名文學評論家克里夫頓法迪曼說：雷諾公司默不作聲地暗殺了連接詞 as，而著名編輯人布儒斯勃立文也說：「我坐在電視機前面，聽着看着溫士頓牌香煙的廣告，不禁大聲斥責：『混蛋，混蛋，Like 是介詞，連接詞該是 as、as、as—』」雷諾公司對於這種不化廣告費的叫囂，真是滿懷的高興。

由於新牌子的充斥市場以及顧客的心向浮華，老牌子的香煙銷路一落千丈，駱駝牌比諸一九五二年下落百分之卅七，幸運牌落百分之九十，吉士牌落百分之五十七，「老金牌」(Old Gold) (羅里拉公司出品) 落百分之五十八，菲立浦摩里斯牌落百分之七十一，唯獨博爾摩爾牌(長支香煙)是橡皮頭香煙中銷路不墮的一種，而且比諸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廿五。

不管外界如何把健康問題引為反對吸煙的理由，烟

業堅決否認吸煙和肺癌有任何直接關係，美國煙草事業已提供三百七十萬元的巨款設立一個煙草事業研究委員會，但外界都視為這不過是煙業的一種煙幕，然而該委員會的醫藥部門於兩週前提出報告，確認：①吸煙足以導致心臟病，②吸煙者經常吸入煙草中的百分之九十的尼古丁。

紐約史隆凱特林學院的溫德博士，過去跟葛拉漢博士共同以煙油塗在鼠身上而證明吸煙足以促成肺癌的，現在是許多醫學權威中唯一確信吸煙與肺癌有關的一個人。持有同一見解的尚有美國，英國，和荷蘭衛生總署署長。世界衛生組織亦於本年四月初確證香煙是促成肺癌的主要原因。許多煙客亦都相信此說之謬，在一次世界性的調查中說明百分之卅三的吸煙人相信吸煙足以引起癌症，但他們毫不介意地繼續吸煙。他們的態度可由美國諸星路易的話來作代表，他說他讀到許多關於香煙和健康的文章，讀得心驚肉跳，最後他決心放棄閱讀。

那末過渡性橡皮頭有什麼作用呢？溫特博士認為是有作用的。他並且說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決定中止煙業對橡皮頭研究的競爭，將是減少同業中人進一步改進香煙的一大錯誤，而使一九五二年以來對煙客的保障拆除。他以為更安全的香煙是可以發展成功的。

實際上，這種橡皮頭的使用，加上對煙客心理上的

烟的「勿介意，燃一支穆拉吧」。「老金牌」亦曾用過同樣的口吻，但更動人的是「吸一車的烟，也不咳一聲嗽。」以及「吉士牌」的簡單明瞭的四個字：「心滿意足。」等等，據說都很成功。

最新香煙廣告的作風，是把吸煙和丈夫氣概連在一塊兒。駱駝牌是大家公認為男子漢大丈夫吸用的烟，記得多年以前，該公司董事長克萊威廉斯遇到愛抽駱駝牌的羅斯福總統，問他對於駱駝牌的觀感如何，羅斯福便說：「唯有美國的大總統和克萊威廉斯這樣的人物，才有堅強的喉嚨可以享用駱駝牌香煙。」不過目前廣告上最英勇的香煙不是駱駝牌，而是馬爾博羅牌(Marlboro)，一般流行的所謂「馬爾博羅勇士」，是一個彪形大漢，一身的紋章，氣勢大過於電影裡的「泰山」。這種廣告過火之處甚多，引起不少的笑話，好像一個走出手術房的醫生，正在除去口罩和手套，一個護士一旁讀許他的手術是一次偉大的手術，他就說：「那算什麼，我不過是個鉛管匠。」

不過每種香煙確有一定的顧客羣衆。駱駝牌和幸運牌是屬於老年人的，鄉村尤然，這些人的嗜好是不常改變的。橡皮頭香煙盛銷於城市居民，年輕和太太小姐們都趨之若鶩。薄荷烟也流行於城市和婦女間。學校裡過去是吉士牌的天下，但目前已為馬爾博羅牌奪去，不過

保障，對於煙草事業自有其另一方面的功用。首先他們可以少用煙草，或代以更粗糙、猛烈、和便宜的煙葉，並使煙客的消耗量增多。大多數公司在用橡皮頭以後，能夠利用過去拋棄不用的煙梗和煙筋來做原料，稍加壓榨，就可混在煙葉裡魚目混珠，因而大大地減少成本，這種巧妙的手法本是雷諾公司的傑作，但現在幾乎為所有的公司追隨利用。在一般有橡皮頭的香煙中，百分之十四的原料就是這些煙梗煙筋。許多煙商發現有了橡皮頭以後的香煙，因為香味減弱，燃燒迅速，往往促成了煙君子的加倍消耗。

北加羅林納州農業部的煙草專家海特立克宣稱：不管種種宣傳，正面的或反面的，「所有的公司用着與前相同的煙草，它們也許各有不同的製造方法，但基本上所有的香煙都是一個樣。」所不同的是煙味。這是各公司的秘訣，其次是宣傳。煙草事業的宣傳和廣告，耗資之多，為全美國各大事業中的第四位，僅次於食物，汽車和肥皂，平均每年約在二億美元左右。雷諾是用於廣告費最多的一家公司，每年恆在五千萬之譜。它的作法是集中力量於三種主要的出品。美國煙客對於香煙廣告的反應，其熱烈與冷淡，誠無一定的標準。「甜蜜的軍士牌」(Sweet Caporal)香煙廣告上有一句話說：「問你的爸爸，他知道。」又如「穆拉牌」(Murad)香

生 復 的 命 生

。 亞 菲 。

所謂「童年早期
發性癡呆症」(Childhood Schizophrenia)這種精神病
症，其病因及治療方
法，雖在醫藥發達的
今日，人們所知道的
仍然很少。十五年前
，如果兒童不幸罹患
此種疾病，多認為係
先天之缺陷，醫者束手
無策，父母祇好任其
癡呆終生，度過其
不幸的一生而已。直
至今日仍有人持此見
解，但近年來在經過
審慎研究之後，治療
家們已獲深信，此種
疾病之根源為兒童深
藏於內心中根深蒂固



請 用

中國液化煤氣公司出品之
各型 液化煤氣爐

牌子最老 品質最好 型式美觀 安全可靠

中國液化煤氣公司

總公司：台北市保安街三號之四

電話：四三五四七

台北分銷處：

一、延平北路二段一號 TEL. 46031

二、中山北路二段卅七號之六 TEL. 47617

三、寧波西街十六號 TEL. 29586

基隆分銷處：

一、義一路卅六號 TEL. 254

二、仁二路九十九號 TEL. 103

南部總經銷：

台南液化煤氣行

台南市民生路十號 TEL. 2062

吉士牌和菲立浦摩里斯牌兩種香烟仍然是大城市的寵兒，紐約市的居民則特別眷顧溫士頓和羅里拉公司的肯德牌香烟。

香烟市場競爭的激烈和神出鬼沒，益加增強了其中的神秘性。普通一般的情形是在沒有正式傾入市場之前，任何新出品的香烟優先在某一地區試銷，藉獲烟客的反應，但當此秘密一旦傳出，其他公司的推銷員將雲集該地增加宣傳費用，展開肉搏戰。

現在烟商既已無法在健康保障上有所作為，他們現正努力其他新奇花樣，比如說：香烟裡灌以巧克力味。同時，他們也開始以餘資轉入其他事業。雷諾公司最近收買了一家鉛箔工廠，葛雷正打算收買其他的公司，特別是消費品的事業。他說「我們將從事種種事業，祇有驟子事業不幹。」

這不能證明烟草事業已失去信心，相反地，它們的希望愈見光明，認為無論風吹雨打，吸烟是人類改變不了的習性。由於婦女烟客的增多，預計一九六五年的香烟增產將達目前的百分十八，屆時的烟支生產量將達五千七百億支，比今年的預定量增加八百五十億支。假使說烟客之中有人自疚的話，讓我們大家記得馬克吐溫的一句名言：「戒烟有什麼難，我就戒過幾百次。」

(完)

之不安情緒，加上一種仍未爲人所獲悉之×因素所造成，患者之兒童儘其所能的躲避現實，顯現本症之各項現象。

本文爲描述此種疾病之加於一兒童身上之鎖枷，作者爲一年青之治療專家，親述其解開籠罩於一兒童名爲喬尼者之奇異樊籠，全文敘述患者之病徵及心理治療之經過甚詳。由此例及至全般患者，雖有把握之臨床方法，仍須有待於進一步之藥物及精神上之勸誘治療之研究，但我們相信此文之敘述，有助於一般兒童——包括患者及健康兒童——在精神上及情緒上之趨向於光明之坦途，使在黑暗摸索及徬徨失望中獲得無限之慰藉及啓示。

喬尼的故事

喬尼爲歷來罕見的能獲得生存的最小嬰兒，生於一九五〇年，誕生時僅重一磅半，於母胎中僅五個半月，生後於保育器中養育三個月，體重增至五磅，然後始正式進入芸芸衆生的世界中。

，彼此都獨立自主似的。

尤其是從他九個月到八歲時，喬尼常受着喉炎的襲擊，差不多每年中有一兩次要被送到醫院裡，在氧氣罩下過活着。

喬尼就這樣存在於人世，雖不能算是真正的活着，在極少需求中苟延殘喘，但生命却頑強的延續着。

在喬尼兩歲之前，他的父母並沒有對他作特別的處置，「給他時間讓他自己正常起來。」小兒科的醫生這樣說過。但是終於有一天突然發現到他的狀況，他不但沒有正常起來，而且是每況愈下，他又聾又啞。他的父母開始爲他不斷的四處求醫問治，但所得的結果是令人無助的失望，並且因爲金錢的甚多化費，幾乎使他們瀕於貧窮無告的地步。他們帶着他幾乎訪遍了全美國的各地名醫。就在這時，一個有名的醫界權威說，喬尼在兩歲時，他的聽神經已經退化。診斷是：全聾。

六個月之後，這個孩子被送到紐約，作一次更完善的聽覺試驗。診斷是：幾乎全聾。

之後他被視作爲聾啞兒童，給予助聽器，在無可奈何中他輾轉的被送往各處的聾啞兒童學校，但是每一次又被送出來，在短期間的接受中，總是以「並不適宜」或「除及他的耳聾之外尚有其他病症」爲由被遣送出來。

他不是一個漂亮的孩子，不易使人一見生愛，頭髮因在保育器的溫熱中被烤爲亮橙色，皮膚皺縮，現巧格力色。時間漸漸過去，但喬尼毫無一般嬰兒的動作表現，他從不哭，不笑，微笑或啾呀發音，既不學習集中眼睛之焦點以看物，也從不抬頭，並且也不能忍受任何人碰觸他的身體，換尿布時他全身僵挺，如果抱着他，他便拒絕吃奶瓶。如果他安靜時便睜着眼睛，然後不規則的作數小時間歇的睡眠，但却時常的並不安靜。

在此之後，他的頭部常作圓周的滾動，或擺向兩側，當他長得較爲堅強時，他開始用頭部作爲反對自己或他人的武器，用它碰觸小床的欄杆，屋子的牆壁，別人的頭部，或是窗戶。

喬尼好像缺乏知覺，似若從無「痛」的感覺，你打他——有時他把自己捶擊得滿處青紫，但從來不哭出來。如果挑逗或呵癢他。他也從不笑，叫他的名字時他沒有反應，屋子裡如果有聲音他也聽不見，如果拿點甚麼東西在他眼前，他對不準焦點的眼睛看着你，但總是在上或下相差很多的地方。

一直到五歲，喬尼還是坐在輪車上由人推着外出。當他開始行走時——如果那樣的走法可以稱爲「行走」的話——簡直如同一個醉漢，蹣跚的走了幾步，然後趴在地上，用四肢爬走。他全身的各個部份好像互不相連

一九五三年他們將這個孩子送到一個大的醫療中心，專家們悉心研究他除了耳聾之外的那些「其他病症」。在小兒科裡，X光照了他的頭殼，腿部，全身，想找出他所以不能行走的畸形構造的原因，但是結果，他的骨骼組織却完全正常。

有一次準備量測他腦部電流脈動的試驗，但結果沒有成功。心理學方面的試驗，顯示出他反應迅速，一個兒童心理學家告訴他的父母說，他的頭腦並沒有損害，但是從他那裡，他們第一次聽到「孤僻症」(Autism)這個名字——一種嚴重的神經干擾的病症。喬尼可能是患的這種病，但是沒有人能建議如何處理，因爲對這種病症，人們所知道的太少。

作父母的再度爲這個怪異的細弱的，帶着助聽器和標籤着「孤僻症」的孩子，各處覓求入學的機會。他們由全國中揀選出十二個不同的學校，有的太貴，有的說因對這種神經疾病尚未有充分之認識，對他實在無何措

可行。

他們又試找過「脊椎調整治療」醫生 (Chiropractor)，私人開業醫生，與其他他診所，他們的診斷有的說是「癱瘓症」，有的說是精神的先天缺陷症，莫衷一是，最常得到的建議是「委託住院並且把他忘掉。」但是喬尼的父母却拒絕放棄。他們的理由是根據孩

子的舉止，這個驚嚇的，以及身體各部份不合調的孩子對他們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在三歲之前，他的手不能握拿任何東西，但之後他卻能運用他的指頭畫出極有意義和富於藝術性的好圖畫。他認得了字母，而且也能用方塊字母拼湊出他的名字，能玩複雜的玩具，也能將一角錢的銅幣由邊豎立起來。

喬尼五歲時，又被送往另一家大的小兒科診療所，這一次試驗了他的腦波，表示他的腦部毫無損缺，在X光檢驗下他的頭蓋與骨骼也全皆正常無恙，心理的試驗表示他的反應迅速，但是過敏。

一個兒科專家暗示說這個孩子可能並非全聾，但他愛莫能助，提議不出具體的方法，在一旁的另一個醫生說：「他是神經發育不全，把他擱在一旁吧。」另外一個年輕的心理學家提議他們來找我試試看。

我記得在一九五六年，我先後受到兩位心理學家的訪晤，他們問我有沒有興趣看視或醫治一個六歲的聾啞兒童，他的神經顯示深受過干擾。

一九五七年的一月，喬尼的母親來看我，當時我硬知道她是那個曾被提及的問題孩子的母親。她幾個月來所最害怕的是再聽到醫生再說出一「我不知道」，我也一樣「不知道」，但是我願意試試看，因為在我的

內心中我說出「我應該知道。」按照我的慣例，我常願以沒有先見的眼睛親自診察病人。而不願聽取任何他人的診斷。我將我的意見告訴了喬尼的父母，所以在知悉僅僅一點的病情下，我接見了那個孩子和他的父母。

在今日的生活中，就如我和喬尼，實在很難再記億起過去的病歷。但是第一次見面時的印象却使我歷久也不能忘記。

我從沒有見過這樣奇異醜陋的孩子，他被他的父母領進來，差不多有五六歲的样子，他不能說是「走」進來的，而是「拖」着自己進來的。他的腿，腳，手，手臂好像都各行其道，把最簡單的「行走」方法變成一種十分複雜的動作程序，每一步好像都需要幾乎難以形容的努力才能完成。這個孩子不能正視着你，他的眼睛對不准焦點，頭部懸搖着或前或後，或在左右，就如以項為軸的一個搖擺着的氣球。他一咕咚的坐在地板上，好像他的生命已面臨崩潰似的——一腿在這兒，一臂在那兒，好像他對體重已無法負擔，而他的身體以及各部份對他都有過份的要求似的。

他坐在那裡心不在焉的毫無聲息，靈魂出竅般活在他一已的世界中——他一已幻夢的世界中，肌肉和腹部的軟弱無力使他顯得滑稽可笑，黯黑的眼圈使他的眼睛

顯得深陷。臉上毫無一絲表情，就如一切都屬於虛無飄渺的世界，連他自己在內都沒有存在似的。

偶爾的他伸臂朝空中，手掌上下揮動，就如一隻從不會飛，或因不幸事故而忘却了飛翔的小鳥的受了傷的翅膀。有時他握緊拳頭捶打着自己的臉。

在屋子裡的極端靜寂中，我幾乎可以聽到這個孩子的求援的呼聲，他的驚懼和他的不會發出的問話：「你愛我嗎？你知道事實的真相嗎？你知道這是謊言嗎？」我有一種深入觀測他生命底蘊的感覺，雖然他連看也不看我一眼。

我着意的深深的注視着他，就在那一瞬間我感到「我知道了」。我將一張唱片放在唱機上面，讓喬尼看到它的旋轉，假裝他根本聽不到甚麼。當他全神被唱片所吸引時，我突然用着平靜而自然的音調說，「夠了，喬尼，把唱機停下來。」喬尼兩手又腰轉過身來，生氣的搖搖頭，作出「不」的表示，他沒有意識到他所作的。

然後，當他明瞭到自己已經洩漏了秘密，趕快雙手按住耳朵，好像要關閉外界的一切聲音，臉上混雜着驚恐與解脫的奇異表情。多年來他多次的重復着這些舉動，一開始是無意識的，但後來却是故意的。如果他不喜歡時，他便關絕了他所在的天地，一如他充耳不聞的行為，一起始是憤怒的，但後來却成為有意的嘲弄。

從這一點，我證實了喬尼能夠「聽」的事實，他的撒謊，他的秘密被拆穿了。於是我們兩人間的關係也成為坦誠相見，我喜歡他，同時也十分瞭解躲入護殼下的他，我保護他不但要他面對着外界，同時也要他面對着自己。有時我也會迷入他所建立的欺瞞與控制世界的無邊法力的魔術中。漸漸的，他在孤獨的防止傷害自己與世界的過程中蛻變，他認清了我比他更為堅強，我盡了一切力量，使他在安寧與保護下成為一個常人扶持，弱小但卻能反應回答的孩子。

在這一段時間之後，我每星期看視他四小時至六小時，助聽器除去後，他漸漸的從「充耳不聞」中大有進步。一起初，他祇聽到我的說話，然後在家裡，最後甚至至是陌生人的說話都可聽到，尤其是當他自願或需要的時候。現在——三年之後——喬尼隨便何時都聽得清清楚楚，甚至較之一般人聽得更為確切。

就在他信任我的同時間內，他的「走路」也大有改進，在開始時僅是數步便不能前進，以手與膝支持着跪在地上，但主要的成就是已經減少了自暴自棄與舉目無望的成份，而更多了休閒不迫的神情。在此時間之後，他僅能在我的屋子裡或上樓訪視我的鄰居時走得很好，但後來我們一同走上街，並走向公園的路上時他都能勝

任。走到公園之後，他半由我扶持着散步。在遊戲場裡，經過一番驚懼與困擾之後，他漸漸的對蕩鞦韆發生了興趣。之後，遊戲場成了我們必到之處，鞦韆架子也成為進入健康的康莊大道。當我發現到他已漸漸強壯起來時，他跌在地上我也不去拉他，他祇好爬着走了一段路，但是這種情形沒有多久，因為他自己感覺爬的方法並不適宜，同時也並不舒服，幾個月之後，他的走路已經進步到和他同齡的兒童一般不分軒輊。

自從我們間的關係成為坦誠相見時，他已敢睡得長久一些，一夜間能睡上四到六個鐘頭，並漸而延長至八個鐘頭甚至十個鐘頭。我囑咐他的母親漸漸減少了他的安眠藥份量，因為那可能日久有害。二三個月後已經可以毋需藥物而安眠，主要是他現在增加了信心，不相信在睡眠時有被人攝去生命的危險。

有一天下午他在我的屋子裡熟睡了十五到二十分鐘，當他睡眠時我注意到他的嘴唇的吸吮動作，並且伸開雙手，我拿了一隻奶瓶，注滿了牛奶，他醒來時我將奶嘴放入他的嘴裡，他靜靜的吸吮着。我將他的頭部放在我的膝蓋上開始搖動他，他自生以來第一次沒有僵挺起身體，拒絕他人的撫抱，有意識的准許他人的碰觸，幾天之內我繼續給他吃奶瓶，並當他吸奶時我照樣的搖抱着他。

後來，當他已能發出聲音時，就在這時，他會高喊出一兩聲，那種聲音是界乎一種海獅及海鷗間的叫鳴聲。好像他想要進入亮光裡面，亮光對他似乎有一種特別的呼喚與召示的力量。他可以直視亮光，摸觸滾熱的燈泡，而不感到燙手或感到痛苦。

我們一同上街時，喬尼常拉着我進入買照相機的商店，一間連着一間，不斷的玩弄着照相機上的閃光燈。後來我買了一組閃光燈送給他，他不停的開着關着玩（燒斷了無數次的保險絲）。直視着閃光，用手摸觸，並且隨時將閃光燈帶在身邊。但突然間他對亮光的關係改變了，他開始感覺到它們燙熱，再用手摸觸時不禁會叫喊起來，並且替以斜眼看着它強烈的光線，亮光對他開始有了其他的不同意義。長期間裡我爲了他的舉止而疑惑難解，後來我想起了「電燈保育器」的溫暖，燈光對喬尼是溫暖的象徵，甚至可能代表了生命的本身。但當他開始接受了我，他的家庭，以及其他的人的但實溫暖時，他便放棄了另一種溫暖的「母親燈」，燈泡對他漸漸失去了意義，一個一個的被她摔破了。

當他迷戀燈光時，我便起了令他更加深入，而後再使他迷途知返的想法，我決定給他一個保育器，使他明悉底蘊而獲精神上的進展，但同時又顧慮着他退回以前那樣狀態的危險性，我與他的父母作過一番討論之後，

在那不久之後，有一天我半躺在地上，喬尼在旁邊玩積木，突然間他爬上了我的身上，蟄伏在我的腹部，就好像一個懷在肚子裡胎兒的樣子，而且馬上就睡着了。他這樣睡着好像經過了好久，其實不過五六分鐘，然後醒來，舒適的打着呵欠，第一次自願的投入我的懷抱，我溫柔的把他放在膝上吻他，輕搖着他，他感到無限的享受和舒適的接受了。

雖然他往後沒有再來一次胎兒般的睡眠，但是他繼續的又吃了幾個星期的奶瓶，然後又突然的放棄了。但從此之後，如果我愛撫，摸觸，親吻着他，他帶着謹慎，害怕，奇異，與快樂的混雜表情接受了。

不久之後，他的母親對我說：「最後我終於得到了我的孩子。」現在她也可以隨意的愛撫，摸觸和親吻他，漸漸的其他的人也可以了。現在還是這樣，不過他又增多了選擇的能力，祇有他所喜歡的人他才肯讓你撫抱，或是自動的爬上了你的膝蓋。最近，他同一般盲人一樣，常常喜歡用手摸觸着新奇的东西和陌生的人，好像是要利用觸覺來熟悉新的事物似的。

從開始，我便苦惱於喬尼的對「亮光」的特別偏好，亮光愈亮，他便更喜歡愈靠近。他爬向燈光底下，睜眼直視燈泡，手臂開始揮動，作出翅膀飛翔般的動作，同時身軀僵直，臉却扭曲着，作出「超人」般的努力。

結果決定進行。他的父親爲他作了一個他以前所用的同樣保育器，送到我這裡，在裡面我們放入了一個和剛生下時一樣大小的玩偶。

第二天他的母親完彌撒之後，帶着喬尼到我的住處，將他留在我的屋子裡。當他進來時，保育器的燈光亮着，他立刻看到了，呆站在它的前面，全身開始顫抖，臉色蒼白泛青。判定的時刻到了，他好像後退了，但是片刻之後，他轉過臉來，瞪視着我，眼睛畢直的，第一次再不是錯誤的焦距，在他的臉上有痛苦，煩惱與非難的表情，似若在說「你怎可如此待我？」我儘量抑制着，心中牢記着如此殘忍的作法，無非是完全爲了他的好處。數分鐘內他突然好像改變爲一個迥然不同的孩子，他臉上沒有了空虛冷漠的表情，表現出了他的情感，第一次我看到喬尼在精神上與身體上的完整無缺，我知道這一部份的戰爭，我已得到了勝利。

我走到窗口，向着他正焦心等候着他的母親，示意一切滿意。轉過身來我注視着喬尼偷偷的靠近了保育器，如同一頭被獵的動物正偷襲着另一獵物，之後他熱練的觀察着，好像已是做慣了這項動作似的，他和那個嬰兒玩着，給他洗澡，打他的屁股，幾天之後，他的臉上增加了更多的各種表情，「空虛漠然」與「孤獨無依」的臉部表情已蕩然無存了。

當他玩着保育器與玩偶時，他開始發出更多的聲音——自言自語或對玩偶談話，這個平時沉默的孩子，使我停止了憂慮他的聲帶或有缺陷或根本不存在。我仔細的觀察與注意，使我明瞭他存心躲避和聽自己的聲音，就如他以前躲避他人的談話如出一轍。有一天我偷偷的把他在保育器前和嬰兒的談話聲音在錄音帶上錄起來。當我把錄音放出時，他第一個反應是驚懼，他按住了自己的耳朵。但是喬尼天生對於一切機械的玩意十分入迷，一回之後，誘惑的力量克服了他的懼怕，他自動的審慎的錄下了自己的聲音，然後聽聆着，漸漸的他的發音多了變化，包括有一天他終於喊出了「媽媽」。

錄音機現在成為傳話器，如果有甚麼話不便直接對喬尼講，或是可能使他痛苦時，使由錄音機傳話。在這樣方式的傳話下，喬尼第一次傷心的哭泣過，這次的原因是由於一隻小狗而來。那隻小狗是作為克服他先天對狗的懼害而給他的。數星期後，他心愛的這隻小狗生了病。喬尼發覺了，他拿家庭用的醫書給他的父母查看，每一樣能做的事都做了，但那隻狗的病況越發劣化，最後被送到獸醫那裡住院治療，終於在那裡死去了，但喬尼沒有知道，如果我把這件壞消息直接告訴他，我可以想像得到他會立刻關閉他的聽覺，再度空虛的注視着我。

。所以我只只好把要告訴他的話錄在錄音帶裡。然後在他悠閒和不經心中，我裝作不在意的扭開了錄音機，使他聽到了他的小狗死去的噩耗。於是我看到自從認識他兩年以來，他沒有作過的悲傷哭泣。從這一次以後，當他受到傷害時，他能夠很容易的哭出來。在他敢於哭泣之後，他也開始了敢於嘻笑，而且常常是開心的和淘氣的嘻笑。

自從我初次看到喬尼，到現在已經三年了，喬尼現在是十歲了，他已經走過了長遠的一段路，他現在在大部份的時間裡能聽，走得很好，能跳，跑和游泳，騎自行車，繪畫，玩電唱機，用各種工具和手工製作東西。當受到傷害時便哭，快樂時便笑，愛人，也接受他人的愛，他和孩子及大人們都能夠相處，善於待人，以及有他這樣年紀應有的靈活，總而言之，他成為一個光明前途的少年。但最主要的，他在今天仍然活着。

但是他仍有遙遠的路要走，他仍舊不大說話，雖然有一次他脫口而說出「去你的」，與「我不行」。他在睡眠時常說話，我們猜想他是和他的小狗在談話。有時他也和他的熊貓有說有笑，但是他仍未能和人家真正的談話，所以他仍不能算是全部康復。那可能需要很多的小時，甚至可能更需要更多的日子。如同這樣的孩子，我們怎樣做呢？

我相信像喬尼這樣的孩子，不管我們稱呼他們所患的疾病為「早發性癡呆症」，「孤僻症」，或是「情感的嚴重受損」等等名字，但他們並不與一般其他的孩子有若何不同的分別，他們一樣的「需要」，「祈求」，「受害」，「懼怕」與「愛」，他們一樣的有恨和死亡，和我們沒有兩樣，所不同的僅是程度上的差別，以及對懼害與需求求作不同的自我克制。當我們受到損害時，我們退縮了一點，或也可能哭一下，但他們不同，他們全部退縮，建造了一個護殼包圍了自己，使可怕的受害不可能再發生。他們作出無淚的嗚咽，生活於自設的小殼中，難與環繞於生活中的事物相接觸。

而且既然他們是這樣的弱小，受害又如此之早，顯得負擔過份的沉重，他們對於現實的世界的了解一無所知，故也使他們無法從中自拔。

對這樣孩子的工作，其基礎應建立於深入的了解，瞭悉他們的防禦方法，以及其理藏中的真相。然後他們才能開始信任和希望，由新的信任的橋，自隔離中邁向現實的大道。

譯自 二月份 Harper's



「？呢到不想們我麼什為」：畫漫

美國當代最偉大的插畫家

諾曼·羅克威爾

譯 木 訥

(一)

我在十歲那年，一副瘦骨材的長相，頭頸細而長，肩膀窄而狹，却立志要做一個舉重家。爲了加強體格，我開始鍛鍊，每天早晨在我的臥室的鏡前，做舉臥，深屈腿，拉重等一類的運動。如此經過了一個月以後，發覺毫無進步，因此斷了念頭。替而代之，我決定全力去發展像是我唯一的天賦——繪畫。五十六年後的今天，我依舊在做這一項的工作。

有時當我對一幅畫發生困難時，我總是把過去，自一九一六年起，替郵報雜誌作過的三百零六張封面畫，擺放在畫室的地板上，來回細察。研究我的作品經過這許多年來是否有進步，如果我覺得沒有，我就將它毀掉。

羅姆風箏是婦孺皆曉的。

當我知道他的時候，他已經放棄了他的科學，一個肥胖的老紳士，兩頰紅潤，禿頭，碰到我的兄弟吉維斯和我的時候常常吃吃地笑並輕輕推我們要我們確確實實告訴他我們是十分快樂的。每當想起了他，就會聯想起狄克先生，一個和善愉快的傻瓜。他是狄克更司的大衛。考伯菲爾小說中貝賽·塔勞華士的同伴。我並不是說吉爾伯伯是一個傻瓜。他並不是。只是他有一個怪癖——常把假日弄得陰陽顛倒。

聖誕節日，大地盡白，吉爾伯伯帶來爆竹，慶祝七月四日的國慶日，到了復活節，他會送我們聖誕禮物。感恩節送我們巧克力的兔子，可是到了次年却換了樣，在我的生日，我得到了爆竹，聖誕節換了巧克力的兔子，我們從來不知要想要的是什麼，我常常奇怪他從何處會在十二月裡得到爆竹，或是四月裡找到聖誕卡。但是我可猜到那位在他家鄉陽克斯做生意的商人，一定瞭解他的心思。

他常常暗暗地潛進我家來，把禮物藏好——枕頭下，客廳中長椅背後，衣櫥內——如此當我們尋找的時候必會引起一陣哄笑。我還記得當我快將找到禮物的時候，聽到他的喊叫：「差不多了，諾門，差不多了！」——經找到，接着便聽到他一陣「好啊！」——一九三六年我替

我好像從來不曾對我的作品是否有進步作過決定。因爲回憶侵擾了我。每當注視這些畫面時，我就會想起過去的情景：我會採用過的模特兒。我想獲得畫題的困難的情形和讀者一般的反應。我在畫上所曾遭遇到的，一幕一幕地反映出來，我的一生的故事實在是我的畫的故事，加上了我怎樣作畫的經過。

舉一個例子，我有一個伯伯名叫吉爾·華羅姆，他是一個富有的年長的神士，在他年青的時候曾經是類似一個科學家和發明家，我們家裡一談起吉爾伯伯那次放風箏的事常常引以爲榮。這是他的實驗之一，吉爾伯伯把他爲名的大風箏在紐約華盛頓的廣場一座高樓上飛起。我不知道他的實驗的目的是什麼——我想也許是和彭吉明·法蘭克林和電的事有關——總而言之這是一件很重要的試驗，因爲在當時吉爾·華羅姆和大吉爾華

郵報雜誌畫了一幅封面，題意是一個小孩在他祖父的大衣口袋裡，找尋一件禮物，實在我畫的是吉爾伯伯。

當然，我不是說在我一生六十六年中把所有值得記載的人物，地點和事情都繪成了圖畫，我只是將這些記錄留在腦庫中，遇到要找某些題材構成一幅圖畫時——一種感覺，一個品格，一種苦笑——我會從我的腦庫中挖掘出來，放進我的作品中去。

有時我想繪出困難失措的表情，經過數分鐘苦苦的深思，我會想起有一次在大都會歌劇院要試舉那位重足有二百五十磅的女高音。要繪喧擾的噪音，就會想起早年當一個插圖家時，我的模特兒是一批壞脾氣的狗。任性蠻橫的孩子們和一只興高采烈的鴨子。有時要描出失望就會記得有一次被騙走一萬元的表情，要表達懊喪，就會記得我的失敗——關於我和七位電影明星的事和不能完成聯合國圖畫種種的事跡。

至於要繪出困擾，混亂，失望和懊惱數種混合的題意，我會想起那次在白宮的宴會，那一頓飯含有浮華，華麗，驚恐，新異，溫和可親的人物。這樣多種的題意，太過複雜而無從着手，這委實不是一幅畫可完全表達出來的。

這是開始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中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我接到了艾森豪總統的一張條子，邀我去白宮參加全

是男性的一次宴會。我在一九五二年曾經替總統作過一幅畫，但是從不想望要他邀我去吃飯。等到克服高興和惶恐以後，我發了接受的回條，急急忙忙爬上閣樓去找尋夜禮服。當我打開受潮的箱子，一羣蠹魚沖飛而出。袖子已被蛀爛，褲襠被爛不全。翻領已露出線來。匆忙趕到就近一家服裝店，店員給我看一件深藍色的外套。翻領是寬闊炫眼的曲線一直沿至腰部，我想這件衣服看上去比較便宜。

「你肯定這是現在流行的嗎？」我問道。

「啊，是的，」店員答道，「深藍色，梨形領——這是最新式的，」因此管不了疑惑，我就買下來了。這還不能算是我的準備工作的了結。

我料想我在宴席上會顯得過份緊張，甚至被嚇住了。假定我的嘴緘默而講不出話來？然後怎麼辦呢？我心中在想，為什麼呢，你真替你自己害羞。（「哈囉，」總統說——「乾杯——我說。」）

我去拜訪我的一位做醫生的朋友，唐納·凱貝爾。問他沒有辦法可以治療？辦法有了。唐納醫生給我一粒鎮靜丸。「在你去白宮前二十分鐘服下，」他說，「你可無庸恐懼，諾門。它會消除憂慮，緊張和恐懼等病症。」

打好領帶，走下樓去。

當我走出旅社，走近計程汽車的踏站，一輛外形不整，叮叮噹噹，老爺計程車響着過來，司機是一位身體結實中年婦人，斜帶着一頂司機帽子，把一只眼睛蓋住了。司機者揮着叫她離開，但是我招了手叫她停下來，感覺到我們兩個，老爺車和我，同是患難朋友，應該相互在一起。

「去白宮，」我道。

「我的天啊！」她衷心地爆叫出來，「你去白宮嗎？你到白宮幹什麼呀？」

「我去參加一個宴會，」我說，被她的問話唐突的樣子引起快樂。

「哦——」，她喊道：「我從沒有替人開去過白宮，我定在五分鐘內把你送到，」汽車向前猛跳了一下帶着一陣吼聲，活像一隻受傷的犀牛似的。

「等一下！」我說。「我不要早去，還是到了那邊在白宮附近來回地轉，一直到七點三十分。」

「好的，先生，」她說。

當我們在賓夕法尼亞路來回行駛時，她問道，「你叫什麼大名？你是名人嗎？」

「我是替星期六晚郵報雜誌畫封面的，」我說。「我的名字叫諾門·羅克威爾。」

現在我有了藥丸（豌豆綠）和夜禮服（深藍色）可說配備齊全，深信已足可應付任何變故，到了旅社，我問明白去白宮需要多長時間。然後回到房裡，草擬好一個計劃。到了六點半，確正離赴會前一鐘點，我將夜禮服遞給旅社的服務生去熨燙。七點鐘，他拿回來了。當我在瞎摸一陣想拿出錢來賞他小費。我發覺他對我的夜禮服在奇異的注視。

「怎麼樣啦？」我問道。

「沒有什麼，先生，沒有什麼，」他說，他從呆視中清醒過來，等着拿小費。

「這件夜禮服不流行嗎，是不是？」

「啊，先生，」服務生有禮貌地說，「我說您那件衣服的特殊藍顏色，我以前從沒有見到過。」

當他離開以後，我對着夜禮服發亮的翻領愁眉苦臉的注視了一番。拍拍口袋裡的藥丸盒子，心中在想，至少你有這個，也許你像一個笨人，可是你會感覺到像阿波愛多克的葛蘭特。（註一）

我走進洗澡間，倒了一杯水，搖搖藥丸的盒子，想把藥丸倒在我的手心。藥丸從手邊緣落下去，滾入陰溝，落進排水道去了。

「在十五年中，」我大聲叫了出來，「我將為此事發笑。」呆呆地，我走入了寢室，穿好特殊的夜禮服，

「你緊張嗎？」

「有一點，」我說，看看錶。「可下去了，差不多是時候了——現在！」

我們轉入白宮門口，被刺車搖震了一下，守門對我的請帖核對了後。我們繼續開進去，等到前面有一個司機正在拉開轎車的門幫着一位紳士下車，我們停止前進。一羣暗探和其他的官員站在進口處，我付過車資，開始踏上階石。「嗨，羅克威爾先生，」突然從後面叫出聲音來，我回過頭去，司機正對着我揮手。「祝你好，羅克威爾先生——」，暗探們笑了起來，我揮手示意。「謝謝，」我回答說。

一位秘書帶引我上樓進會客室，當我跨進門檻的時候，我幾乎嚇呆了。因為在室內的來賓所着的夜禮服都是黑色的，翻領也是深暗色的，一分鐘後，艾森豪親切地和我招呼，我才感覺在家裡一般的自在起來。

然後總統略為放大了音量對我們說他的全男人的宴會是非正式的聚會，希望大家不要在宴席上談新聞。因此我祇可說我這頓飯很容易打發過去而且過得很好，我真正地享受了一番。

當我們離開總統後，我們站在白宮的階台上像一羣小孩討論高年級學生橄欖球的英雄似的，一位秘書告訴我們今晚上的晚會比以往總統任何一次的非正式的晚會

要長半個鐘點。我們聽了既高興又受寵，同時也可看出總統感化人的地方。使人自然而然地會去敬愛他。

我應該表白一件隱秘的事。在我們餐桌前有一把小摺刀，這是總統贈給每一個客人的一件禮物，刀子上光光的沒有任何紀念的字句。因此在第二天我就跑到紐約一家珠寶店託他在上面刻上「艾森豪贈給諾門」的字句，以後幾個月月中見着人總小心地把刀子拿出來亮亮相。而他們見着總統說「艾森豪？」是那位艾森豪總統嗎？你怎樣弄來的？」因此我得了機會一叙那天在白宮的一次宴會，啊！虛榮！虛榮！你的名字叫做諾門。

我常常奇怪為什麼我對那次白宮的宴會，事先會想得如此緊張地步，而事後又是不臉紅的惹人，誠然，我有一套比較單純的人生觀，在我心目中，總統是令人起敬畏的偶像，我無法對那次宴會前的想像顯得靜若止水。

我有一個善感的性情，當那粒鎮靜丸滾入排水溝的時候，我的情緒隨即起了變化，同樣在我們的工作中也常常發生，當一個藝術家叫我「米球」和我的作品為「開斯契」，我聽人說，這是一句術語。意思是貶降畫格。我開始惶惶，但是我總是重執起畫筆繼續工作，不論是真是壞，我不是一個美術畫家或是一個近代藝術家。我只是一個插圖畫家，這是和他們有顯著的差別。

牠，它們正在鬭爭，肉體和精神，」他用藍粉筆在鷹鼻的下方塗了一塊——「這是大自然。」——長方形底畫成深褐色——「這是大地。」——畫了一隻手在拋種子，手是從鷹鼻伸出來的。

「可是，」當他完成後我說，「沒有人知道這就是約翰的蘋果種子，只有你一個人知道這是約翰的蘋果種子，再沒有其他人可以講得出畫中的各部份的意義。」

「是如此的嗎？這和其他人有什麼關係？我知道這就是老約翰。誰管得了他們懂不懂？」

「除此以外，」我說，「你的畫與畫中所擬描述的不相稱，兩者代表的份量完全不對，你所代表的是過份高起了點。」

「如此可以增高畫的身價，」他說。

在各種表達中，我想，一個近代藝術家和美術畫家他們所表達的並不和一個插圖者的相同。我深信一幅畫應表示出能為大眾所瞭解，因此根據某些評論，我的作品就變成了落伍，腐朽的古董，這類評語常常使我憂慮，特別在一張畫快將完成時而發覺愈看愈不順眼的時候，可是我以以往所學的不能再改變過來，我不會也不可能轉變成一個近代藝術家。我不想看一個近代藝術家怎樣去作畫，即使我很高興研究他的作品，自從十六歲起我已經是一個插圖家，我並不特別滿意我的作品——至

近代藝術家和美術畫家唯一的要求只要自己稱心，而插圖畫家除了本人以外還得滿足他的顧客，他必定要表達出特別的見解以便大眾一目了然，圖和雜誌且必需稱。

十餘年前，一個波希米亞的藝術學生——蕭爾子，留髮，穿拖鞋——在馬薩邱塞州，布勞文司頓我所租的畫室中蹣跚徘徊，有一天我在畫一幅名叫約翰的蘋果種子的畫——一個老人頂着一只鐵壺，披着一件粗麻布製的上衣，跨越一座山頂在散拋一把種子，他插進來問我。

「你為什麼畫成這樣子呢？」這位藝術學生問道。

「你說的什麼意思？」

「你為什麼不在這裡面多放一點情感？」他從口袋裡掏出幾支有色的粉筆，在一張很大的紙上勾劃出一高長的長方形體。『現在，』他說，『在長方形內用淺褐色粉筆畫或像一只老鷹的鉤鼻，這就是約翰的軀體，他被日光和風吹晒成了褐色。對嗎？』

我點點頭，吃了一驚。

「好，」他說，老鷹的鉤鼻是從右下角向上伸突，在鉤鼻的上方他把長方形分成兩塊。一塊是紅的，一塊是白的，兩塊都是不齊整的三角形。『他是一個狂熱的宗教信仰者，』他說，『是不是？』我默默地點點頭。『因此白色表示他的精神，』他說，『紅色表示他的肉

少我常常嘗試改善——可是我對它有信賴。

繪一張郵報的封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已經為它畫了四十三年，僅僅因為它是一張最簡捷的求生途徑。常常我會碰到登天之難，有一次我有一張畫費了六個月功夫還沒有完成，我幾乎在那時候要洗手不干。還有要找尋郵報封面的畫題，也是煞費心機要往復思索的。

當我第一年做插圖家時，每當在晚上坐下來去思索畫題的時候，腦中覺得空空泛泛一無所有，只聽見低沉的嗡嗡聲響，我眼呆望着壁上，手在紙上亂塗，有一天我在紙上塗了撕，撕了又塗如此有好幾個鐘點，我對自已說，這非得停止，我不能整天坐在這裡一味瞎想，因此我想出了一套辦法，用了已經有二十多年。

當我想不出的時候，我索性吃一頓點心，削二十支鉛筆，放一打拍紙簿在飯桌上。然後動筆畫一根路燈桿（不久我必定是美國最好路燈桿的藝術家，）然後我畫了一個爛醉如泥的水手倚靠在路燈桿，是否他的女朋友當他出海時嫁給別人了？是否他流落異鄉無錢返里？不，我想水手在甲板上補衣服，這提醒我想起一個母親替她的孩子補褲子，好，她在褲袋中發現了什麼？一個塞子，一把刀柄，一只烏龜——我畫一只烏龜懶散地慢慢地沿着爬到——

慢慢地，這使我想起小孩子上學，不，這已經有過了

小孩在學校怎樣呀？當然，他是恨學校的。他凝視着窗外的一只狗。我畫下來，狗在追逐一只貓。貓爬上樹去了。狗見貓上樹，沒法只得鬆弛了腳步。看到一個年老的乞丐正在從廚房窗中偷取餡餅。狗咬住了他的褲襠，我畫下來。乞丐逃了。吃着餡餅，警察捉着乞丐的領襟。我畫下來，乞丐闖進牢獄中去了……

我這樣畫了三四個鐘點，草稿盡堆積在地板上。然後疲乏不堪。我確確實實自認已到了智窮力盡的地步，我睡過去了，心中懊惱透頂。

第二天早晨，我發奮了，等到幾分鐘內狼吞虎嚥把早餐煎蛋解決以後，剩餘的就不想再吃，拖着身軀往畫室中去，我現在要做什么？想不出來。我踢着紙糞，當紙糞撲通倒地滾過地板，突然一個概念像電光似的閃過，昨晚上的腦壳受過煎熬已敏感多了。很快地我有了郵報的封面。

現在我尋找畫題已與此法不盡相同，可是在過程上同樣地使我精神受到折磨，你會想起我現在也許另有一套較為簡單而有效的辦法，可是我並沒有。一個好的概念可作為郵報的封面是不易得來的，我必得要做，任何遭遇到的困擾都會使一張畫變成有價值。不管困難的磨折，對此我仍深信不渝。以我會提起如何我在密蘇里，漢尼拔鎮幾乎把所有舊衣服都買下來，就是這個道理。

同樣的，假若我在街上碰到了史丹·苗契爾（註二）范強生，洛麗泰揚和拉賽（註三），為何會感到困擾。

在我的一生中，曾幹過好幾種別的行業，我之牽入和脫離，對我是一件奇怪的事，當我十五歲那年我在一家私塾充當法文及體育教師，雖然我不會說一句法文和只能玩玩擲鈕扣進瓶口的遊戲，後來，我的生活中闖進來一個騙子，他惡作劇透頂——甚至騙錢——冒用了我的姓名。陰差陽錯，我的姓名常常為誤作羅克威而——肯特，一個左傾的名藝術家及作家。這些故事以後將一一縷述。眼前，我想最好還是從頭講起吧。

我生於一八九四年三月三日於紐約阿姆斯特丹路和一另三街的一所不登樣，前面為揭沙石砌的屋子裡。我的母親是一個親英派——維多利亞女皇崩後，我在手臂上掛了一條黑紗有六個禮拜之久——她給我所取的名字沿用了——一個英國古時的人名叫諾門，潘西凡爵士。潘西凡曾經把一個名曰蓋·福克斯從宮廷的樓上踢下來，因為福克斯試圖炸壞上議院，因此出了名。我的名字和諾門爵士發生了關係，對我却帶來痛苦，可是無法解脫，我的母親堅持要我簽名時用諾門·潘西凡·羅克威爾。

「你有一個英勇的家世，」她說，「決不能受任何人的恐嚇或是使你感到些微的自卑感。你的家裡沒有一

個曾經做過商人。你是藝術家和上流人的後裔。」

可是我對潘西凡的名字早就起了成見，因為它聽起來很柔軟，因此當聽到一個小孩叫我「可憐潘西」時候，我氣得要死；要受此氣，這個名字就得除去，當我回家後不管母親的抗議，立即將潘西去掉了。

當我二歲的時候，我家搬到一百四十街和尼古拉斯路的一所公寓，這是個狹小和光線不充足只有很少幾面窗戶的居所，我的父親為着兩只爐子燃燒用煤，必需從地下室爬上四層樓梯取來。可是我們住的一層房間却在那時是百另三街起最高的一層，換句話說，我們已經跑到世界上面來了。

我們的四周是一些可憐的冒充高雅的環境——少數私人的住宅，大多數四至五層樓的公寓房子；每一轉角不是開一家雜貨店就是一家酒吧；空地上到處散着瓶和罐頭。這不是貧民窟，只不過是中下級的，僅僅得一點皮毛世面的窮苦家庭。

當我六歲或七歲的時候，我祖母死了，我們搬進祖父住的地方，他住在一百五十二街和尼古拉斯路的一所公寓中。如此我們又高了一等。祖父的屋前有二棵小榆樹，我們的公寓有一只令人好笑的壁爐還具有一只灰泥製的蓋子。

在那個時候，紐約城裡存有許多社交的偏見。那些

住在自造寓所的小孩會輕視那些租屋住的小孩。白領階級工人的小孩看不起那些靠雙手謀生工人的小孩。

我記得有個小孩名叫愛德華·伊·史璜生，他的母親是一個洗衣婦，不由說他的社交地位是低於普儉一等，我們不曉得怎樣會形成的。有一天他的叔叔，一個醉漢，暴斃於街上。當警察開來警備車準備把屍體帶走的時候，許多孩子都圍着看熱鬧。警察問死的人是誰。我們推着史璜生到前面。「這是史璜生的叔叔」我們說。

「好，」警察說，「來吧，你們統統上車來吧。愛德華將去警察局去認屍，」我們抓住了愛德華，一同擠進車裡去，他幾乎嚇得癱瘓了，為了這件事我們都自認為很了不起，鬧哄哄的談了有一星期之久。從此以後愛德華便成為我們集團中的名譽會員。甚至我們主動地加入我們的一個秘密社團，傑美爾運動俱樂部。他用他的血簽了名，並且發誓絕不外洩。

傑美爾運動俱樂部旨在研究學問，我們讀過流浪小孩們，和郝立蕭，阿爾加的甚至亨推的作品，亨推尤其為我們所推崇，因為在他的書首序言裡常是這麼說，「根據歷史的事實！」我們曾經沿着赫特遜河去探險。我們也常常到阿姆斯特丹路上的酒吧間，從搖扇下部張望吧裡的情形，那些男人站着，使人望之生畏。

我們在空地上挖掘通中國人的住區，跪下來，用耳

朵緊靠在洞底專心地傾聽。「你聽到什麼沒有？」「有，有，我聽到一些聲音，靜——」（屏息凝聽）「你聽到是什麼呀？」「聲音，他們講的是中國話；我聽不懂。」

我們大家都誇吹自己家裡。我在他們想像中被認為是文化程度最高的，因為我家有兩張卡羅索的唱片。我們爬電桿，當作浮渡營，在黃昏坐在門階上望點煤氣燈者爬上梯子點燃煤氣燈。我想在世紀轉變那時期我們開導了城裡的孩童們的一般的生活。

每當想起我的父親時，我回憶到一幕情景，在我的幼年時代一天天地重演着。那一天是下午，將近傍晚，我在公寓的樓梯上在玩。我的父親從樓下上來，被白天的工作以及回途中搭車顯得疲倦。他走進房間，我聽到他和母親說，「唉，現在，南茜，你好嗎？」她會回答說：「啊，華林，我已經度過如此難過的一天，我正疲乏不堪。」

「現在，南茜，」我父親會說，「你躺在那邊的牀上，我去拿冷毛巾來替你放在額上。」然後我可以聽到母親抱怨的聲音，等一段時間後插入父親一番溫和的同情安慰的談話。

「你的父親是一位聖人！」鄰居常常這樣告訴我。

我的父親是虔誠的教徒，吉維斯和我不允許在星期日玩玩具和看滑稽故事。我是一個唱詩班的團員，最初在聖羅克天主教堂，後來在聖約翰天主教堂。每星期日我們要在教堂唱四次，每星期中在放學後有三次練習還加星期五晚上的一次。我對此行不感興趣，這是一件艱難的工作。

西班牙與美國發生戰事以後，許多教堂都組織了一隊難型的軍隊。所有教會裡的小孩都被召集由受過軍事訓練的教會的會員擔任操練。當假日的時候，我們穿着彷彿西美戰爭中的軍服拿着木槍整步遊行。我是聖羅克教堂一營中最小的一個，所以排在最後一個——父親稱呼我：排尾的高級小兵，有時候我常常獨自高視闊步試圖把我的瘦長的身軀保持平直，眼睛向前，電車的司機在遊行隊伍的後面跟着，靜靜地駕駛着他的車子，然後突然弄響車鈴，用車上的擋牌輕輕地碰了我一下——我的軍儀被大大地受了損害。

到了星期日，如果母親病得太重不能去教堂，我們就在客廳中唱讚美詩。在星期六晚上，當我們做完功課以後，吉維斯和我圍着膳廳的飯桌聽父親大聲朗誦狄更司的小說。我就我的想像把小說中的人物依他們的個性一一繪成了畫。——匹克威克先生，奧立佛，吐威斯，尤利亞，韓布。這些都是很幼稚的圖畫，可是却對狄更

「他是一位了不起，了不起的人。」我同意他們的說法，母親是一個瘦小美麗的女人，他娶了母親不久，就一直生病。這是她一生中不斷為病魔困纏的開端——她活了有八十五歲。醫生常說她並無任何不對的地方，我想她有一種感覺，認為當時父親娶她是屈尊而求的，她是一個放浪，貧窮藝術家的女兒。當我是一個小孩的時候，她會叫我到她的寢室去說，「諾門·潘西凡，你應該尊敬和愛你的母親。她需要你。」然而不曉得怎樣在我們中間却多了一道間隔。

我的父親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男子。他的烏黑的眼晴，修齊的短髭含有高貴的氣質。他穿的是黑色上等的衣服，永不在婦女們前脫除上衣。他不喝酒，但是一個紳士型的吸煙者。威嚴，和善可是有點隔閡，深知吉維斯和我，常常把我們當作大人——甚至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這些是我能記憶起父親的一些事蹟。我不曾接近過他。

他一生在喬治·華德父子公司做事，這是一家紡織公司，他是從紐約辦事處練習生升到經理。對公司忠心耿耿。每次看他從辦公室回來滿面春光就知道華德先生在辦公室曾經和他談過話。在吃飯的時候，吉維斯和我會要求他講出華德先生曾經說過什麼，他會重新將談話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來。

司書中人物印象深刻，感動得很，當小陶立鐵進了馬歇爾監獄，我內心感到痛苦，晚上做夢還見到比爾，錫克和法琴，感到錫尼·卡頓崇高的遺言：「這是我所做的最好的事情遠勝於……」。狄更司書中人各類的生活——憂傷，恐怖，快樂，背信，刻劃入微的飢，食物，旅店，馬的印象——使我震驚又使我高興，我在想這實在是現實世界的寫真。

城中的兩件回憶使我從此對它有了成見，也許這是不公平的，第一件事是麥金萊總統遇刺，我記得當時街上黯黑，只有在煤氣燈底下有一塊黃色的燈光照耀着。賣報童大聲叫着，「號外！號外！號外！麥金萊遭暗殺號外！號外！」路人都聚集在煤氣燈下看報，一面還不斷地揮舞着手在趕走撲飛到他們面上的飛蛾。街上被一層恐怖的氣氛籠罩着。因為我不懂得「暗殺」一事的意義，我想麥金萊是經過殘酷痛苦過程中受到了致命傷。我那時才七歲。第二天去教堂，教堂奏着「我的上帝，更近於你」，這是麥金萊喜愛的聖歌，我的父親全都哭了。

第二件記憶發生在一塊空地上，是在某一天下午將近黃昏的時候，有一個女人穿着污穢的破衣服，用雨傘在一個男人的頭上亂打，一直等到男人不支倒地。然後站在他的身上，拳打腳踢，一次又一次。我們一羣小孩在空地的盡頭望着，直等到有一個警察過來把女人抓住

。那個男子才慢慢地爬起來，望着警察在吃力地對付女人，他突然襲擊警察。口中亂罵，手舞足蹈。我不記得此事如何結局。可是那晚上的記憶和那個吃醉了的女人遂使我對城市沒有好感。

正對城市的懨懨面——雖然我被此折磨，我永不會使我自己脫離得了城市——我找到了鄉村，直等到九至十歲的時候，我們全家每到夏季就遷到鄉村去住，住的地方都是在那些兼管伙食的農莊。大人們玩木槌球，或是坐在門前用石板做背的高背搖椅裡。孩子們隨心所欲玩他們的遊戲，我們玩擠奶，釣魚，捕鳥，貓，鳥龜，和蛇，躲在穀倉背後吸玉蜀黍的鬚毛，從馬上落下來以及在堆着草的閣樓上穿梭進出，事實上做一切和鄉村小孩所玩的遊戲，只有勞苦的工作和鄉下的單調的生活是使我們感覺到美中不足。

現在回想那幾個夏天，遠在五十餘年後的今天，已經變成年代以外的一些雜亂印象的匯集，沒有牽連到一件特別事情，一所特別的地方，所有綜合起來實在是一幅真正歡悅的幻景。我記得第一天剛到鄉村的時候，我脫掉了鞋和襪子，在寒冷的綠色草地上伸動赤裸的腳趾，然後勇敢地奔過碎石路和剛收割過留着短短一撮的乾草的田地，到河中去游泳。我還記得拖乾草者，當馬沿着黯色的鄉村路踏步回去的時候，所有在車上的人齊

聲歌唱的情景，在飯桌上和打穀的農夫一起吃飯那種騷動的回憶，用一根竹竿一頭繫着一條紅絲綢去捉田雞的事；當季秋返回城中，在電車上提着烏龜和青蛙，噪噪鬧鬧，因為夏季已經過了。

在十九世紀末的夏天中我過的是那種理想的鄉村小孩的生活，我對那一段時期的回憶，曾經做了許多工作。就是日後畫成了許多圖畫。每一個藝術家有他們一套的生活方式，因此也影響到他們對一件事物的處理。柯爾·費立浦斯和我常常雇用同一個女子做模特兒。她是一個很有吸引力和美麗的女子。柯爾費立浦斯把她畫成了具有性感，傲作，和不端正派的美麗。至於我的，她變成了一個好的，有感覺的，健康的和比較平淡的女子。在我的畫中，所描繪的實物是沒有醜態和難看的。我要畫的就是我喜歡像她的樣子，有一次有一個人說我所畫的那類女子就是我母親希望我和她結婚的那一類型。

一九五一年復活節的一期郵報的封面，我畫了一個年老的婦女和一個小孩在一家下等的鐵路餐廳談正經的話。四周的人在注視她們，有的驚訝，有的困惑，有的在回憶他們的童年時代；可是所有的人都很尊敬她們。假若你親身經歷到這樣的一件事。那些注目而視也許完全兩樣。有的出言不遜，可能有的少數會發起怒來，可是

我所見到的不是如此，我要自然地使那些人起敬。弗立達達立克·雷明敦繪了許多西部的畫，都是羅曼蒂克和輝煌的一面——牛童圍坐在營火前，向驛車襲擊。一個過來人會告訴你未開發的西部生活，常常是黯淡的。可是雷明敦是生在紐約州的北部，並且在那邊長大的。未曾看到過西部的勞苦工作和苦燥的生活。正和我沒有看到鄉村的陰黯的一面一樣。我懷疑如果我在鄉村長大的話，對鄉村不會有想像中的理想。

也許當我長大以後發覺世界並不像我想像那樣是一塊完美的愉快的地方，我不知不覺地決定去求補償。因此我畫的畫是理想的生活一面——沒有醉醺醺的女人，或是只顧自己的母親，相反地，有漂亮的祖父和小孩玩棒球。或是孩童們在後園搭起了遊藝場，假若在我的天地中發生了問題，那必是幽默的範疇，這些在我圖畫中的人物，精神上沒有不健全或是缺陷的。在他們周圍發生的事情也是屬於平凡的，不是因惱緊張的，也不是糾葛紛亂的生活。

那些我在童年鄉村度過的夏季變成了一部份理想的生活，當然鄉下人比城裡人適合我的插畫題材；他們的臉富有表情，不像城裡人一副冷冰冰綑得緊緊的面孔。我猜想我染有美國人的懷鄉病，喜愛清靜簡單的生活。討厭城市間繁複複雜的世界。

然而，我尚有其他動機可作為我畫圖的題材，當我要這樣做的時候。我常常希望每個人喜愛我的作品，因此我所畫的圖，我要知道每個人能瞭解和喜愛，我可永不會被藝評家們認為滿意，可是，朋友們，除此以外我定必力求相稱。

(未完待續)

譯自 星期六晚郵 Feb. 13 1960

註一 阿波曼多克為美內戰時李將軍受降的地方

註二 美國紅衣隊著名的棒球明星。

註三 狗明星

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分會裡的一位主任新雇了一名打字小姐，他化了一小時功夫向她詳細解釋這個機構的組織和辦公室例行的工作。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請立刻提出來，不要怕發問。」最後他在回到自己辦公桌去之前對她說。

幾分鐘之後，那位小姐到了他的面前。「我有一個問題，」她說：「如果我拍蒼蠅是否可以？」



幾世紀以來，人類已開始瞭解蜂巢的神秘。蜂巢的團結與蜂巢裡的協調使許多觀察家將蜂巢比擬於人類的社會，故無論何時解釋蜂巢生活必常影響著人類的社會觀點，其中以蜂后的行為最引人注意。

在古代，蜂后被指為是一位領袖和君主，所以「蜂王」的概念一直在當時流傳著。根據郎司屈羅斯 (Longstroth) 的放證，英國養蜂家巴特勒 (Butler) 於一六〇七年纔首先證實「蜂王」實際是一位皇后，因為他看見了她生蛋。

一六七〇年前後，施瓦梅旦 (Swammerdan) 是以解剖方法來確定蜂后性別的第一人。但是施瓦梅旦本人當時還不知道蜂后的受精行為。派克 (Park) 說：「姜斯嘉 (Janscha) 解決了這個久藏的秘密，他在一七七一年報告了蜂后與雄蜂離巢交尾的發現。」一七八九年法國的博物學者胡伯 (Francis Huber) 用實驗證明所有蜂后都在蜂巢外面的空中交尾。一七九二年韓特 (John Hunter) 發表「蜜蜂的觀察」一文，總結蜂后的卵在貯精囊受精一個完滿的報告。

一八四五年，波蘭牧師齊孫 (John Dzierson) 發現雄蜂是由未受精的卵子孵化出來的。這是一個革命性的發現，許多人反對他。在批評的壓力下，齊孫開始懷疑他自己的學說。但是他的信徒們堅定不移。現在我們毫無疑問的接受他的原理了。

蜂后的形成：受精卵能孵化成職蜂和蜂后，這個奇跡的完成迷惑了許多觀察家。他們看到了蜂后幼蟲接受了較職蜂幼蟲為多的食物，因此相信大量食物即係形成蜂后的原因。德國科學家卜蘭茲 (Plants) 的觀察發現稍大的職蜂幼蟲所獲的食物較職蜂幼蟲三天的職蜂幼蟲所

得的食物蛋白質少而碳水化合物多。明尼蘇達大學做的分析表明大的職蜂幼蟲的食物中維他命極少：硫胺素和乳黃素少百分之卅，菸鹼酸少百分之六十。而給與蜂后的大小幼蟲的食物差別則甚微。

這些發現引起了兩個問題：第一，是否給予蜂后幼蟲食物的份量為使其發育成蜂后的因素？第二，職蜂的發育能否歸因於其幼蟲的營養不良？根據德國科學家范萊茵 (Von Rhein) 的實驗，一種易於揮發而類似荷爾蒙的特別物質，加在早期蜂后幼蟲食料裡即可使該幼蟲發育成為蜂后。

明尼蘇達的黑達克 (M.M. Haydak) 認為在決定成為蜂后抑或職蜂上，營養不足佔一個重要的因素。為了確定此點，他決定對於已經封蓋的蜂后幼蟲施以饑餓。在這種情形之下，該幼蟲不是死去就是變蛹，緩慢的出生成蜂。一般相信假若萊茵的決定實質加在蜂后幼蟲食料裡，雖然施以饑餓，仍祇產生蜂后。反之，假若營養不足是決定成蜂的重要因素，則必成為職蜂或類似職蜂的東西。

從施以饑餓而剛封蓋的若干蜂后幼蟲中僅僅出生了一個類似職蜂的成蜂，這個成蜂的頭和觸角與職蜂相似，並有一根直螯。有七個在發育的最後階段死去的蛹的頭觸角和螯都與職蜂相似。八個封蓋的蜂后幼蟲在饑餓

之前已作兩者發育成了正常的蜂后。

根據這些結果，黑達克結論說：「職蜂或蜂后的產生不是由於加在食料裡的特別物質，而是歸根於職蜂或蜂后幼蟲所消耗主要營養品的數量。」

但是德國的萊茵和美國的偉佛 (Weaver) 最近的實驗指為是「御漿中的一種或數種物質發動和控制蜂后的形成」和「御漿的某些重要部份在儲存一段時間以後至少是易於揮發或不能為幼蟲獲得」。然而這不能解釋為什麼封蓋的蜂后幼蟲在早期生活中得過這種物質後來饑餓時變成類似職蜂的成蜂。在這個問題上還須要更多的研究。

蜂后交尾：從后台出生的公主在巢箱裡停留幾天之後就飛出去識別方向和交尾。魯特勒 (Rutner 1966) 描寫公主出生後的情形很詳確，本文將密切的依照他的意見敘述。

在最初五天裡，公主的興趣集中在其餘后台和房裡的蜂蜜。她似乎與職蜂毫無關係，並且畏懼陽光。五天以後，她的週圍有許多職蜂形成了一個圓圈，她們對她的腹部發生了興趣。公主腹部蠕動的運動，同時除戶張開數秒鐘，這表示她的性慾已經成熟。第二天中午，興奮的職蜂開始繞着她，有些職蜂跑到門口，我們可以看到公主與巢門之間職蜂組成的一條路線，又有一組職蜂在巢門

搗風並發臭味，正常的飛行和採集工作幾乎完全停止。幾個職蜂陪伴公主，通常是追逐她到巢門。假若公主因某種原因對於飛翔表現遲疑，職蜂會阻止她歸返巢內，並強迫其起飛。所以蜂后交尾並非僅僅係她與雄蜂間的事情，而是全羣都參與其事的。

蜂后交尾後回家的時候，許多興奮的職蜂緊隨着她們撫摸她和舐吮她的交尾帶。她抽筋般的收縮腹部動作差不多每隔一分鐘就可以看到。在移去交尾帶後，她的陰戶仍然開着，可以飛出再行交尾，其時自第一次交尾回來尚不到十分鐘。在一次婚禮行程中，她可能交幾次尾。

交尾以後蜂后的輸卵管中，充滿了精子，她彎屈腹部使瓣膜摺合，有一部份和陰道接觸，收縮輸卵管的肌肉，精子就被壓進了貯精囊。但絕大部份的精子則被擠出，經過摺摺部份流到陰戶以後漏了出來。

祇有在正午十二時至下午五時之間纔能交尾，而絕大多數是在下午二至四時舉行。天氣愈好，雄蜂飛出愈多，交尾的機會亦必愈多。交尾的氣溫通常要在攝氏廿度以上，飛速每小時如達十二至十七公里就增加了交尾的困難，十七至廿三公里的風速不能交尾，在不夏天候中，交尾後吸收的精子不多，蜂后的壽命不長，常導致廢立情事。

。一位公主遍體佈滿着美麗的絨毛，她的馬爾丕管（通入消化管後部的腺）透明無色，毒囊充滿毒液。當蜂后漸老，絨毛消失，馬爾丕管便變成黃綠色，又轉成橄欖綠，最後裡面堆滿着橄欖綠的粗糙物，毒囊扁平，內有黃黑色類似油灰之物，外皮硬化，這表示她已無自衛能力了。

從採集工作上看來，職蜂實際上是巢箱裡的主人翁。她們可以使受精卵孵化成職蜂或蜂后，她們主動的參加交尾和分封事務，常常強迫公主出巢飛行。有些觀察家以為有所謂「控制蜂」統治蜂羣的生活。在養蜂家的心目中，蜂后祇是一個產卵的機器，她不能影響蜂羣裡的日常事務。

但是當一羣蜜蜂喪失了蜂后，在很短的時間內。通常是半小時，職蜂就瞭解這個情況，蜂羣裡原有的嚴密組織改變了，她們情緒不安，在數小時內，她們開始培養一個或幾個職蜂幼蟲變成后台。她們怎樣知道蜂后的失踪？是不是蜂后有某種氣味？或者職蜂有某種傳佈這悲哀的消息說蜂后已經不在巢裡麼？

蜂后實質：為了要找出上述問題的答案，英國的一個試驗站做了一連串的試驗：包括幽禁蜂后，暴露蜂后身體的某些部份給職蜂，使蜂后在某段時間離開蜂羣等。試驗的人員發現「蜂后身體外層各部份產生一種物質吸引職蜂。有些職蜂在推擠蜂后時獲得了這種物質，於是即刻廣泛的分與其餘同胞。蜂后實質擔任保持巢內和

蜂類何以在空中交尾？因為昆蟲大多數是在空中結合顯得格外安全。從藝術上看來，昆蟲很高明。禽獸站立交結次之。惟人類沒有出息，臥倒來，

交尾十四小時以後，蜂后即可開始產卵。在第一次至最後一次交尾飛行之間可能有五至廿四天的間隔。她可能與七至十個雄蜂交尾，地點可能遠離巢箱十七公里。

蜂后參加巢箱裡的另一重要事項是分封。近來的觀察顯示蜂后有時是一位「不願意」的參加者。艾倫（Allen 1966）和其他的人看見在分封之前一週即有若干職蜂呆坐在各巢脾的下緣，呈現着不正常的靜態，蜂后

有時被職蜂輕微的推動着，她們常把頭部抵壓她的身體，又把她輕輕的舉起來。同時職蜂餵養蜂后的食物也減少了。但她仍繼續產卵。數量當然不如以前的多了。

當分封羣準備離開時，巢箱裡的運動和鬧聲交織，許多職蜂圍繞巢門飛翔，此時蜂后無疑的被職蜂推擠着，有些蜂后即令是躊躇其行，仍試圖抗拒。當分封羣離巢時，蜂后仍然企圖逃避，她顯然失望，最後不得不被迫出門與分封羣同行。

老后的徵候：大多數的養蜂家不保留超過了二歲的蜂后。除非某一蜂后是特別優良，保持蜂羣裡有幼壯蜂后是對的。德國的布蘭尼黑（Brunnich）和加拿大的布羅（Bryan）發現第二年的蜂后的生產力最盛。也像其他個體一樣，蜂后隨年齡的增加而發生變化

諸最重要的一個因素。「這種物質控制新后的產生和職蜂產卵，蜂后實質的份量如不能達到一定點。職蜂即建築新舊交替的后台，蜂后實質如果分佈不均即引起分封。雖然未婚的公主和已交尾的蜂后對於職蜂都有吸引力，但職蜂能夠很迅速認識這二者的區別。這大概是因為公主與蜂后的食料不同，故產生的實質質量各異的關係。

但是一九五八年森卜生（Simpson）的試驗證明蜂后顎腺產生蜂后實質。假若顎腺為蜂后實質的唯一來源，則還不知道她將以何種方法來分佈到她的全身。

養蜂家都知道，一羣蜂裡的優良蜂后在數年以後突然喪失。職蜂沒有來得及培育承繼的新后的事實。在我的蜂場里有一羣產蜜最多的蜂羣，其中有一匹極優的蜂后，從來未產生過新舊交替的后台。她活了五年，突然喪失。而無後繼者。該羣即歸消滅。有時將一匹已開始產卵的蜂后裝入郵寄袋，發現她死於巢門，經檢查該羣僅有封蓋幼蟲，而無后台，這種實例難於解釋，至今還是一個謎。

如必欲解釋這個謎，我們可以說這個蜂后產生蜂后實質已達其生命的末日，雖然在這之前她已停止產卵。結果職蜂培育蜂后的本能被限制了，蜂后實質的欠缺可能是在無卵和幼蟲之後發覺，但已太遲了。

如此看來，蜂后不僅是一個產卵的機器，而是一個維繫全羣機動團結的齒輪，藉其實質以連絡全羣齊心奮鬥，而保種族的繁衍。

人類在太空中生活問題

倫理學

題問活生的中空太在類人

醫生們應該採取何種科學的預防措施，以保證人類進入太空而又安全返回地面？這問題已經不再是理論上的問題了；蘇俄的科學家預測他們的太空人在兩年之內就將作此探險，本文作者 Thomas R. A. D. Davis 醫生是美國陸軍醫學研究室的环境醫學研究主任，在本文中作透澈的分析及指出應研究的路線。

期二二第

人類的太空旅行，已經是一件非常急迫的事了，工程師們已爲我們做好了交通工具，當然，有些仍然不可信賴，有些是因爲技術方面的原因，永不能完全可以信賴。但是，有些業已可以運用，且已達到百分之九十可以信賴的程度了。雖然，火箭工程師們爲人類帶來了旅行太空的交通工具，但是生物醫學界在這方面的配合，却顯得緩慢，他們對於人類進入太空是否仍然能活着等這方面的知識了解都顯得貧乏之不足。人類的生活方式，

除去在相當有限的範圍以內，實在不能有多大變動，所以人類進入一新的環境以後的生物學知識方面，可以看作只是目前知識的推廣而已。

在生物學方面，人類進入太空所遭遇的主要問題有四點：第一，生存於真空中的問題；第二，無重量，是由於在沒有或較小重力中的結果；第三，如何保護免受太陽與核子輻射；第四，對於高度加速度與減速度的調節問題。

題問活生的中空太在類人

就我們目前所知道的，沒有一種生物可以在真空中運行，所以必須設計一種人造的環境，以適應人類生理方面的要求，關於影響人類機能的五種成份——氧氣，氣壓，二氧化碳，溫度，濕度——都有相當狹窄的範圍，超出此範圍，則人類的機能不能有效或舒適的配合，由於我們忽略了此種範圍，有許多動物還在發射台上就喪失了生命。

研究人造環境的實驗，是一件必須的工作，因爲除去短程飛行，工程師們告訴我們太空囊在減壓情況下比較在普通海平面 14.7 磅壓力下操作起來輕快而容易，過去許多年的高空研究對現在的情形沒有多大貢獻，因爲他們都假設在沒有氧氣的情況下，而在太空囊環境中，則此種情形並非必須。

因爲我們還沒有需要，也沒有嘗試去找出氣壓和含氧百分率，即含氧太多的毒害和比正常新陳代謝所須要的爲少的病況（Hypoxia），對於人類的關係如何，直到試驗可以決定此種關係對於動物和人類短期和長期的作用以後，我們仍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初步的工作已經顯示出此種關係比我們估計的來得複雜。

二氧化碳和水份是呼吸系統所產生的廢物，關於二氧化碳的安全量比氧的安全量較易控制得多，當二氧化碳的含量不超過百分之一時，當無大害，但是如果不在不

同的氣壓下，其百分數有顯著增加時，則尚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太空中的溫度

我們不能夠用一支溫度計去量到太空的溫度，因爲實際說來，沒有東西可量，假如你放一支溫度計在太空中，你只是在量溫度計本身的溫度；就是你量度了牠向陽面吸收的輻射熱和背陽面失去的輻射熱之和，因爲散失於宇宙間的熱是不變的常數，只是得到的熱隨其本身對太陽的距離而變，物體在太空中離太陽愈近則愈熱，愈遠則愈冷。

太空船在太空中不像在地球上那樣周圍有緩衝空氣，所以我們可以料想到向陽面大概有華氏二百五十度溫度，背陽面爲負二百五十度，這並不是說實際情形一定如此，尤其是當建造太空船的材料爲很好的熱導體的時候或是由於一種攪動作用增加其周圍的對流作用，此種作用是因內部排出呼吸的廢物二氧化碳和水份而發生。

從實際量度的太空溫度看來，在地球軌道區域內，我們好像是很難把太空船內的溫度冷到必須的舒適程度，特別是每一位太空人平均每小時要放出五百 BTU 的熱量，太空囊中的電子裝備也要散放熱量，幸運的是，我們可以用變換向陽與背陽面的比例來控制溫度，這是

題問活生的中空太在類人

一項比較簡單的方法，這種溫度控制的系統在靠近地球某種範圍內可以有效的，在我們的太空探險限於月球和鄰近星球以內時也應該可用，更遠的旅行則將發生較困難的問題，在我們失去太陽輻射熱的區域與得到另一星球等量輻射熱的中間，我們可以料想太空囊的溫度會降到負二百七十三度。

當重新進入地球空氣內時，所發生的高溫度是由於高速度的太空船經過空氣所生摩擦而起，溫度可以高至超過華氏三千度，所以如此之高由於火箭的高速而起，假如我們能夠多載負荷，攜帶了足夠的燃料，能讓太空船的速度減低，緩緩着陸，則可以避免如此高的溫度，但是現在還不可能做到，我們的太空人是必得經過一陣非常溫熱的時光了，假如這高溫度的時間很短，那也沒有什麼大困難，但是不幸的是，我們用極好的保溫，阻止表面的摩擦熱太強烈地影響太空囊內部，却也阻止了傳入內部的熱量的散失，現經宣佈為人類準備的太空囊在重入地球時，內部溫度大概保持在華氏一百五十度左右，當亞伯與貝克（Able-Baker）太空猴飛行的一次，已經成功地保持內部溫度與所規定的差不到華氏一度。

人類若不著衣服，在休息時以溫度華氏八十到八十六度相對溫度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為最舒適，在這種情況

發散出最小的液體變換，如果濕度太低，不管溫度如何，則人類將因過度的液體變換而受苦，終至脫水的現象，所以，在太空囊中相對濕度的最高與最低限度必須建立，方能維持人類正常的生活。

無重量

有些科學家堅信無重量必將在太空中產生極大的困難，為了支持此一理論，提出好多非常幻想的生理學上的假設，也有些科學家以為無重量只產生一部份困難，就像暈船一樣，還有一些則認為無重量在生理方面心理方面都沒有困難。

無重量的情況是由於太空中沒有重力而產生的現象，在地球周圍則無法模擬出來，地球的重力， G ，不僅是用以形容重量的程度，也形容增加物質在地球上靜止重量的力，這種力在加速度或減速度時發生，當物質在旋轉機上轉動時發生，大於一個 G 的力在地球上容易模擬，可以應用旋轉機或急速將車子加速或減速，當你在汽車上加速或剎車時，你在車座上的感覺就是 G 力，比一個 G 力為小的力在地球上無法模擬，只有在高速拋物線飛行的幾秒鐘時間有此現象，這幾秒鐘的無重量對於生理或心理上的研究沒有什麼幫助，因為身體在那樣短促的時間內無法調節，由於這種不能調節，遂致有些科

下，我們稱之為熱中性（Thermal Neutrality），此時他那為調節體溫的循環部份在靜止狀態，汗腺在靜止狀態，新陳代謝的需要最小，如此環境下，他完全不受一點壓迫，高於此一溫度的範圍，為了保持他的正常體溫，他的循環，呼吸，出汗，新陳代謝都起了變化，主要的是增加了液體的消耗，由出汗而消失，低於此一溫度時，則人類須要增加內部燃燒，這種反應消耗食糧與氧氣，也消耗相當量的液體。

我敢說過去有許多動物的喪命是因為我們沒有認清超出這種狹窄的熱中性範圍，對於其他生理方面的影響極大，而在試飛，實際飛行和返回地球等的飛行時所不易控制，太空囊中最適宜的溫度要看我們決定太空人穿那種型式的衣着而定，在亞伯猴的試驗時，是先替牠穿上不易自由活動的鎧具，觀以不知其熱性質的物質，其熱中性要在把牠裝入太空囊之前試驗七十二小時。

動物和人類的熱中性範圍可以由訓練而增加，人類經訓練可以在華氏五十度的室溫中裸體睡覺，假如你不相信，可以多試驗幾次看，對於熱的抵抗也可以訓練，二者且可不相抵觸，如此可以大大的增加了人類對於溫度變化的抵抗力。

相對溫度只要在任何溫度下能保持近於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範圍，則問題不大，假如濕度太高，人類不能

學家相信無重量的結果能使人經常有降落和失去空間方位的感覺。

此一理論可能完全錯誤，降落是與加速有連帶關係的，而減重或完全無重量則不必與此相連，加速度與減速度的力是由於位置與平衡的器官所感到的一種變化的狀態，因此懷疑有失去空間方位的情況，推測起來，因為感應方面的器官現在自由浮動而沒有重量，除非我們知道我們的器官是依靠質量重量或質量慣性的感應以後，這個謎仍然無法解決，重量因太空的無重量而變化，但是質量和慣性則永遠一定，不論是在地球或者在太空。

在亞伯猴的太空飛行中，她經過十到十二分鐘的無重量狀態，但是沒有找到什麼生理方面的變化，看到內部的電影指示她在那種奇異的狀態下心理方面沒有什麼攪亂，有一點也許是真實的，就是不管生理方面的變化如何，在無重量的環境中，平常生活的行動，一定是有點困難的，尤其是在太空衛星站上，那是認為探險月球或行星和太空的中間站，這些衛星站將是繞着地球運行，而且打算住人在那裡建造真正的太空船。

工程師和物理學家們告訴我們，他們打算使這些衛星站旋轉，因離心力而產生人造重力，同時克服所有無重量的問題，這些專家們沒有認清旋轉雖然產生一種益

處，但是却引起一些醫學上的問題，那是關於器官平衡的問題，假如一個人或動物被旋轉，那麼他的前庭器官的軸就有變化，就如點頭或歪頭時一樣，會發生許多奇怪的結果，像我們乘坐轉車時的感覺，很少人能長時間忍受得了，有些人會嘔吐，有些臉色灰綠，有些必須躺到床上去才能恢復。

目前的研究，做了好多關於這類心理生理方面的問題，對於旋轉的不良反應，因人而有很大的差異；職業舞蹈家與走索藝人影響最小，假如旋轉是必須的話，也有一線希望，因為人類和動物也有相當迅速適應旋轉影響的能力。

太空工程師們設計太空囊內的情況，卻沒有考慮到這些情況所引起的生物學方面的問題，他們煩心無重量的問題，但是生物學家却只想到太空人平衡機能的困難，過去數年的試驗結果，顯示旋轉可能是比無重量更其麻煩的問題，旋轉的目的不僅是產生人造重力，而且穩定乘具以求克復顛頭的問題，尤其是當新進入地球大氣中發生劇烈振動的時候，而振動本身也引起生物學上的問題，在亞伯猴的飛行中，重進地球時的振動，看來似乎是她感到擾亂的唯一事件。

核子輻射

物的頭上能夠受得了多少個小洞？現在，我們沒有確切的答案，我們必須從足夠的動物試驗來確定它，尤其是假如我們計劃有一個載人的衛星站在宇宙幅射區域內圍繞着地球旋轉的時候。

亞伯貝克的飛行，在這區域停留了大概十分鐘，在設計紀錄此種粒子集中的感應板上發現兩個此種微粒的打擊，亞伯在五天之後因麻醉致死，所以對於她的組織作了徹底的檢查，沒有發現重粒的痕跡，至於貝克，現在仍然很好的活着，沒有顯示任何受到此種輻射的影響，「沒有影響」的結論，只能適用於同一途徑，在太空停留的時間與此相同的飛行，在能下確定的結論之前，在同一區域的太空中仍須作較長久時間的試驗。

加速度與減速度

雖然，加速度是一種加快的過程，而減速度則是減慢的過程，但是這兩種力的實際作用是一樣的，所以在生理學上我們可以把它們看成一個。

牛頓的第一定律敘述一個物體或者是靜止不動，或者是不變地前進，因為在太空中沒有阻力，所以物體原來得到的速度，沒有外力影響它，那麼牠的速度方向，與地球的距離，決定物體是飛向太空，或降落地面，或進入軌道。

太空中的核子輻射由於詹姆斯·范·阿倫 (James Van Allen) 和他的同事研究指出，如同一條車胎形的帶狀物，圍繞地球，主要的集中於地球的熱帶與溫帶區域，內邊離地球四百到一千哩，外邊則有七萬哩遠，雖然其強度已經有相當程度的描述，但是我們還不知道它對於生物系統方面的影響，再者，我們還不完全知道這是哪一種形式的輻射所組成，我們在把太空人送入之前，必須用動物來試驗其為害的程度或是否有害，當然，我們為了儘量減少暴露的時間，可以用極高速度通過范阿倫輻射帶，假如情況是如我們所相信的，但是時間問題，仍足擔心。

在范·阿倫輻射帶的下面，內部與外面，我們必須與多量的宇宙粒子鬭爭，這些粒子以極大的能量進行，在動物組織上留下破壞的痕跡，每一粒大概有二十個血球的直徑大小，在地球空氣與輻射帶內邊之間的區域，我們在高空氣球飛行時，可以知道此種微粒常常足以損害動物的組織，這種打擊很明顯地並不充作實驗的動物所感到，所以牠們受損害的影響也只是猜測而已。

輻射生物學家的意見以為假如有一宇宙粒打擊在腦部重要區域，可以使人不能行動，但是腦部的組成並非集中於一小塊，而是很多的細胞組成，毀壞了一小部份將不致產生如何巨大的影響，問題是「一個人或者動物

目前，我們送太空船進入太空的方法是先給予牠一個高的速度，然後讓牠自由前進，不再加速，這樣的方法，須要能達到逃出地球的速度，每秒鐘七哩，要達到此一速度，須要很高的加速度G力。

回入地球，則很明顯地須要令其緩慢的方法，須要很高的減速G力，在我們現在發射太空方法，減速度只能在相當短的距離中，因此是在相當短的時間中，所以通常所須要的G力，着陸比發出時大得多，在亞伯貝克的飛行，重返地球的G力比起飛時大三倍半，雖然，起飛與着陸的G力可以因技術設計而緩和，不過比現在的投資更大，我們須要每秒鐘七哩的逃出地球的速度，只是因為現在發射方法只得如此，假如我們有一隻長的梯子爬到太空，而又能解決時間的問題的話，那麼我們來去都不需要G力，同樣，如果我們保持以一定速度進入太空也是一樣，總之，我們最終還是會進入太空的，將來的太空人回顧目前的方法，也許要嘲笑他們的祖先殘忍，他們設計把人載上火箭，然後送入太空燒死他。

我們在醫學上對於加速度與減速度G力的關切主要的是在它對人類循環系統的影響，我們須要找出對於供給氧氣與營養給人體組織和帶出人體組織內新陳代謝的廢物，即呼吸系統排出水和二氧化碳，泌尿系統排出的

各種廢物等，加速度是否對於以上的作用有損害，有一困難之點，就是事實上脈管系統是依據流體靜力學的原理的。

流體是不容易被壓縮的，此一事實在各種水力學系統中加以應用，包括汽車的剎車系統，流體總是要維持它自己的平面的，在一個G，即地球的重力情況下，當我們站起來時，血液即欲從我們的腳趾外流，全靠血管阻止，血液沒有心臟的泵作用無法流向腦部，心臟對於流體壓力的變化極為敏感，雖僅僅抬一下手臂，也有相當的反應，當我們躺下時，流體靜壓力比較均等，血液流向頭部與腳下是同樣容易的。

在地球上所有正常情況下，脈管系統的效力足夠應付流體靜力學的影響，在G等於零，即無重量時，這些影響都不存在，任何位置都是一樣。但是在G力大於一個G時，此種影響將隨G力增加而增大，所以某一種位置變得非常重要了，對於G力的方向來說，一種位置可以使得脈管系統沒有一點高過另一點為最好，在G力較大的情形下，如果採取頂部順着加速度的方向位置時，將會使血液流出腹部，因缺氧而至失去知覺，理論上，在人體長軸與G力垂直的位置為最好。

在亞伯—貝克的飛行中，亞伯因G力而有增加心臟速率的紀錄，而貝克則為減低，我提出的報告認為也許

由於亞伯的最重要的骸骨不是與G力垂直的位置，而貝克是在這種位置，假如如此一論點屬實的話，那麼在精密的解剖學範圍內的循環動力學仍須進一步的研究，以免我們的太空人受到不必要的壓迫與創傷。

太空中的視力

這一項是太空醫學中困難比較小的一例，沒有地球大氣層緩衝，可視的光與紅外線紫外線的幅射是在最強的情況，所以太空人必須應用過濾鏡和別種特製的保護設備，還有因為沒有大氣層，光亮的物體與黑暗的物體將有極大的對照，也將引起視力方面的一些問題。

也許，最嚴重的視力困難，是太空真空的近視問題，在休息時，我們的眼睛調和適應於六呎左右，所以遠於此一距離的物體，在焦點之外，不能迅速覺察，在地面上普通飛行時，此種情形不致發生嚴重的問題，因為我們的眼睛能夠容易地由一連串事物而逐步調節適合遠處景物，但是在太空旅行，眼前沒有一連串的事物，他的眼睛停留在六呎左右休息狀態，那麼他沒有準則來決定他的眼睛焦距是對在六呎或無限遠的地方，結果是，近如一百呎的事物，可以完全看不見，同一理由，高空噴射機的飛行員也有同樣的苦惱。

所需要的基本研究

以上所述各點，可能使人認為進入太空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有些人極言其困難重重，另一些人則完全不以為然，無疑地，真理是在二者之間，為了確定其危險的程度，任何計劃必須先以動物作生物學方面的研究，就我所知道的很少一些關於蘇聯在太空科學的研究努力來說，他們是完全認清此一事實的，蘇聯在生物學方面的研究也許比我們領先，沒有生物學方面的研究而致人於太空，就等於發展小兒麻痺預防液不用動物而用人類來作試驗品一樣，在美國，能以太空生物學這一名詞所作的成功的研究實在太少。

在亞伯—貝克的飛行，亞伯先在為她設計的人造環境中試驗七十二小時，需要如此長的時間是因為我們不讓生物試驗妨害了這一次使命，不過工程師們確是做到了使囊中一切標準符合我們所要求的，因為其準確性而能使這動物生還而且活得很好。

雖然，有些神經學和生理學的試驗已經應用猿猴，而生物學上基本數據的搜集研究已經可以應用於別種動物來，這些基本數據的搜集研究已經可以應用於別種動物如兔和狗，與人類最相像的猩猩或人猿尚沒有足夠的研究，生理學家普通避免應用猴族動物，因為花費較大而此類動物不容易控制，用牠們來作初步的太空生理影響時，有時會使我們有得到數據難於解說的困難。

現在，我們以動物所作的太空生物研究所得到的知識，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是也僅僅開始而已，如此少的動物進入太空如此短促的時間，是不能得到足夠的解答的，生物系統對於藥物，環境，緊張壓力等的反應因人而有很大的差異，假如我們把十隻動物或十個人放進冷室，兩個也許被凍傷了，三個也許患體溫過低而沒有被凍傷，另外五個也許若無其事，雖然他們都在同樣情況之下，所以我們不能依賴我們所得的少數結果。

太空醫生們都了解要成功地推行太空生物研究，必須作一些殘酷的决定，他們也知道被充作實驗的生物可以活着回來，他們要仔細地作精密的工作看他們是否確是活着回來，事先一定要一遍一遍的檢查才能放心，當我們收音機中聽到一些並無價值的小白鼠在進入太空的研究中死去的消息時，我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荒唐，看到一支要載生物的火箭必須毀掉也不必欣喜，對於太空科學來說，這些都是阻止進步的，不管我們是在哪一單位服務，我唯一的希望只有成功與進步。

火箭發展計劃的凌亂無章，對於太空醫學生物研究的影响也不亞於其他方面，每一個太空科學家的夢想是人類旅行太空的實現，但是截至現在，關於必須的生物研究方面，還沒有明確的計劃，如果第一個太空人受到了傷害，會使整個計劃倒退許多年，所以在我們進行之

胎記瑣談

倫倫 后



它好像是在黛德麗長時間的號哭一陣之後才發現的。
「這就有了你的答案，嬰兒們在強烈的啼哭後常常發出暫時的紅斑，」產科醫生安慰着說。「不要愁；在幾小時以後這紅斑就會褪的。」
醫生解釋說，在初生的嬰兒身上常常有這種變色的淡紅色斑點，它是胎記中最溫和的。他又肯定的說，這樣的胎記不會破相，並且它的消褪通常不需醫藥。一個紅斑不比接近皮膚表面的血管集中那樣錯綜複雜。因為許多血管集中是由於細胞不正常的刺激，所產生的結果。胎記之所以無害大概與腫瘤有關。有些斑點的大小保留靜止狀態；有些則變大或自然地消褪。當然這位醫生說得很清楚，新生嬰兒之有胎記並不是因為媽媽在懷孕期間，受到震驚或恐懼以後而有的結果。這種因懷孕受恐懼而使嬰兒有斑

前仍須多作動物試驗，還有很多人相信可以造出太空的情況在實驗中研究即可，假如我們知道太空中所有的情況的話。即令這是對的，我們也還是須要動物飛行來證明我們的假定，而且，范·阿倫輻射帶，宇宙輻射線和無重量等都是無法在地球上模擬得來的。
以動物作太空飛行僅可視為一種證實的工作，而基本的研究工作則在實驗中進行，譬如研究氧氣與大氣壓的關係及其對於呼吸生理方面的影響，研究生物組織上輻射的影響和保護物的功效；研究旋轉對於前庭系統的影響，研究在高G力下脈管的動力學影響等。
太空科學家們時常遇到這樣的問題，「人類為什麼要到太空去探險呢？」有一次一位爬山者對一位新聞記者說，他之冒了生命危險去爬上山頂，只是因為山在那兒，這一種回答，不管它是如何地不具理性，却是非常動聽的，那麼也可以用來回答這一問題，過去的許多探險，常常產生當時預料不到的益處，那麼今日的太空探險又何嘗不會同時產生有益之事呢？
據說，哥倫布花了七年的時間才說服伊薩貝爾皇后賣去手飾資助他探險，結果發現今日可愛的美洲，伊薩貝爾在當日對她的投資並沒有得到什麼益處，腓尼基人與荷蘭人為經商而探險；埃及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國人為所羅門王的金子而探險；只有坡里黎西亞人

和北歐人的探險是純粹為了享受航海藝術的快樂。
現在，我們可以到別的星球去探險，讓我們不要哄騙自己，我們是願意讓我們的稅金用來解決今日的太空問題，還是寧願等到別人捷足先登，我們再用作進入別人的新領土上的須納費用呢？

譯自 Atlantic March 1960

在一個美麗的秋夜，一位農家生長的女孩子跟一位旅行售貨員一同駕車出遊。
「啊，」農家女郎道：「多大的月亮。」
「不錯，」旅行售貨員回答道：「像這樣的小城市有這麼大的月亮可真不壞。」
「一位女主人對她家裡下女的談情說愛非常關切。有一天她問起了這件事。」
「噢，那個男人我已經放棄了。」那女孩子很冷淡地回答。
可是過了兩天，女主人又看到她跟着那個男人出去了。
「瑪麗，」她說：「你不是告訴過我，你已經放棄那個男人了？」
「不錯，太太，」她回答道：「可是你瞧——我總得有一個星期的預先通知呀。」

點，只是舊式村婦的說法。

畢竟，黛德麗的媽媽是幸運的，她所恐懼的所謂皮膚最普通的不調和——紅斑。有醫生熱切地予以勸導和解釋。不幸的是大多數人發現皮膚上有瑕疵時，十分激動，因而發生恐懼與絕望的情緒。有時候，尤其是在青年時代，這樣過份緊張會造成心理上的損傷。然而每個人的身上至少有一個皮膚的瑕疵，大多數人具有令人驚異的各式胎記。如果一位專門的皮膚科醫生為你的皮膚作一番詳細的檢查，據說會發現數百個胎記。

這些胎記有二種型式：一種是由毛細管所造成，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紅斑，及皮膚上有如紅葡萄酒色一樣的斑痕；另一種是色素黑痣，是由於含有皮膚顏色——黑色素——的細胞所形成。

嬰兒的紅斑或胎記是良性無害的，或是動脈派生出來非癌性瘤子。它可以用外科手術除掉而無疤痕。大約十個嬰孩中有一個會得這種斑記。正與傳說的信念相反，這種斑記不是天生的，而常常是嬰兒生下後，不久才發出來。

這是紐約州奧爾巴尼的小湯姆斯·韋爾舒及麥克脫·N·湯姆金斯二位醫師所作的證明。他們檢查了在產科醫院降生的四千八百九十二個嬰兒，確定在出生時就有瘤患的不是一種單純的情形；確定紅斑通常在嬰兒出生時發出來。

黑色素是濺潑式地分佈時，結果便是雀斑皮膚。最近，紐約奧爾巴尼醫學院的W·布蘭敦·馬坎伯博士及K·H·黃博士的調查，指出通常女孩子生胎記比男孩子要多二倍。這些斑記大多數都生在頭上或頸部，女人之所以多生胎記，使醫生們相信與女性荷爾蒙的活動有關，馬坎伯和黃博士也發現在懷孕初期，或十六七歲時有助長胎記迅速加大的傾向。

大多數黑痣也許認為無害，或是一種良性的腫瘍，因為它們極少變成惡性或癌腫的。屬於這一類而成褐色的痣，不是凸起便是平坦的，有看得見的毛髮或很好的毛髮及毛髮很多的等等。相反的，黑色，暗青色及藍色的腫瘍被認為有危險性可能，幸好小孩子們很少有這種惡性的痣。

皮膚科專家認為「連結血管瘤」這種胎記也許會成為癌腫。血管瘤與平常的黑痣不容易分辨出來。要查知它需要先用顯微鏡詳細研究，再作皮膚的詳細檢查。

皮膚科醫生可能會搜求出介於外皮與內皮膚（外皮與內皮膚之下緊接著的一層皮）之間的特別連結細胞。這些細胞本來是無害的，但是一再刺激或壓迫，使它們變成黑色瘤或皮膚癌。

任何血管瘤胎記，生在手上，腳上，面部修刮區，生殖器等處；或由衣服，眼鏡，耳機等磨擦之處，如果

生一星期至六星期內才發出，並且大多數的情形是在二個月之內就可消褪。韋爾舒及湯姆金斯指出只有當瘤子生在某個動脈上，才迅速與擴大這個斑記的腫瘍。治療小的腫瘍，醫生須趕緊應用乾冰去掉這個斑記。大的腫瘍須要將那單獨供給血液的動脈隔開，以斷血流，如此要注射凝固的藥物到動脈裡或其周圍，方可奏效。

有些人的皮膚上許多年來都沒有一塊斑點，然後在青春發動的初期，老年期或女人的停經期才有那永久性的瑕疵，即所謂痣或黑痣。

其實，痣是光滑的如肉一樣，很少會使皮膚腫瘍，並且這種痣很普通。痣也許會也許不會生毛，它的顏色也許和四周的皮膚相似，或者是黑色的。痣很少是天生的，實際上也沒有變成有害的趨勢。

胎記常常被當作雀斑，但並不像變化不定的雀斑，胎記在夏天或陽光下曝曬不會變黑。胎記通常由它的周圍外形，即可辨識，與無型的雀斑相比有一種不普通的特徵。

把雀斑當作不完全晒紅的皮膚，大概是分辨胎記與雀斑最容易的方法。皮膚中產生一種黑的顏色——即黑色素——這種色素防止太陽光曬壞皮膚。當黑色素平均分佈到全身時，據說這個人就有這人喜愛的晒紅皮膚。但當生在腦殼上那是由於刷髮或梳頭之刺激所致，長在腋下則係袖口或袖孔太少太緊的結果。

經常用手指抓刺黑痣或想不用適當的藥物來除掉它，那只會找來麻煩。家庭治療：像由乾冰或苛性鈉來腐蝕它，這二種東西都很危險並能致命。更壞的是，這種粗糙的刺激會惹起連結性血管瘤內的組織變成癌性的腫瘍。

檢查可疑的黑痣最好方法，是當你每次洗澡後察出你身體上受感染的部份，然後在你的醫生為你作定期身體檢查時，指出有斑點之處。倘若有問題的黑痣是在經常發紅的區域，要繼續察看，是否出血，突然的腫瘍，顏色變化，以及一切危險的跡象。

由於新發展的皮膚修補技術之應用，一度有傷外貌之虞的問題，現已幾乎圓滿解決。譬如：當皮膚科醫生注射無刺激的色素進入葡萄酒色樣的胎記時，這個斑記就消去不見了，並且此時斑記之處已與正常的膚色一般。如此偽裝色素就是永久性的。

乾冰治療！電針燒灼，液體氧氣，鐳，注射及外科手術也有效地治療各種各樣的胎記。然而，當生長很快或有變成癌性的懷疑時，那一定要用外科手術把它除掉。

有些人不幸而有胎記，對治療毫無反應；或許反應

很慢，它的去掉或偽裝手術需要相當久的時間。有時候發生十分嚴重的情緒反應，結果會造成更有害的原因。在孩子們幼時即告訴他們有胎記是很平常的事，至少能部份地避免情緒的緊張，並且孩子們見慣胎記以後就不會重視了。然而，也有那看不到的胎記，它幾乎常被特別的化粧品，胭脂及香粉等所掩飾。

最重要的一點，我們要知道，現在不應該把胎記當作是嚴重損傷人們容貌的事。醫學的精良及化粧品的進步已能共同設法去掉或改變大多數的瑕疵。在大眾眼裡，對有胎記者之同情與漠視口慢慢地掃除這種社會上的烙印，更有進者，無論敏感人似乎負有多麼嚴重的胎記，他決不要遠離他的朋友，否則將增加難以言喻的心理傷害。

譯自水星雜誌

一位常到倫敦去作客的紐約太太，每當她開好旅館的房間以後，她照例立刻要做一件狡猾的事。她告訴電話接線生給她接通白金漢宮，她要跟女皇講話。她第二個電話是要接通克勞倫斯宮，她要跟女皇的母親講話。

「電話當然從來就沒有接通過，」那位太太解釋着：「不過從此以後，這所旅館對於我的電話就服務得非常週到。」



七十七、雷斯佩齊 ResPighi, Ottorino

雷斯佩齊誕生於意大利北部之波隆那 (Bologna)，祖父為教堂中之風琴師及聖歌詠隊主領，父親則為一鋼琴家，母親也是一位藝術家的閨秀。雷斯佩齊的音樂教育，最初由父親親自傳授，他頗有希望成為一位提琴家。不久他就進入了波隆那的洛西尼音樂學校 (Rossini School of Music)，畢業後並曾舉行過幾次提琴演奏會。但後來他又轉學鋼琴，且曾多次演奏自己的鋼琴作品。

最後他的興趣又轉向了作曲，並隨幾位有名的大師學習，其中有布魯克、柯薩克夫，及馬托齊 (Giuseppe Martucci) 等人。他曾在意大利擔任各種不同的教學職位，但因他的作品非常成功，使他終能放棄這些工作而專心作曲。他的作品極多，範圍也非常廣，其中最著名的有三首羅馬詩，古典舞組曲，「首小型樂隊組曲「鳥」(The Birds)」，以及幾首已故作品所改編的管絃樂曲。

The Birds



第一民生
改善家庭衛生
增進國民健康

請用

革新燃料

民生煤氣

不須裝管設備
不受地區限制

隨裝隨用 便利經濟



民生煤氣公司

台北市博愛路四十一號
電話：二四二五
台中供應處：台中市忠孝路二十四號
電話：二五八七

很多作曲家都會為鳥的叫聲所陶醉，而喜於把它們用在音樂中，以樂器來模仿。在雷斯佩齊的這首短小的組曲中，鳥的聲音並不像它們實際的鳴叫，而且他也不像一般的習慣用木管樂器來模仿，而是用豎琴奏出的。雷斯佩齊雖係近代作曲家，但他的音樂中却獨具十六七世紀的早期風格，「鳥」就利用了幾首當時的樂曲，配以近代的小型管弦樂隊演奏。

「鳥」共有五段音樂，每一段都是完整的，彼此也無任何關連。僅只在最後結尾時，序曲中的主題再度出現。

序曲 Prelude

序曲顯示了這首音樂的和善氣氛，充滿了生動的活力，在結尾時始暗示出鳥的鳴聲，但略一顯現隨即消失。於開始時相同的氣氛下結束。序曲的主題為一六六〇年巴斯佳尼(Bernadino Pasquini)所作的一個旋律。

鴿子 The Dove

柔和的嗚喘之聲，似是千百對翅膀在拍擊，造成了鴿子聲音的背景，它是由雙簧管的哀怨聲調所奏出的。這一段旋律是十七世紀一位作曲家蓋洛(Jacques de Gallot)所作。

母雞 The Hen

這一段諷刺音樂所依據的旋律是十八世紀作曲家雷莫(Jean Philippe Rameau)所作的一首豎琴曲「母雞」(La Poule)。這首作品對於喜好豎琴的人應該是很熟悉的，因為幾乎每一位豎琴演奏家遲早都要演奏它。雷斯佩齊的母雞是一隻活潑而忙碌的家禽，在音樂中略略的出現，而且她也顯然是宮中之后，但當她的夫君的聲音出現時，即使是她也變得安靜無聲了。

夜鶯 The Nightingale

夜鶯所依據的一首古老的英國旋律，大約出自十六世紀末與十八世紀初之間。弦樂器暗示出樹枝間風聲的響動，其中襯出了夜鶯的歌聲，在雙簧管中展開，極為傷感。

杜鵑 The Cuckoo

最後一段音樂利用了巴斯佳尼的另外一首作品為基礎，杜鵑的叫聲是鳥類中最簡單的了，它只有兩個聲音，而且常是一個完整的長三度。作者在這一簡單的鳴叫聲中所表現出的智巧是非常有趣的。這一段音樂取材雖然有很大的限制，但作者仍然獲得了驚人的音色變化，輕鬆的幽默與動人的嘹亮。全曲轉回了序曲中的主題之後而告結束。

最佳唱片：Dorati 指揮倫敦交響樂隊 Mercury 50153 (立體 90153)

羅馬節日 Feste Romane

羅馬古城有着無數的節日，它們的特質各不相同，雷斯佩齊把這些情調都表現了出來。全曲共分四段：

競技場 Circus Maximus

競技場的看台上，擠滿了群眾，等待着競技開始。天空陰沉，預示出惡兆將臨。但群眾看到的只有場上的白沙與凱撒的紫紅寶座。一群基督徒被拖入場中，他們高唱着聖歌。獅籠打開了，獅子的吼聲，與殉教者的歌聲混成了一片。

五十年節 The Jubilee

一隊朝聖者，疲倦的向羅馬前進，他們艱苦的爬上了馬里奧山頂，眼前突然現出這永恒的城市。「羅馬！羅馬！」他們喜極而呼，唱出了聖歌。由羅馬的教堂塔頂上，也傳來歡迎的回答。

十月節 The October Festival

收割時期已過，葡萄都被擠出了汁水釀成美酒。居民們也都跑入森林田野去遊樂，談情。

主顯節 The Epiphany

歐洲有些民族慶祝這個節日較聖誕節更為熱烈。宗教的慶典變成了人性的狂歡。小喇叭有如人群中青年人的尖銳聲

音，農夫們狂放的跳着舞，西班牙薩拉却羅（Salatello）舞的躍動節拍與手風琴的甜美聲音，都可聽出。
最佳唱片：Cossens 指揮倫敦交響樂隊 Everest 6004（立體 3004）

羅馬之泉 Fontane di Roma

雷斯佩齊作了三曲描繪羅馬風景與歷史的音詩，羅馬之泉是其中的第一首，也是受人歡迎的一首，完成於一九二六年。曲中描寫了羅馬四個最美麗的噴泉，並以它們的名稱來命名曲中的四個樂章。

居利亞泉之晨 The Fountain of Valle Giulia at Dawn

描繪居利亞泉的田園風景，牛群緩緩走過，消失在清新潮濕的晨霧裡。



人魚泉之晨 The Triton Fountain at Dawn

在樂隊的顫音上，突然爆發了一聲銅角的巨鳴，引入了第二段人魚之泉，似若歡悅的呼叫，在召喚河泉女神與人魚神，它們跑上來在粼粼水中追逐，歡舞。



特里威泉之午 The Fountain of Trevi at Midd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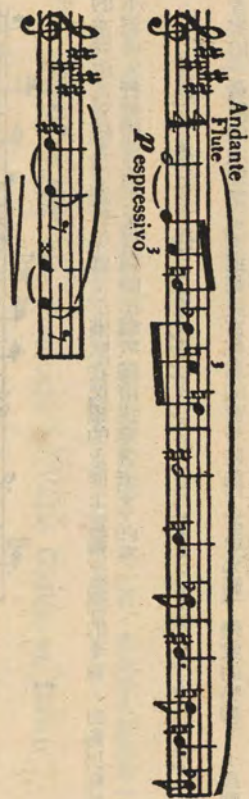
隨後就出現了一個莊嚴的主題，這是特里威泉中午的景像。



這莊嚴的主題由木管轉入了銅管樂器，小喇叭在閃耀的水面上震響。海神的車駕，由海馬拖拉着駛過，後面跟隨着女妖與人魚小海神。行列隨即消失，微弱的小喇叭聲由遠處傳來。

密地齊泉之黃昏 The Villa Medice Fountain at Sunset

第四段音樂由一憂鬱的主題呈示。這是最富鄉愁的黃昏時刻，空中充滿了鐘聲的鳴響。小鳥啁啾，樹葉微顫。最後都消失在夜的寂靜中。



最佳唱片：Ormandy指揮費城交響樂隊 Columbia ML-5279 (☆聽MS-6001)

羅馬之松 Pini di Roma

「羅馬之松」是雷斯佩齊描寫羅馬景色的第二首音詩。他在「羅馬之景」中，欲以聲音表現出對自然景物的印像。而在這首「羅馬之松」中，他以大自然為出發點，意圖喚起對過去的回憶。古老的巨松，奇特的點綴着羅馬的風景，成為羅馬歷史的憑證。

全曲分共四段，但連續演奏不中斷。

布吉斯之松 The Pines of the Villa Borghese

愛好自然的人，常把樹木看作是生命有知覺的生物，認為它們具有靈性與記憶。我們也常會想到：「就是在這顆樹下發生的嗎？」樹木確實和人類的生活有着密切的關係。而且除了矗立在羅馬的古老巨松，還有什麼樹會比它載有更多的記憶呢？在音樂的第一段中，這些巨樹俯瞰兒童在下面玩耍，沒有一絲對往昔的回憶。這些和善的樹木也許想到他們也將會在這裡寫下歷史的。

陵墓之松 The Pines Near A Catacomb

景像變了，我們進入了陵墓前的松影下，這些樹木時常在夜間看到顫抖的人影潛行到墓中，驚擾着每一個影子，在夜風中抖擻。然而仍欲窺見，在這地下的洞穴中，祭獻者是活著，健康的，而且救贖了。弦樂器與銅角都加用了弱音器，顯示出神秘與黑暗。在樂隊中我們聽到了往日的回音，它是崇拜者的祈禱聲。低音弦樂器發出了原始，誠摯而富宗教性的聲音，意味深長。遠處有小喇叭的聲音。



傑尼克蘭之松 The Pines of the Janiculum

傑尼克蘭是羅馬最著名的一座山，松柏參天，月夜下，夜鶯在歌唱。雷斯佩齊在此處指明，要用一張夜鶯歌唱的錄音唱片。和鳥聲相對應的，是弦樂器與豎琴的震顫清澈的伴奏，有如夜間昇起的迷霧。樂聲中充滿了神秘與怠倦。迷霧籠罩的籠罩在山邊，直到天明。

雅培安大道之松 Pines of the Appian Way

多少世紀來，全身冑甲的武士們都會走過這條大道，以羅馬征服者的姿態昂揚前進，歸來時替羅馬增加了更多的光榮。音樂中顯出無數的脚步，鬼魅般的古羅馬軍團行近了，旗幟飄揚，號角長鳴。音樂昇入極度嘹亮的高潮，顯示了古代的凱旋，耀目輝煌。



最佳唱片：同前 Columbia ML-5279 (☆聽MS-6001)

七十八、盧斯納 Reusner, Esajas (一六三六—一六七九)
 盧斯納大約於一六三六年誕生在德國，父親為一著名之琵琶演奏家，他親自教授小盧斯納音樂。十九歲時盧斯納就獲得了一個宮庭琵琶師的優厚職位，使他能有充分的時間從事作曲。

第一組曲 Suite No.1

這首組曲是最早期的古典組曲之一，後經大指揮費德勒之手始再度復生。在盧斯納時代，音樂中利用舞曲的形式並非罕見之事，但將這種樂曲連續在一起，使它們在音質，氣氛與節奏上都有關聯且成對比，則實非常尋常。

在這首組曲中，他除了常用的阿里曼，庫蘭，薩拉班與吉格之外，又加入了一個帕度安 (Paduan) 與嘉禾。帕度安極為嚴肅緩慢，它發源於意大利北部的帕度夏 (Padua)，故而得名。阿里曼較快，但並不輕浮。庫蘭則更形快速而優雅。薩拉班是一首緩慢纖雅，幾近於呆鈍的三拍舞曲。自此音樂就轉入了較活潑的嘉禾，引向喧鬧的吉格。最後第二首庫蘭出現，全曲結束。

最佳唱片：無

七十九、雷姆斯基·柯薩克夫 Rimsky-Korsakof, Nikolai

(一八四四—一九〇六)

近代的音樂家在經「社交地位上常都是相當優越的，但在過去却並非如此。當雷姆斯基·柯薩克夫顯示出了可觀的音樂天才時，他的父母認為像他這樣一個出身良好，社會地位極佳的人，不應該從事這種不正當的職業，他理應成為一名海軍軍官。但柯薩克夫自己却另有打算，私下仍然設法去學習音樂。當他自海軍學校畢業後，必需從事一項為時三年的航海實習，在此期間他竟寫成了他的第一首交響曲。

服役期滿後，他就加入了庫伊·巴拉克列夫，包羅亭與莫索斯基的集團中。他逐漸傾向於發展俄國音樂。他的早期作品中最令人注意的是「薩德柯」(Sadko) 及「斯克夫之少女」(The Maid of Pskov)，這兩首作品使他獲得了聖彼

德堡音樂學院的教授職位。他在學院中造就出了李斯德夫，伊凡諾夫及葛拉左諾夫等人，成就極為優異。

柯薩克夫獲得了相當的成功之後，開始對自身的音樂修養感覺不足，於是就重新開始學習。在這一段自修期中，獲益確實不少。他所涉及的音樂範圍極為廣泛，在他的「安塔」(Antar) 交響曲，「天方夜譚組曲」(Scheherazade)，「薩德柯」及「金色小雄雞」(Le Coq d'or) 中，常會反映出東方的生活情調。而在「俄國復活節」(The Russian Easter) 中，又顯出了俄國的宗教氣氛。同時他也寫出了極富西班牙風味的「西班牙綺想曲」(Capriccio Espagnol)

西班牙綺想曲 (Capriccio Espagnol)

柯薩克夫原想以西班牙的主題寫作一首提琴幻想曲，草稿完成後，他發覺若改用管絃樂隊演奏，其效果更佳。於是就把它改成了管絃樂曲。他那輝煌的管絃樂法，奇特而光彩的畫面，是無與倫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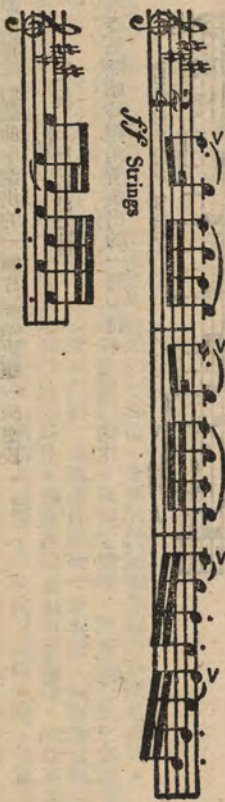
在預演時，樂師們大受感動，竟中途停頓，鼓掌歡呼。柯薩克夫被這種熱情所動，就將這首作品獻給了全體隊員，他們的名字都被記載在樂譜的飛頁上。

全曲共有五段，連續演奏，中途不停頓。

晨歌 Alborada

這首晨歌足可使沉睡不醒者驚覺。它以全樂隊奏出的一个强有力的主題突然爆發。不久，彈撥的弦樂器由木管及銅角伴奏，造成了一個背景，由單簧管重覆開始時的主題。

Vivo e strepitoso



最後以原來提琴幻想曲中選出的一個片斷結束這一個樂段。

變奏 Variations

變奏的基礎是開始時銅角所奏出一個主題。



根據這個主題，作者寫出了五個智巧的精心之作。第一變奏由弦樂器開始，在優雅的主題上直接升起。第二變奏混合了銅角的圓潤音調與英國角的憂傷。第三變奏則由整個樂隊奏出。第四變奏以一對銅角及大提琴配合，而由單簧管及小提琴予以伴奏。第五變奏仍由樂隊奏出，再以原為提琴曲所寫的一段樂句繼續，但改用橫笛吹奏。

晨歌 Alborada

本質上與第一段音樂相同，但樂器的配置方法完全予以改變，聽起來幾乎有如一段新的音樂。曲中最明顯的就是提琴與單簧管地位的互換。

風景與吉普賽之歌 Scene and Gypsy Song

這段音樂便是一些炫示的樂句，雖極具戲劇性，但却不能表達出音樂以外的含意。曲中有一段極長的小鼓敲擊，混合了銅角及小喇叭的嘹亮樂句。鼓聲漸弱，提琴獨奏出一嫺熟的旋律，再由單簧管及橫笛模仿。鮮明的笛聲在低深的定音鼓上跳躍，鐃鈸的連續敲擊，為獨奏的單簧管造成了輝煌的烘托。「風景」在整琴與三角鐵的閃耀下結束。

整琴的滑奏引入了一首熱情的吉普賽歌聲，提琴更增加了歌聲的激情，並由伸縮喇叭，低音喇叭及鐃鈸伴奏。樂隊又熱烈的奏出了前面一段提琴的獨奏。

Allegretto



音樂漸複雜，溫暖而光澤，吉普賽的歌聲，前一段提琴的主題，大提琴的獨奏，都交織到一起。管弦樂法出奇的豐潤，輝耀，樂隊的資源像是取用不盡，拍子增到了狂烈的快速，一直衝向了下一個樂段：

西班牙探戈舞 Fandango of the Asturias

Fandango 是一種西班牙的探戈 (Tango) 舞，優美而誘惑，可能發源於古代的摩爾族。它的誘惑是西班牙式的，誘人的動作與熾烈的熱情全都隱藏在溫雅的面具之下。但在這裡，舞蹈進入了狂烈放縱。到達高潮之後，伸縮喇叭吹出了這一樂段開始時的旋律，舞曲突然轉回了第一樂段，全曲在溫暖與驚人的強力之下結束。

最佳唱片：Argenta 指揮倫敦交響樂隊 London LL-1682 (立體6006)

金色小雄鷄組曲 Le Coq d'or Suite

金色小雄鷄原為一芭蕾舞劇，它的聲樂是樂隊的一部份，全部的戲劇動作則由舞蹈者表演。

芭蕾舞中的金色小雄鷄是一隻奇特的鳥，它具有預言的能力，只要它啼叫，就將有不幸之事發生，一位占星者把這隻鳥送給了都登老王，這位君王與鄰邦不睦，深恐受到侵襲。他對這件禮物十分喜愛，他答應賞給占星家任何他所想要的東西。占星家考慮以後，認為還是深思熟慮要比冒然決定為佳。都登得到金色小雄鷄後，就此高枕無憂。但正當他熟睡中，小雄鷄叫了起來，驚慌之下，他派出他的兒子及武士們前去迎戰，隨後就又倒頭大睡。但戰事不利，小雄鷄又叫起來，老王決定要親身去督戰。到達戰場後，他發現兒子與武士們都已戰死。清晨來臨，他看到了敵人的營地，指揮兵士

用大炮將之擊毀。正在此時，營帳中走出了一位絕世美人，誘惑的舉止使老王着了迷，請求與她成婚，同返宮城。這時占星家也決定了要求一些無價的賞賜，但是當他看到新后時，他放棄了所有的要求，只欲獲得皇后。老王大怒，用他的寶杖打死了占星家。金色小雄雞由槓木上飛下來，凶猛的追啄着老王的頭，終將之啄死。皇后看着這些事的發生，在譏諷的笑聲中走了。

由原劇選出的組曲，共有四個樂章。第一樂章包括有序奏，序詞，瞌睡，與小雄雞的啼叫。小雄雞的叫聲，由加用弱音器的小喇叭吹奏出。



東方的氣氛，首由大提琴顯示，然後轉入木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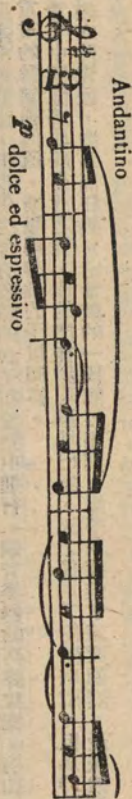


占星家的尖銳聲音極易辨別，睡眠的音樂伴隨着國王睡到床上，也極明顯。它被小雄雞的啼叫所打斷，經過了一段軍隊出征的熱烈場面之後，睡眠的音樂再度出現。

第二樂章呈示出老王巡視戰場，憂傷由銅管樂器中流出。突然出現的木管樂器與弦樂器的尖銳和聲，造成了一種怪

誕與譏諷的氣氛。

第三樂章以伴奏新后舞蹈的音樂開始，主題首由中提琴奏出，然後轉入英國角。



此後隱約的暗示出老毫的國王想與誘惑的皇后共舞。

第四樂章有一個簡短的序奏，我們又聽到了金色小雄雞的警告。興奮的氣息漸漸增強，我們聽到非常熟悉的婚禮進行曲。在芭蕾中，都登伴隨着新后返回皇宮。

Allegro alla marcia



金色小雄雞的啼叫再度打斷了音樂，它由架上飛下，啄死了老王。

最佳唱片：Fiedler 指揮波士頓大衆管弦樂隊 RCA Victor LM-2100 (☆) LSC-2100

俄國復活節序曲 Overture : La Grande Pague Russe

曲中充滿了激動非凡的音樂——它們躍過了無數年代，陷入了復活節的莊嚴，異教徒時代的狂野春祭，與農業帝俄時代的縱飲歡鬧之中。——它那宗教性主題的鬱悶，紛擾的節奏，以及尖銳亢奮的高潮，幾乎由始至終都是感情與力量的增強。

在莊嚴的序奏中，引用了兩首古老的俄國讚美詩：「上帝來臨」(Let God Arise?)

Lento mistico



p Woodwinds

及「天使之悲傷」(An Angel Mourned)。

Lento mistico



dolce Cello

這兩首歌曲本身雖嚴肅，但也仍然含有熾熱的種子，在音樂中進行。銅管樂器的高聲吹奏，有如一位語音深沉的教士，在一所回音重重的教堂裡傳道，樂隊則恭敬的予以回答。

作者謂在音樂中間憶到耶穌復活之後，他的門徒發現墓地已空，天上籠罩了陰鬱幽暗。但為時不久，基督的復活得到了證實，歡樂立時爆發，激昂而狂熱。定音鼓的一段簡短獨奏，使序曲穩定了速度節奏，最後達到了威力逼人的高潮。

最佳唱片：Ansermet 指揮 Suisse Romande 交響樂隊 London LL-1635 (立體6012)

天方夜譚組曲 Scheherazade

「天方夜譚組曲」係柯薩克夫依據天方夜譚中的故事而作的一首交響組曲，全曲共有四個樂章。

1. 海與辛巴德之船 The Sea and the Vessel of Sinbad

音樂開始後我們就聽到了蘇丹王的威嚴，無情的執行他那使妻子們「忠實」的殘忍辦法。伸縮喇叭，低音喇叭，銅角及低音部份的木管與弦樂器，於開始時所奏出的勇莽樂句，似乎代表了這嚴厲的君王。

Largo

Trombones, Strings, Clarinet, Bassoon



f Tuba

中間有一段間奏曲，然後顫抖而羞怯的提琴，光彩清激的與豎琴相對映，代表了向蘇丹王講述故事的史赫拉查。

Lento



espressivo Violina

這時，我們覺出了海洋的巨浪，聽到海水在船邊沖擊的奇妙聲音，也看到了鼓漲的船帆，與微彎的桅樑。深藍翻白的水，火熱的太陽高掛在空中。倦乏的守望者，坐在滾燙的甲板上，水手辛巴德在觀看著澎湃的海洋。

音樂中含有海浪的翻滾，弦樂器繼續著辛巴德的故事。不久就轉入了銅角夢幻般的音調，由橫笛的光澤音調予以裝飾，有如陽光下海浪翻飛的光輝燦爛。



木管樂器中始終保有一個反覆出現的樂句，像是在說：「從前……」。我們不難在音樂中感到作者所欲造成的氣氛。一個使人難以致信的故事講了出來：「一艘色彩華麗的船，在海上航行……」。非僅是故事，就連講故事的人與聽故事的人都暗示了出來。怪鳥在天空飛翔，奇異可怕的形體在陰暗的深水中游過。黑影罩住了甲板，但在太陽與船隻之間却看不到有任何東西。狂暴的風雨在空中看不見的暴發了，海洋像是一個可厭的怪物在翻騰。突然間蘇丹的嚴酷聲音又出現了，史赫拉查的戰慄聲音勇敢的繼續講述。這一樂章平靜的結束了，至少她已逃過了一天悲慘的命運。

2. 乞丐王子的故事 The Tale of the Prince Kalender

史赫拉查的主題在這裡更形堅強，更自信的開始了第二樂章。纖細的音調改變了，因為皇后必須要隨著蘇丹的喜怒而變化。在一個艱難的尾曲之後，進入了一樂章的主題，由低音管奏出，這個樂隊中的丑角，似乎就代表了乞丐王子……，衣衫襤褸但卻高貴，貧窮而倨傲，行動若小丑又貴如朝臣。我們不知道乞丐王子講的故事是什麼，但無疑他引起了聽眾的興趣。

不久，如泣如訴的雙簧管吹出。與低音管近似的歌聲，提琴以活潑的節奏加入。在第一樂段的結尾處，音樂似乎在伴奏着一個熱烈的跳舞。

第二樂段的寧靜開始是虛偽的，因為突然間我們就被圍繞在狂熱的景像中了。銅管樂器的聲勢，弦樂與木管的飄揚旋律，混成了聲音的旋轉激流。熾熱的色彩透了出來，有如舞廳衣飾上的寶石。伸縮喇叭吹出命令似的樂句，弱音小喇叭傳來遠處的神秘回音。隱匿的樂句，由加用弱音器的弦樂器彈撥奏出。悲喜劇的角色低音管，古怪的在喃喃自語。

3. 青年的王子與公主 The Young Prince and the Young Princess

音樂在這裡歌頌出愛情！詩情畫意的愛情。並非沒有熱情，而是沒有那種凶野自私的饑渴之情。也並非沒有狂妄的意念，而是一種情愛的滿足，並非滿足的狂妄意念。

王子首先開口，由樂章開始時提琴的溫柔旋律代表。我們可以想像出，他在對愛人歌唱，「坐在水池邊，身後是一輪明月……」。

隨後年青的公主也說話了，由單簧管的甜美音調吹出，一首溫暖的小曲。不久她的歌聲就由小鼓，鈴鼓，鑼及三角鐵予以伴奏。年青的王子重又唱出他的情意。結尾時我們才憶起，這不過是一個故事。因為羞怯的史赫拉查又出現了。

4. 巴格達的節目，海，船的沉沒 Festival at Bagdad, The Sea, The Vessel is Wrecked

聲音俱厲的蘇丹再度出現，但史赫拉查繼續不斷的講她的故事，講述到巴格達的節目，一段簡短而華麗的提琴節奏將我們引入了五光十色的景像中，狂放的舞者在扭腰擺臀，鮮豔的幃帳在風中鼓起。弄蛇者吹出了神奇的聲音，托鉢僧在千百對好奇的眼光之下表演他那驚人的魔術手法，皮膚白嫩的少女在幃帳後面窺視，駱駝駝着小酋長和他的扈從由人群中穿過，罕有的香料與群眾的氣味混成一片。這是東方，充滿了聲與色的東方。

蘇丹的聲音出現了，史赫拉查仍然繼續講她的故事。突然間我們又回到了海上，回到了辛巴德的船上。但這時已非我們所熟知的海洋，它的波浪滔天，船在波浪的沖擊之下帆桅破碎，衝向了岩石，一聲巨響，船在礁石上撞碎，只餘下海風在圍繞着它。史赫拉查重又在提琴聲中出現。

最後蘇丹發言了，但現在是溫和多情的。提琴昇到了驚人的勝利高峯，全曲結束。

最佳唱片：Stokowski 指揮 Philharmonic 交響樂隊 RCA Victor LM-173z (立體聲) Beecham 指揮皇家交響樂隊 Angel S-35505

一二一期勘誤

頁

行

誤

正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六

十
十三
十三
十一

組曲。
地方！
宣示了一再的
誕生在美國
克羅伊

地方。
宣示了，一再的
誕生在法國
克羅伊

，也是一個裨官野史的撫拾者，他著述了一部以他在這一所摩爾人領域裡所得的經驗為題材的書，結果却獲得了廣大的聲名和幸運，竟然暢銷全球。這位美國作者的名字是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這部書的名字是阿爾漢勃拉（Alhambra）。自從這部書於公元一八三二年出版以來，這一座十四世紀時代摩爾人的古堡便成為西班牙最吸引遊人的勝地了。

在去年度五十萬的西班牙遊客中，有一大部份人將南下赴格拉那達和阿爾漢勃拉。這一所「紅色古堡」位於城市東南的高崗上，佔地三十五英畝，「紅色古堡」的得名是由於當地的磚塊中含有特殊的紅色氧化物。阿爾漢勃拉並不是一幢單獨的建築物；它是由三座分散的部份組合而成的；一部份是阿爾卡柴巴（Alcazaba），意義是城砦，它擁有紅色厚實的牆垣，高塔和城壘；第二部份是阿爾漢勃拉本身。也就是摩爾王的宮殿；第三部份，名為阿爾漢勃拉·阿爾泰（Alhambra Alta），它靠近王宮，是廷臣和官吏們居住的地方。

當你記住這些要點以後，你便可以準備參加嚮導們伴同的遊覽，或者手執嚮導指南一冊，自己去探訪勝蹟了。如果這是夏天，那麼你得挑早晨和傍晚比較陰涼的時份。你首先進入的是「右樞門」（Puerta De Las Granadas），這是十六世紀時查理五世所添築的，你

失利之後，便在這間屋子裡決定向西班牙的基督徒投降。此外，在這屋子裡的阿刺伯人的豐富藝術也使遊客的眼目為之一新，那兒有松木的穹頂，鑲嵌細工的瓦椽，以及精美的灰泥細工，顯現出阿拉伯式獨有的風格與美麗。

回到月桂宮，再穿過一條短短的通道，你便到了阿爾漢勃拉最著名的獅子殿（Court of the Lions）。在大殿中央有十二只大理石的獅子，牠們的尾巴都捲繞着牠們的左腿，這十二隻獅子支撐着一座龐大的雪花石膏築成的噴水池，這些獸類看上去都很和馴，泉水從牠們的嘴裡噴出，噴水池上銘刻着下列阿刺伯的文句：

「啊，當你在觀望這一羣畏縮的獅子時，

你不會感到畏懼，

可是生命却需要牠們表顯出狂暴和激怒。」

在這長橢圓形的四周圍繞着有列柱支撐着的迴廊，這些柱子，有的是單獨的，有些是成對的，有些是三四根為一組。在迴廊每一頭上有一所亭閣，牆壁上都精細地裝飾着錯綜複雜的雕鏤細工。列柱上的馬蹄形拱頂，有着白和藍色的屋瓦，藍和黃色的牆垣，高峻的屋頂上有着蜂巢般的結構，在在都顯現着華貴宮庭的神仙境界。另一所值得注意的宮殿是 Abencerrages 廳，摩爾人的末代君王鮑勃提爾（Boabdil）曾在這裡屠殺一大羣反叛的顯貴。這裡的屋頂非常特出，有着鐘乳石般的

在那座城門口，可以碰到一些煩擾不休的吉普賽人硬要「你穿上摩爾人的服裝給你拍照，或是向你推銷紀念品，然後你穿過涼爽的樹蔭到了「裁判門」（Gate of Judgment），那兒有馬蹄形的拱門和方形橘黃色的高塔，這座城門建於一三四八年，是摩爾人的法堂。再往上爬，你便到達阿爾漢勃拉，這一座阿拉伯的王宮了。從它那低矮屋簷的正面外形看去也許會使你感到失望，但是一到裡面便引起人們意想不到的放蕩的幻想。

阿爾漢勃拉是由許多殿堂，宮庭，天井和望樓，連環的拱廊，雕飾精緻的列柱和牆垣所組成的，它們在最初的设计和結構修繕之下，重複疊宇地使人有沙丁魚般的感覺。

我們的遊覽先從月桂殿（Court of The Myrtles）開始，這是一座狹長的宮庭，中有一池，在碧綠的水中倒映着橘黃色的樹木。在陽光普照的格拉那達，正像摩洛哥一樣，阿刺伯人愛好潺潺的水聲，所以我們在阿爾漢勃拉宮的噴泉，水池和喃喃絮語的泉水裡依然可以想像到他們的歡樂情況。

從月桂庭前進便到了一座有兩層樓的大使廳，這是阿爾漢勃拉宮中最大的一個房間，位處於高一百四十八呎周圍有着槍炮孔的高塔裡。摩爾族的蘇丹在這裡接見貴賓，並且也是摩爾人最後的密室，摩爾人於衛城戰的

裝飾，牆壁上排列着有色的瓦椽，它們都是十六世紀的產物，有藍，金，紅和棕的各種顏色。

鄰接獅子殿的是公正廳（Hall of Justice），形若洞窟，在它的凹室中懸掛着假想的格拉那達一地摩爾統治者的畫像。的在公正廳的對面是姊妹廳（Hall of Two Sisters），這一個名字的來源是由於鋪道上的兩塊相似的大理石板，這座大廳的屋頂有着令人難以置信蜂巢般的穹窿，為數共達五千個，每一個都迴不相同，像一羣和諧的蜜蜂各自根據自己的意念築成了蜂巢，然後併合起來組織成這座廳堂的尖頂。這裡的牆垣也同樣的有趣，在屋子裡有一個高達四呎，塗以白藍金三色彩釉的阿爾漢勃拉花瓶，這是十四世紀時代的瓷器。鄰近姊妹廳的一個房間，是華盛頓·歐文寄寓三年的地方。

毗連阿爾漢勃拉宮的是一所不相稱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物，這是查理五世的皇宮，尚未完成，缺少屋頂。這所黃色建築物呈四方形，有很多列柱，乃係公元一五二六年為紀念神聖羅馬帝國統治者訪問格拉那達而建，一般人都認為這是對四周摩爾風格的一種侮辱和不調和。據說查理五世於瞻仰阿爾漢勃拉之後曾喃喃自語地說：「他損失了這一切該多麼難過啊，」可是他還是下令拆掉了一些摩爾人的原有建築物以開闢一條通

往這所不調和皇宮的道路。

阿爾漢勃拉宮的開始建築大約在公元一二四八年，摩罕默德一世的統治時代，歷經各代回教統治者的相傳逐漸增大，並加以美飾，最後主要部份完成於一三五二年。建築這所宮殿的勞力出於基督教徒的奴隸，在阿刺伯藝術家 and 建築師的監督之下加以完成。

阿爾漢勃拉宮完成之後所度過的阿刺伯之夜並沒有超過一百五十年，摩爾人的威權沒落了，等到斐特南和依薩拉結婚之後，西班牙開始統一，他們的勢力便掃盪了安達盧西亞（Andalusia），並南下格拉那達。

摩爾的末代君王，鮑勃提爾曾與斐特南及依薩拉談和，但最後和議未成，而他又無法抗禦西班牙人，只好肉袒而降，這一天是公元一四九二年一月二日。

在離格拉那達不遠的一座小山上，鮑勃提爾回頭向這座絳色的皇宮作最後辭別的一瞥，不禁潸然淚下。可是據說，他的母親却立刻呵叱他：「你既不能像男子漢般的抵禦，為什麼又像女人般的哭泣？」後來，西班牙人稱這一座小山為El Ultimo Suspiro Del Moro。（意為摩爾人之最後嘆息。）

斐特南和依薩拉在這座阿爾漢勃拉宮中接見哥倫布，並准許他出發作那次改變世界歷史的海上長征。可是斐特南和依薩拉厭惡阿爾漢勃拉宮的閃耀之美，不

願留居，於是這座皇宮便開始衰落。以後查理五世下令

在此建造他的文藝復興式的皇宮；十八世紀時斐力浦五世曾將這裡的許多房間改為意大利式，因此毀壞了許多精美的阿刺伯藝術，此後毫無意義的美術毀壞行為繼續無已，使這一座國家的瑰寶受到驚人的損毀。一八二一年的一次地震，以及後來阿爾漢勃拉宮竟淪作著魚庫，酒店和洗衣房。西班牙半島戰爭之後，法國軍隊曾企圖炸毀這一座皇宮，幸而機警的西班牙及兵時地拆去了炸藥引火線。英國名將威靈吞於勝利之後，有人曾建議他居住這座皇宮，但他拒絕了，但他曾在四周遍植榆樹，並自英國運入夜鶯，使樹林中充滿了宛轉的歌聲。

從阿爾漢勃拉步行一段短短的路程便到達摩爾王的夏季行宮，那裡有露壇花園，涼爽的拱廊，噴泉，遍植橘樹月桂和絲柏的庭院，很多寧靜接受小型阿刺伯藝術的游客認為這兒比阿爾漢勃拉更富吸引力。從那裡下窺平原景色以及眺望內華達山脈諸峯，令人念念不忘。在阿爾漢勃拉的山上有一座西班牙最好的旅館，名叫Parador of San Francisco，原是十四世紀時的天主教修道院，斐特南和依薩拉的遺體在埋葬入格拉那達的天主教堂以前，曾在此安厝。

對有些游客來說，在阿爾漢勃拉一天已嫌過多，可是有些人却可以在這裡留戀一星期之久而趣味不減。並當他們歸去時他也將永遠地懷念著這裡的流風遺韻。

南太平洋故事之十

孔羅拉的急造跑道（上）

米轍納著
郭功雋譯

當桂斯勒海軍上將終於把「鯨魚作戰計劃」從頭到尾翻閱一遍以後，他自言自語道：「爲了執行那種航艦差事，我們必須在孔羅拉島上建造一條可供轟炸機起落的跑道。」他聚精會神地端詳海圖。孔羅拉是一個彈丸之地的小島，距離目標區瓜那尼島約三二〇哩。如果我們能屯兵孔羅拉，那真是妙不可言。小日本知道你對某一要害所在正準備下手，可是他猜不透下一動作你攻擊的目標是瓜那尼，是多魯克或是開汶港。因此你享有故弄玄虛這一丁點好處。

可是，要動你就得疾如脫兔。當你頭一腳踏孔羅拉時，你應該知道整個日本帝國的份量統統會乾坤一擲的用來保衛遭受攻擊的次一目標。不能讓敵人你有充足的時間。當你也兵孔羅拉時，嗜注已經下在桌面上只等開牌。要麼你以破記錄的時間築一條急造跑道，否則不免……

當他考慮好這一點時，桂斯勒上將命我去找尋海蜂部隊（譯註：See Bees 即美海軍工兵。）第一四四營營長賀格中校。必須隨傳隨到，不久賀格中校果然應召而至。他是體重在一二百磅以上的魁偉大漢，大約有六呎三吋高。寬肩膊，長腳桿，粗大的手掌，二道又濃又潤的眉毛。他襯衣上頭兩顆鈕扣沒有扣好，顯得有點衣冠不整。但是，從胸懷處透露出來的一縷汗毛使你衣服裝不整的印象一筆註銷。他的家鄉在喬治亞州。戰前在康涅地克州做營造業包商。因爲業餘歡喜駕小帆船所以結識了不少海軍朋友。其中之一說服他投身海軍增強海蜂營的陣容。幹海蜂營使他每年損失約二萬二千美元的進帳。做平民包商本來是富庶的一門行業。不過對於注重命令的刻板軍隊生活他竟亦樂此不倦。他年紀約四十七歲。膝下有子女二人承歡。

「報告長官，外面有賀格中校要見您。」我向上將通報。

「這麼快麼？」上將反問一句，「帶他進來。」

賀格顯然大物似的通過了門楣，邁着帶勁的步伐朝上將的辦公桌走去。「長官，您要接見我嗎？」我正待舉步離屋

「你先別走，」桂斯勒令我止步，「我正要派你做這件工作的連絡官。」將軍並沒有打手勢讓我們坐下來談，於是我們二人站在他的大桌子前面好像二個聽訓的學童。

「資格，」他開口見山的提出問題，「你有把握在孔羅拉島上趕造一條可供轟炸機使用的跑道嗎？」

「辦得到，您哪？」資格眼神露着幾分興奮的問答說。

「怎未曉得可以辦到呢？」桂上將不放心的追問。

「凡是這一帶能建造轟炸機跑道的島嶼我會一一仔細研究過。孔羅拉可以容納得下。不過有幾樁須要克服的困難。我們必須把曾經去過該島的澳洲人跟傳教士系統請來。我想了解有關那個島嶼的困難問題。地圖上面的資料不够詳實。」

「從你們部隊第一批卡車上岸頭一分鐘算起，你能在十五天的限期之內造好跑道並立即使用嗎？」

「不暇思索資格脫口而出的說：『辦得到，長官！』」

「資格，我命令你馬上策劃執行此一任務的一切準備工作。D日大約在五週之後。你的部隊將隨第二批登陸。你用不着配備戰鬥單位，因為陸戰隊可以在二天內佔領全島。當然你自己最好有警戒措施。後勤與情報部門一定會協助你，滿足你所有的需要。資格，你可以立刻填報物資申請表。不過我要叮嚀一句。這次作戰對於時間方面要求得非常認真。轟炸機鐵定要在第十六天進駐！」

「不會得事的，」資格嚴肅的回答道，他那沉悶的聲音來自丹田。「您讓轟炸部隊照表實施工作好了。」

「很好，」桂上將說，「我就這樣辦。」

以後的五週間我跟資格中校一起工作。我變成了他的勤務兵，跑東跑西的爭取船運噸位，護政重要裝備，請調得力的人手。我們的計劃準備將第一四四海峰營配屬五個修護排一齊開到孔羅拉島上，有的單位負責建造道路，有的負責砍倒叢林，有的專門搬運珊瑚，有的維護發電機。巨大的工兵機器有專人保管，負責運轉。此外有一夥人事管搭蓋人員寢舍，不讓他們幹別的事。

「我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就是就心那裡找不到珊瑚。」在研究地圖時資格常念念不忘的跟我說。「從地圖資料上我無法獲得那島上有珊瑚坑出土的保證。但是我們非找不到它不可。如果在這個島上找不到珊瑚坑，那真該死！話說回來，我們一路北伐總有一天碰到一個沒有珊瑚的島嶼。那我們可倒楣了。可是我簡直不相信孔羅拉剛好就是那個沒有珊瑚的島。你看這幾個小山丘總該有一處挖得出珊瑚吧！我的天！」他喟然長嘆一聲。「如果我們被迫從海底撈珊瑚

，那可整慘了。麻煩你再請那幾位專家進來一趟。」

我再度請來了珊瑚專家，那時，資格正仔細推敲着懸掛在牆壁上的孔羅拉大地圖。那島嶼的外形好像膝部微屈的一條人腿。猛然間打個照面會發覺它像一桿澳洲土著的投槍矛頭，不過那微屈的膝使這比喻變為不倫不類。單論大腿或小腿的長徑，都不够作轟炸機跑道的材料。據說要有六千呎長的跑道才容得下轟炸機的起落。不過倘若將跑道橫過中部連膝拐算在一起，這個要求勉強可以辦到。這一來跑道在大腿和小腿上都佔了一部份。由於膝蓋頭冲着南方，這一來我們便有一條東西向的跑道。就當地的恒風向而言這種安排頗為適當。

「各位先生，」資格極不耐煩地說，「讓我們把這麻煩事再重頭研究一遍。這個島上唯一可以建造跑道的位置就是擺腰一截，單單選用大腿或小腿都不够材料。對這個看法大家沒有異義吧？」眾人一致同意。

「從這種安排我們面臨二個問題需要澄清。第一可以說是山溝問題。白斯登中尉，你可否把自己考慮到的觀點為我們解說一番？」年輕的白斯登是高個子的猶太人。他父親是紐約市的建築商。為人深得部屬的愛戴，因為他為了部下的利益不惜向上級據理力爭。只見他走到牆壁面前。「報告營長！」他說，「我自己下意識地相信在這個島嶼彎曲倒拐的地方必定有一條由南往北的深溝。雖然飛機帶回來的空中照片看不出這一條溝，我琢磨它必然存在其間。我們無法從曾在島上經商的人獲得証實，因為商旅一向在島的二端登陸。如果我們觀察本島的水文，不難斷定必有一條南北向的小山溝。」

「我不以為然，」一位青年海軍少尉唱聲反調。那是狄白圖，來自峨海奧州的哥倫布城。於是當場我們做一次假投票。一般的看法認為孔羅拉島上不致發生嚴重的山溝問題。

「但是，營長哪！」白斯登仍然堅持己見，「我們何不將這條跑通儘量靠北岸修築呢？那樣造，跑道只有五千呎，是短了一點。如果按現在這個計劃長度固然合乎要求，可有你正好在中間碰到一條山溝，我的想法沒有錯。」

資格中校為之動容。他對我說：「你去打聽一下五千呎長的跑道够不够派用場？」我跑到航空組徵求行家的高見。得到的回答是，如果較長的跑道非人力所及，五千呎也勉強可用。不過如能增加額外的一千呎，他們相信至少可以挽救十五位飛行員的性命。我回來只好據實情報。

大家不約而同地注視白斯登。他却提出另一個方案：「我們何不儘量朝東邊挪，好充份利用這條大腿呢？當然跑道的另一頭仍得搭在小腿上，可是通過膝部時就會靠近北邊一點。這一來可能就碰不上那條山溝了！」

「你問問他們。可不可以用這樣一條跑道？」又是連絡官的差事。「讓我們研究一下。這麼樣的安排飛機起落時風

向大約來自三三五度。」

我很快帶著意見回來，作戰組的飛行人員認為三三五的側風非常不利，比較前已同意的計劃差勁多了。「當然，如果是空肚皮的普通飛機那還不緊要緊，」我轉達參謀人員的意見，「可是在這條跑道上起飛的乃是經常掛滿油彈甚至一盎司也不輕易放過的轟炸機。」

賀格立定身形吩咐道：「按照原來計劃進行準備。現在再研究第二個問題——從那裡找珊瑚？」營長他的部長長一齊集合在地圖的周圍。拿起紅粉筆他便在地圖上二個山頭上作了個記號。一個山頭位於膝拐的北部，另一個則位於西邊小腿肚中腰處。然後他又在膝拐北沿海岸一帶劃了很多零星記號。

「我們有相當的把握可以在這一帶沿海找到珊瑚。」他指著海岸線頗有信心的說，「不過你們覺得這二座山頭的機會如何？」對於在這二座小山頭上找不到珊瑚，他的部下意見紛紛。在南太平洋島嶼上從事構工的海蜂營常常由於在當地發現珊瑚凸堆而輕易地完成任务。那時他們只消用開山機把這堆妙不可言的海岩層掘掘，然後堆上卡車拖到需用的場地卸下來。再用壓路機碾平。結果便是一條馬路，一段小徑，一座船塢或是可以與水泥道面媲美的飛機跑道。不過，週遭找不到珊瑚的島，像瓜達康納爾或包甘維爾，任你找遍山頭與海灘都不見珊瑚踪影。那時海蜂隊員就得忙得混身大汗，嘴邊咒罵不停了。在沒有珊瑚的島上駐防，美國軍隊可要吃苦了。白天吃火山岩石的塵埃，晚上把紅土朝行軍床一帶。只有逢到一場大雨才使路面暫時的洗刷乾淨。假如換納某些海軍軍人的建議，美國應該為海蜂營的豐功偉業豎立一座紀功碑，那我認為海蜂營也該為珊瑚建造一座紀功碑。珊瑚的確是他們推心置腹的良友。

「報告官長！要見的澳洲人都來了。」傳令兵進來報告。

隨後走進來二位細高條的男子和一位醜模樣的老女人。賀格中校站起來把椅子讓座給那個疲憊的老婦。至於二位男人只好站在一旁。他們自我介紹一番，來者是魏京士夫婦和郝斯維先生。十八年前他們因經商曾在孔羅拉島上居住達三個月之久。這三位是目前我們找得到的唯一通曉該島風土人情的人士。

當三位開拓帝國疆土的前哨竭力從記憶中鉤起以往如何在這個島上碰著惡運的景象時，那間炎熱的屋子突然寧靜了下來。在孔羅拉島他們沒有賺到錢。那裡的蚊子多得令人無法忍受。貿易船不肯在由珊瑚礁環拱的鹽水湖中碇泊，因為土著們懷有敵意。郝斯維太太便是在孔羅拉島上送掉了性命。其後郝先生一直艱居。縱然我們亟於蒐集當地的情報，可是沒有人願意打斷這令人沮喪的追述。

後來魏京士夫婦和郝斯維先生又合夥上瓜達康納爾去做生意。我們簡直想不透郝先生和魏太太之間憑甚麼微妙關係

維繫在一起。從她枯謝的容顏以及剪裁欠佳的衣裳看來，她決不像是吸引二個男人在一間茅屋內共同生活達十八年之久的一塊磁鐵。「在瓜達康納爾我們的生意還不壞，」魏京士歸根結蒂的說，「可是日本兵終於闖了進來，我們眼見他們把店舖一把火燒得淨光。我們逃到山嶺中藏躲起來。我夫婦倆是帶頭下山歡迎美國軍隊的人。那時郝先生，諸位要曉得的，正率領土人搜索敵情。稍後他也碰見了美軍。據說郝先生不久將接受你們海軍贈與某種的勳章。相信他對你們正義之師出力很大。」

穆爾的郝先生怪裡怪氣的笑著。我們納悶究竟這位仁兄曾為美國海軍樹建過甚麼樣的功勳。

「很好，」賀格中校致詞道，「承蒙您夫婦倆和郝斯維先生再度來幫忙，我們引以為榮。首先要請諸位有諒，在今後四五個星期之內你們要變成象徵性的夥伴。不久我們即將發兵攻打孔羅拉島。並且橫越島上大轉彎處建造一條可供轟炸機使用的跑道，大致像這張地圖描繪的樣子。我們不願因因聊開天致把這個消息走漏。你們將受委屈一點接受衛兵的保護直到部隊登陸為止。」

「理所當然，」魏京士直爽的說，「從前我們也受過類似的待遇。」

三位澳洲人然後便默然地審視牆上的掛圖。當魏京士冒出了，「我看不出那島竟是這個形狀」這句話時我們感覺非常尷尬。我們只好面面相覷。

「現在指出你們從前曾經住過的地方在那裡，」賀格提議說。

「在這裡，」魏京士說著用粉筆在地圖上畫了一個X。

「不對，」他的太太立予糾正，「大維，對不起，我是在這裡。」他們甚至連曾經在島的那一條腿上住過也得不到一致的意見。

「你們可不可以把地圖從牆上取下來，」魏京士先生出了個主意，「這樣也許易於追憶往事。」賀格中校跟另一位軍官把大地圖取下來平舖在地上。「這樣好多啦！」魏京士愉快的說。他夫婦在地圖周圍踱來踱去，有時半靠著眼皮，有時歪著頭斜視。可是，他們仍得不到一致的意見。魏京士先生甚至連地圖的北方指的不是對，也表示懷疑。

「你瞧，」賀格中校輕悄地為他開竅，「別的地圖也是一樣。正上方都是指著北方。」但是魏京士夫婦二人仍然確定不出以往在何處。「沒關係，想想看，」賀格提醒道，「太陽從那一邊出來的？」

「先生，在另一間屋裡他們也這樣問過的。」魏京士太太答說：「可是我們簡直記不起來了。年頭隔的太久，而且我們也不願意告訴你們那些毫無把握的事。」

「郝斯維先生，」賀格忽然問，「或許你有甚麼發現可以提供出來？」那位瘦高個子此時正聚精會神的研究那島靠西端的小腿。「現在你回憶出甚麼沒有？」賀格一點不放縱。

「我正在尋求當年我們埋葬亡妻瑪莉的地點，」那人回答說，「我記得墳地離一處海灘不遠。」

賀格知趣的走開，三位中年人試圖從生命史上不幸而遙遠的角落找回一絲絲可靠的回憶。當時他們沒有獲致定論。也沒有辦法可以獲致定論。時間沖淡了事情的細節變成模糊一片。有人說得好，「這件事我記得親親切切好像是昨天發生的一樣。」但是，不幸得很，也有些事記憶起來並不像昨天發生似的歷歷如繪。心靈使往事逐漸迷茫。一如孔羅拉似的令人迷惘莫測。

「長官，我可以提一個問題嗎？」這時白斯登插進了嘴。當他得到營長的許可之後他領着三位澳洲客來到地圖的頂上角。「我說如果諸位能對於這一塊拐彎的地方提出具體可靠的消息，那就給我們很大的貢獻了。你們瞧，飛機跑道勢須從這拐彎處橫貫而過。你們之中那一位確實到過這一帶地方？」

三個人都自抱奮勇要搶先答話，但是積十八年共同生活的經驗却乖乖的讓魏京士以主席身份首先發言：「是的，」他說，「那拐彎的地方是上岸定居合情合理的登陸點。最初我們是在此地上岸的，不是麼？可是我們後來討厭它。」

「可是你們為何不喜歡呢？」白斯登帶着勝利的語氣追問一句。

「沒有風，」魏京士回答的很簡單。白斯登的笑容只得又收斂起來。

「你們可曾自此處向內地深入？」他繼續追查。

「白斯登，打開天窗說亮話吧，」賀格不耐煩的加以糾正。

「我們想要知道的一點，」他遵命和顏悅色的說，「就是在從拐角處往裡去有沒有一條深深的山溝？」

三位澳洲人呆若木鷄，互相觀望。彼此間相對的搖搖頭。「官長，我們委實摸不清這一點。」

「唯有一個人知道實情，」魏京士又添上一句，「他便是戴文璞先生。」

「戴文璞是誰？」賀格稍感興奮的連忙追問。

「他是曾在島上居住過十幾年的紐西蘭人，」魏京士夫人發言加以詮釋。

「我們何不請戴文璞來談談呢？」賀格提出要求。

「可惜，」魏京士太太解釋說，「日本人已經把他逮捕到手，還有他的家人也關起來了。」

賀格為之語塞。他轉而跟白斯登交換了幾分鐘的意見，此時三位澳洲人却圍在一起研究那小島舖在地上的大地圖。

白斯登重行走到地圖旁邊。「你們可否再薦舉一位瞭解拐彎一帶地形的人？」他問道，「你們可以看出，讓我們掌握有關山溝的知識是多麼關係重大。」三位澳洲人一齊擠起了額上的皺紋。

「想不出人來了，」魏京士先生大聲的說，「愛后號船長也不會清楚那一帶地形的。」

「不大可能，」魏京士太太在旁邊幫腔。

是郝斯維先生生出這個好主意的！他往前走一步猶猶豫豫的提議道：「你們從我們當中選出一人，送回那島上實際看看有何不可？」

「對呀！」魏京士夫婦也同聲附和。他們二位往賀格中校面前趨近幾步。而賀格也被這個高見弄得目瞪口呆。

「島上有日本兵，成百成千的日本兵哪！」他粗魯地頓了他們一句。

「我們曉得的。」魏京士太太說。

「你們感覺可以辦得到嗎？」白斯登不放心的問。

「我們可以試試看，」魏京士愜意的答說，聽起來猶如差他到拐角雜貨店買點東西那麼輕而易舉。

「你們有的是幹這種差事的潛水艇，不是嗎？」魏京士太太反問一句。

「你們的意思是說諸位要一齊辛苦一趟？」賀格中校不肯輕信的回道。

「是的，」魏京士儼然以負責人的身份發言。

「我想我應當去。」郝斯維自付說。

「他在野林裡有較久的生活經驗，」魏太太表示同意，「也許我們三個人從三個地點上岸是個主意。」

賀格中校凝想一分鐘之久，他走到地圖附近，指點着問：「這兩座小山統統是珊瑚質地嗎？」

「我們弄不清楚。」魏京士據實相告。

「白斯登，憑一個人的力氣可以判定山上有沒有珊瑚麼？他要掘多深？」

「我看……唔，有個五呎也就夠了。長官，要從三個不同位置往下挖，這是找證據最起碼的要求。」

賀格轉過臉來冲着郝斯維問：「你願意去冒這一趟險麼？」

「當然可以。」郝斯維一口承擔下來。事情就此定奪。

我奉令從志願人員當中挑選十名戰士去出這趟差。大熱天整整一個下午我坐在一間斗室裡打量每一位甘心去孔羅拉冒險的英雄的嘴臉。不知他們從甚麼門徑找到我的辦公室的，也沒有一定的規程指示這些上選人材怎樣報名申請。可是

那天下午一共有四十位自動地前來報名，如果我有緣率領其中任何十個人組成探險隊，我也會樂不可支的。

他們有個如出一轍的小動作。每個人走到我跟前來，總是脫下便帽，拿在手裡，臉上泛出興奮的表態。他們幾乎異口同聲的有此一問：「我聽說您這裡有件差事要用人」或是，「這是件怎末樣的差事」。後來我耳聞日本人逢到要找入幹非常危險的工作時，他們的軍官便集合全體士兵大吼大叫的訓一頓話。連祖宗八代，天皇和民族光榮都抬了出來。至少在海蜂營不那麼費勁。你透過試出去，不久便有四十來個人悠閒地躍進進來。他們一手揮着便帽，神色很是緊張。

我不用結了婚的人。雖然我相信其中有人有充份的理由請求上孔羅拉島去碰運氣。對於孔奧未乾的毛孫子我也懶棄不要。第一名被我看中的人名叫路德·畢力士。他會講土著語言。好像是天設地造就要往孔羅拉之類的大海邊送掉老命的傢伙。當他嘴邊咕嚕着要介紹一個姓海曼的年輕小伙子結伴一道去的時候左耳邊的大耳環便跳動起來。我讓他把海曼領了來。是一個瘦皮猴似的小猶太人。我也准他參加一個。我又選用了八個平平常常的美國青年。我可以俏皮的說為向日軍把守的小島探險我選定十位美國的小人物。可是要人家半夜三更爬上孔羅拉島在小山頭上打出三個五呎深的洞。那就不是小人物囉。他們是頂刮刮的大英雄！哥們！

一俟這個小小探險隊給支使走。賀格和他的參謀們似乎早把這碼事忘得一乾二淨。魏京士夫婦當即交還由情報部門掌管。另外請求了幾位桂上將總部的航空助理幕僚。賀格對他們老實不客氣地提出了要求。

「對於建造機場這件工程我要求強大的空中掩護。」他爽氣的講着。我就在旁邊作筆錄。「請注意我們要求的是這道地空中掩護。不是在天空兜圈子表演特技。我不願因為頭頂上一群楞小子使弟兄們精力分散而延誤了工作。還有一點。不管何種情況在末得我准許以前你們的人絕對不可以企圖在未完工的跑道上落飛機。」那些航空員相互作會心的微笑。

「飛行員如果不够楞。就不算好貨色！」其中的一位自嘲的說。

「你說的對。對海蜂營也是一樣。不過。告訴他們把本領留著顯給日本人看好啦！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兵力運用的問題如何？這一行你們幾位是專家。請告訴我這個樣的部署行得通嗎？讓我們請一些紐西蘭老鄉開着T-6戰鬥機在天空擔任低空掩護。他們做著那種笨重的飛機。而且用這種貨色來清除戰場也很合適。然後我們再使用一批B-24或B-26海軍戰鬥機擔任高空掩護。再在每天清晨。正午和夜晚分批派T-6魚雷攻擊機去轟炸二百哩外的敵方機場。」

「營長。我們可以捏捏指頭一言為定。」一位航空員說。

「你的想法很好。可是當我們對孔羅拉動手的第一分鐘。日本人就曉得我們要大舉進攻。正式揭開戰幕了。因此我

告訴你我們該怎樣動作。我們要派出T-6戰鬥機向三個方向出擊。同時攻擊瓜那尼，多魯克和拉賓兒。」

空中掩護問題既已解決。接著後勤人員來說明我們將要搭乘何種船隻。以及何時登船。據說美國加州聖地牙哥港已經派出油輪。六週以後與我們在指定地點會合。替我們加油。然後經理人員前來商討食物補給的問題。這枝武裝船團逐漸成形。當我們完成準備那一天，有十八架轟炸機攻擊孔羅拉島。從此那個小島變成海上的火窟，從沒有讓它鬆一口氣。同時，日本人也儘可能自太平洋各地火速的分兵增援。有一些日本參謀官以往堅決主張無須在孔羅拉島建造戰艦機起

著場。他們判斷孔羅拉絕不會遭受攻擊。現在變成鴉口無言，瞠目不知所措。最後賀格中校的營部人員把裝備與地圖統統搬上一艘自由型貨輪。是夜，當我們正忙於檢討計劃時，郝斯維先生和路德·畢力士安然脫險歸來。畢力士的手腕上套着各種鋼鍊，混身針刺着燦爛的花紋。在貨輪上搖曳的燈光下他仍然頑健如昔。對比之下惘惘的郝斯維先生顯得異常羸弱而且疲憊不堪。

「我們沒有遇到麻煩。」郝斯維先生輕聲描述道，「真是再順遂沒有的了。」

「可有一條小溝？」白斯登中尉迫不及待的查問。

「的確有一條深溝，」郝斯維先生答說，「方向是由北向南，中間還有兩條小溪流了進去。」

「在這裡溝有好深？」賀格盤問着。

郝斯維沒來及答腔，畢力士已搶先講話。那位爪哇門的海蜂隊員向前邁上一步笑嘻嘻的說：「不會超過廿呎。」

「有多寬？」

「許有卅碼寬。」畢力士估計着。一面啾啾澳洲人。

「不會比這再寬。」郝斯維表示同意。

「至於那二座小山如何？」賀格問。

「二座小山嗎？」郝斯維覆述一遍，「我們沒法到達那邊的一座，那兒地質如何我們不知道。在這邊的一座我們只來得及挖了一個洞，因為時間不早了。」

「可有珊瑚？」

「有的。」

畢力士插嘴來說：「我們終於找到珊瑚，可是比這一帶任何一座山要掘得深，深多啦！」

「但是，真是珊瑚麼？」

「沒有錯，您哪！」

賀格營長向二人道謝辛苦，吩咐他們回去。當他看見畢力士把一隻巨靈般的手掌擱在郝斯維先生脆弱的肩胛上時，不禁莞爾而笑。他聽見畢力士耳語道：「琢磨我們報告的正是他想要聽的。呃，夥計！」

賀格轉過身來對下屬軍官發佈命令：「在這一帶有一條相當深的大水溝，不要管它叫山溝。我們假定這座山是珊瑚堆成的，可能有三呎深的浮土。讓我們孤注一擲，就這麼幹。常言說道好：『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我們碰上一條大水溝，可是正好有山上的珊瑚來填滿它。白斯登，我把一四一六部隊整個交給你。另外配上重型土卡車排。你必須要不顧一切開闢一條通到山頂的路。不要讓食物，汽油或寢舍等任何問題影響你的工作進度。把山頂的浮土鏟掉，然後這座山給我搬到此地來！」

他指的是大水溝。在別人來不及提問題以前他又連串的咋唬出八到十個附帶命令，然後宣佈散會，等到部屬離去才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我不知道如果只有山溝而沒有珊瑚，我們該怎麼辦，」他自言自語道，「我想上帝隨時隨地在看顧美國人和海蜂部隊的。」

拾穗譯叢臺北經銷處

衡陽街十五號

文星書店

羅斯福路三段臺大對面

雙葉書廊

書名		定價
波城世家	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
雷綺表姐	十二元	十二元
滄海珠淚	四元	四元
春閨夢裡人	七元	七元
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八元	十八元
海狼	十五元	十五元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五元	五元
交響樂的故事	二十元	二十元
玫瑰紋身	八元	八元
石油的故事	六元	六元
紹的故事	六元	六元
白衣女郎	二十五元	二十五元
黑貓劫	九元	九元
慘劇的預演	五元	五元
糖的故事	六元	六元
茶與同情、秋月茶壺	七元	七元
北教莊、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	十二元	十二元
我們的地球	五元	五元
三、五談叢	五元	五元
芭雷與樂曲的故事	五元	五元
我們的盟友——原子	五元	五元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五元	五元
朱門恩怨	十五元	十五元
盲者之歌	五元	五元



一個迴過頭來的人——
一個想法的

杜斯妥亦夫斯基著
邱慧璋譯

一個可怖的回憶。

現在講到這個可怖的回憶……

翌晨我想大概八點鐘時我醒了，房間裡已經很亮了。我睜目間醒來，頭腦非常清醒，驟然睜開眼睛。她手裡拿着槍立在窗前。她沒有看到我醒了，我在看着她。突然間我看到她開始慢慢地向我移動過來，手裡拿着槍。我敏捷地闔上眼，假裝睡得很熟。

她走到床前向我俯下身。我聽到一切。房間裡是那麽寂靜，我能聽到它。瞬間我意識到一個癡癡的動作，我猝地睜開眼睛，不可抵禦地，違反我的意志。她筆直看着我。筆直看我的眼睛。槍已經靠近我的額部。我們的視線交接了。但是我們彼此看下一不到一秒鐘。我費很大的勁再閉上眼睛，在那一刻那我以我擁有的一切

力量決定不再動一下，不睜開眼睛，不管發生什麼事。當然人沈睡時常常會突然睜開眼睛，頭拾起一下，看看房間，然後一會兒後很不自覺地把頭擱在枕頭上沈睡，什麼也記不起來。在遇到她的一瞥，感覺到槍在我頭部之後，我突然閉上眼睛不動一下時，她當然會以為我真的睡着了，什麼也沒看到，特別是很難想像出來，在看到我所看的之後，在「那麼」一刻間我會再度閉上眼睛。

是的，那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她照樣能猜到一切。是那個念頭突然閃過我的腦子，在同一剎那間——為人類思想的閃電速度歡呼三聲！假如是那樣的（我覺得），假如她猜到事實，知道我不會睡，那麼我已經可以準備好接受死亡的心情把她擊敗了。這時她的手可能

顛抖了。她從前的決心可能因着一個新的驚人的印象而粉碎了。她說人站在很高的地方似乎不由自主地被吸到深淵裡去。我請許多自殺與謀殺的事件只因爲謀殺犯或自殺者手中已經有了槍的原故。這兒也是一個張開口的陷阱。這兒可能也是一個斜坡，一個四十五度的斜面，站在那上面是不可能不失去的，而且似乎有一個不可抗拒的東西迫着你按板機。但是我知道我看到一切，我知道一切，並我在沈默中等待她手中的死亡，可能在那斜面上阻止了她。

寂靜繼續下去，暮地我覺得冰冷的銅碰到我的額，我的頭髮。你會問我，我有沒有逃避的希望？我會回答你——上帝知道我說的眞話——一點也沒有，一絲希望也沒有，除了可能百分之十的機會。那麼，爲什麼我接受死亡？噫，讓我反問你：在一個我所崇愛的人把槍對着我之後，生命對我又有什麼意義？而且，我以整個身心的力量了解在那一剎那中，我們之間在進行着一個搏鬥，一個生與死的搏鬥，一個決鬥，我——前一天被他的袍澤以懦怯所驅逐的懦夫——參加了。這個我知道，她也知道，假如她請到事實，知道我没有睡着。

也許，根本沒有這種事發生。也許我當時絕沒有那些念頭。但那一切一定都在沒有意識到的思想中發生。然後，從此以後我生命中每一刻除了想這件事就沒做別

的。

但是（你又會問）爲什麼我不救她不犯那麼重的罪？噢，自從事情發生以來我就問過自己同樣的問題一千次了，每一次，背脊一陣寒戰，我都回想那一剎那。但是當時我的心靈因此沉入絕望中；我處在致命的危險中，我本身就在完全滅亡的邊緣，因此我怎能救人？而且，在那一刻什麼使你想到我要救人？人怎能知道我那時的感覺？

但是這些時候我的腦子混亂萬分。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房間一片死寂。她仍然俯身在我上面。然後我驚然地跳了起來，我恢復希望。我很快睜開眼，她已經不在房內。我起床：我征服了，她永遠被征服了。

我出去喝茶，在另一個房間喝茶是規則的，她自己倒茶。我坐在桌前沒有說一句話，從她手裡拿過一杯茶。大概五分鐘後我瞥她一眼。她可怕地蒼白，甚至比前一夜蒼白，她看着我。而突然間——突然間——看到我在望着她，她蒼白的嘴唇慘淡地微笑着，眼中帶着一個膽怯的疑問「原來她還不確定，她還在問自己：他不知道？他有沒有看見？」我以冷淡的眼色轉開視線。

喝茶後，我把店舖鎖上，到市場去，買一張鐵床和一個布幕。回家時，我把床放在前面的房間，四周圍着布幕。那張床是給「她」的。但是我沒對她說一句話。

她不用言詞就了解。那張床使她明白「我看到一切，知道一切。」再也沒有任何懷疑了。

那天晚上我和平常一樣把槍放在桌上。夜裡她悄悄爬進她的新床。我們的婚姻解除了。「她被征服但沒有被饒恕！」夜裡她神志昏迷，翌晨她發高燒。她臥床六週。

第二章

(1)

驕傲的夢。

露克耶剛剛告訴我不再爲我工作，在她女主人出殯後她就要離開。我跪下做了五分鐘的祈禱。我要禱告一個鐘頭，但是我一直在想，想——那一切痛苦的念頭，我頭痛——禱告有什麼用處？——罪過！我不能睡覺，也是奇怪的事。人不高興的時候，尤其當他非常不高興時，在憂傷的最先的暴烈的發作後，他總是想睡覺的。據說，被判死刑的人最後一夜睡得很熱。所以事情應當如此。那是自然的。否則他們會忍受不了。我躺在沙發上，但是我睡不着。

……她病了六個禮拜，我們晝夜看護她，露克耶，我，以及我從醫院雇來的特別護士。我不管要花我多少

錢。反之，我喜歡花錢在她身上。我請斯哥德醫生來，每次看病付他十個盧布。她清醒過來之後，我就不到她房間去，除非是絕對必要時。但是，爲什麼我描述這一切，病後她起床了，她靜默地坐在我房間裡，坐在我那時給她的特別桌子前。對，十分不錯，我們倆都不講話。我是說，以後我們彼此交談，但只談家常。當然，我故意儘量少講話；但，我看得很清楚，她也很高興用不着說不必要的話。我想在她那方面是很自然的。「她受刺激太深，太馴伏了，」我心裡想：「她當然要有時間忘掉過去，對事情習慣起來。」於是乎我們維持沈默。但是每一分鐘我都在爲將來作準備。我不能不想到她也在做同樣的事，我發覺企圖去猜測她當時想的什麼是非常有趣的事。

我再說一件事：沒有人，當然，噢，世界上沒有人知道在她患病期間我所受的痛苦。我把煩惱放在心裡，甚至不讓露克耶知道我多麼煩愁。我想像不出來，我甚至不能對自己承認，她可能在曉得事實，整個事實之前死去的可能性。但是在我脫離危險期開始復原時，我記得，我很快地完全地恢復鎮靜。那不是全部。我下決心盡可能久地「延長將來」，暫時不改變現狀。是的，就在那時候我遇到一件奇怪的事（我不知道怎麼描寫它）：我勝利了，勝利感對我足夠的。於是整個冬

季過去。噢，我平生沒那麼自滿過，一整個冬天我都那樣子感覺。

你看，直到那時，那是說，到與我妻子發生那次不幸的意外時，我生活上有一樁最可怕的事時刻蒙在我心頭：我失去了名譽以及被迫退伍的事。簡言之，我會是可惡的不公平的犧牲者。我的袍澤一向不喜歡我，我怪的性格是真的，而或者甚至爲了我奇特的性格，我那可笑的性格，雖然你所認爲偉大的，你所珍貴的，最重視的東西却被你的朋友沒有理由地認爲非常可笑。噢，我在學校裡一向不受歡迎。大家一向不喜歡我。無論什麼時候，甚至露克耶也覺得喜歡我是不可可能的。然而，在聯隊裡發生的事故無疑地是由於我的不受歡迎而產生的，它直接的原因却十分確定是由於一樁意外。我這樣說是因爲我認爲沒有比被一樁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的，由於可能像雲彩一般消逝的偶然的湊合的意外而身敗名裂更令人憤恨令人氣餒，對一個受教育的人來講，沒有比這個更羞恥的了。

發生的事情是這樣：

在觀劇的休息時間我到一個滿了我的酒吧間去，裡面有許多軍官。我在那裡時，輕騎兵軍官A——突然進來，開始大聲對另外兩個輕騎兵軍官說話。他告訴他們，我們聯隊裡的貝占西夫上尉（他說）剛剛搞了一個亂子

受恥辱，就讓它羞恥；假如得受侮辱，就讓它是侮辱；假若得受損失，就讓它是損失——越糟越好！那是我的選擇。接着是三年充滿可怕的剝奪與恐怖的生活，甚至淪落到維耶斯庫斯基的客棧。一年半之前我的教母，一位富有老太太，死在莫斯科，在其他遺贈中十分出乎意料之外的，她在遺囑裡遺給我三千盧布。我當時當地思索過一番後，就決定我要怎麼幹。我打定主意要做當鋪主人，不求助於人。首先我必須賺錢，然後一個自己的家，然後一個遠離過去的記憶的新生活。那就是我的計劃。然而，我黑暗的過去以及永遠喪失的名譽是我精神痛苦的不絕的源頭，這個回憶每天每一分鐘纏繞我。然後我結婚了。是不是偶然的——我不知道。但當我帶她進入我家時，我以爲我帶進一位朋友，而我最需要的是朋友。但是朋友必須是你能把握着的，有形的，還有——是的——甚至被控制的。而我頃刻間怎能對一位十六歲的女孩子，一個對我偏見的女孩子解釋一切？譬如，沒有那與槍有關的可怕的意外的幫助時，我能叫她信服我不是懦夫嗎？我能叫她信服我在聯隊裡受人誣告爲懦怯嗎？但那可怕的意外剛好及時發生。在接受槍考驗及格之後，我報復了我整個可怕的過去。雖然沒有人知道，「她」却知道，那對我是一切，因爲她本身就是我的一切。我夢想着的光明的將來的一切希望！她

他（他加上說）「似乎喝醉」。這個話題不久就結束，而且，整個故事是誤會，因爲貝占西夫根本沒有醉，那個亂子也根本不是亂子。輕騎兵們又講到別的了，那就是全部。但是第二天這件事傳到我們聯隊裡去，當然我是酒吧裡我們聯隊裡唯一在場的軍官立刻成爲大家談論的題目了。據說當輕騎兵A——那麼無禮地講到貝占西夫上尉時，我沒有即刻上前去給他一掌阻止他那樣講。但是天曉得我爲什麼應該那樣做？假如他有膽量挑貝占西夫的錯，那是他們自己的事，與我無關。我聯隊裡的軍官於是判定那根本不是個人的事，而是與整個聯隊有關。既然我是我們聯隊裡唯一在場的軍官，而我對酒吧間裡的軍官與平民表現出聯隊裡的軍官對他們本身或他們聯隊的榮譽毫不關心。我不同意那麼一種解釋。他們通知我還能補救這件事，雖然已經遲了，假如我要求A——一個正式的解釋。這個我不願意做。事實上，我極兇暴地反抗這樁事。我不願意，不理他們的提議。於是我立刻辭職。那就是全部的事。我驕傲但痛心地離開聯隊。我的心，精神都受了大刺激。就在這事發生時，我在莫斯科的姐夫剛浪費盡我們家的小家產，包括我的一份（小部份是真的），我在世上是分文不名。我可以給自己找到平民的職業，但是我不幹。在穿過我那神氣的軍服後，我不去當什麼鐵路職員。於是乎——假若得

是我希望在生活中造成真誠的朋友的唯一的人，我不需要別人。現在她一切都知道了。至少她知道她太匆促於加入我敵人的陣營中。那個念頭叫我充滿快樂。在她眼中我再不可能是一個無賴漢了，至多可能是一個古怪的傢伙；即使那樣，在那一切發生之後，對我根本不是令人不愉快的了。古怪不是人的罪；反之，却常常對女人的幻想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事實上，我故意拖延最後的解釋。所發生的事暫時足夠使我心靈平安，我的夢想包括太多刺激的景象與許多材料。你看，整個問題：我是一個夢想家，我十分滿足我的夢有足夠的材料。至於她，我想，她能「等。」

於是整個冬天在一種期待的狀況中過去了。她坐在小桌子前時我喜歡不時瞥她一眼。她忙着她的事，縫紉，有時候晚上她會唸從我書架上拿下的書。書架上選擇的書也應該替我說好話。她幾乎不出門。每天晚飯後，天黑之前，我常常帶她出去散步。我們如前一般貫有的但不是完全的沈默。但是，就如我已經說過的，我們倆人都注意使談話不太冗長。我是故意那樣做，至於她，我想：「給她時間是重要的。我承認，很奇怪直到冬盡，我留意到我在我偷偷看她的時，在冬天那些日子中，從沒看到她看我！我把它歸之於她的羞愧。的確她整個外表顯露出一副那麼溫和的圖畫，在她患病後那麼澈底的疲

勞。不，我想，不要干涉她。還得等待——她會驟然間自甘情願地投入你懷中……

這個念頭叫我充滿強烈的愉快。我再加一樁事：有時候我會，似乎是故意的，叫我心中充滿如許的怒火，而突然在我心中造成一種反對她的精神與感情的暴怒。那情境延續了些時候。但是我對她的憎恨絕不能成熟或在我心中紮根。除外，我自己不能不覺得我只是在把戲。噫，即使在我買了床和布幕解除我們的婚姻關係時，我決沒有一分鐘把她當罪犯看待。並不是因為我對她的罪看得太輕，而是我有完全饒恕她的見識，從最初一天開始，甚至在我買床之前。那一點，我承認，這方面是有點古怪，因為我對道德方面的事是很嚴謹的。反面來講，在我眼中她是澈底地馴服，澈底地丟臉了，澈底地粉碎了。有時候我不能不為她覺得非常難過，雖然，不管那一切，她的受辱的念頭有時候的確叫我很快。叫我愈快的是我們不平等的念頭……

那個冬天我恰好做了幾樁真正仁慈的事。我銷掉兩筆債，並且不取押品把錢借給一個窮女人。我對我妻子一句也不說。我做那些事也不是為了讓她知道。但是那個女人自己來向我道謝，幾乎跪了下來。那樣子就成為衆所週知的了。我不能不對她獲知那女人的事感到真正的快樂。

「可是我很好啊，」她淡淡地微笑着說。斯哥德沒有很仔細檢查她（那些醫生有時候馬虎得太厲害了），但他在另一個房間告訴我她患着病後的反應，在春天裡帶她到海邊去是不錯的打算，或者，若是可能做到的話，在夏季裡到鄉村去住。他沒有說什麼，事實上，除了衰弱之類的話。斯哥德去了之後她突然對我說，非常嚴肅地望着我：

「我很好。真的，我很好！」

但是她說着時突然臉紅，無疑地是由於慚愧。對，很明顯的是慚愧。噢，現在我明白了！她慚愧，你看，慚愧我還是一「她的丈夫」，我好像還是她真正的丈夫一樣在照顧她。但當時我不了解，我把她的微笑當做謙卑。（噢，那些鱗片！）

於是乎，一個月後，下午五點鐘時，在四月裡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我坐在當舖裡，記賬。突然間我聽到她坐在我們房間裡小桌子前，做着手工，她輕輕地輕輕地開始唱起來。這新的事件叫我非常受震動。到今天我還不能解釋。直到那時我從未聽到她唱，總之，自從我們婚姻生活的初期，我們還能一起玩樂的時候，用我的槍練習打靶，那時候她的嗓子還是強壯嘹亮的，雖然不太真，但很悅耳健康。但此時歌聲是那麽微弱。噢，我不是說歌聲憂鬱（那是一支情歌），但是聽起來似乎她

但春天就來臨了。時當四月中旬。我們拿下雙重窗子，耀目的陽光開始照亮我們的房間。但是鱗片依然遮蔽我的眼睛，弄瞎我的理智。噢，那些致命的，那些可怕的鱗片，怎麼突然間我眼睛的鱗片掉下來了，我突然看見，明白一切！是不是機會？是否注定的日子終於來臨？是不是一線陽光突然燃起一縷思維或我笨拙的頭腦的推測？這時突然活起來開始振動了，使我陰暗的心滿溢着光明，而表現出我魔鬼似的驕傲。我覺得好像我跳起來。那是那麼不可相信地在驟然間發生。它發生在晚上，大概五點鐘，晚飯後……

(2)

鱗片突然掉落。

在我說下去之前再講兩句。一個月前我就注意到她身上有一種奇怪的沈思的神情。她不僅是沈默，而且是默想的。噢，那一點，我也是突然發覺到的。當時她正坐着縫點東西，頭低下，她沒有看到我在看她。突然間我覺得她多麼瘦，多麼憔悴，臉那麼蒼白，嘴唇無血色，這一切以及她沈思的神色叫我突然大吃一驚。我已經聽到她乾渴的咳嗽聲，特別在夜裡。我立刻站起來，一點沒對她說，出去找斯哥德。

斯哥德第二天來。她非常驚訝，她的眼睛在斯哥德與我之間來回溜動。

的聲音啞了，就如她可愛的小嗓子唱不出來了，就如歌的曲本身病了。她低聲唱着，突然在唱出一個高音時她的嗓子啞了。那麼一個可憐的小嗓子，那麼悲慘地啞了。她清清喉嚨，開始再唱別的，用很輕的，幾乎聽不見的聲音……

你可以笑我的激動，但是永遠沒有人會了解它的理由。我還不懂替她難過。還不。那是十分不同的東西。從頭說罷，起初幾分鐘我突然覺得困惑，並非常驚訝。那是一種可怕的奇怪的驚訝，痛苦的幾乎是存心報復的。「她在唱！」而我在房子裡！她沒有忘了我，有沒有？」

我目瞪口呆地坐了一會兒，動也不動。然後我突然站立，拿了我的帽子出去，好像是出乎衝動。至少我不知道我到那兒去，為什麼去。露克耶正幫我穿外套。

「她在唱嗎？」我不由自主地問着露克耶。露克耶似乎不知道我在說些什麼，她繼續莫明其妙地瞪着我。但是當然我是有點費解的。

「你不是第一次聽到她唱嗎？」

「不，先生，」露克耶說：「她有時在你出去的時候唱的。」

我記起了一切。我下樓梯，出去到街上；漫無目的地走着。我走到街角，開始迷糊地望着前面。形形色色

的人走過我身邊，碰到我，但是我全不覺察到。我招呼一部街車告訴司機送我到警察橋。我毫不知道爲的什麼。然後突然間我改變主意，給他一個二十盧布的钱。

「對不起麻煩你，」我說，愚蠢地對他笑着，但是我心中突然充滿了一種古怪的狂歡。

我回家，走着時加快步伐。那可憐的嘶啞的音調又再在我心中響起來。我呼吸急促，對，鱗片掉落了，從我眼睛上掉下來！假如當我在屋子裡時她開始唱歌，那只能表現出她完全忘掉我了。那是如此可怕的清楚的事。我心中明白，但是我的精神因狂歡而興奮，勝過了我的恐懼。噢，命運的諷刺！那整個冬天我心靈中還有什麼東西，除了這狂歡的感覺外還能有什麼東西？但是我整個冬天在那裡？我與我的心靈同在嗎？我極匆促地跑上樓梯，我記不起來在我走進去時我是否意識到。我所能記得的是地板似乎旋轉着，我覺得我好像在河上飄蕩。我走進房間，她正坐在她平常坐的地方，頭彎下來縫紉，但她不再唱了。她急速而不在意地瞟我一眼。那幾乎不能說是一瞥，只是平常人在有人走進房間時冷淡的認識的表現。

我筆直向她走去，坐在她身邊。貼近她像瘋子一樣。她很快看着我，似乎她怕我。我握着她的手，我記不起來我對她說什麼，或我想對她說的，因爲我甚至不能

清清楚楚講。我的聲音顫抖，不聽從我，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我所做的就是喘氣。

「我們講吧——你知道——講些東西！」我突然喃喃說出十分愚蠢的話。噢，那一刻我能想到什麼有情理的話說？她又驚跳起來，當她看我的臉時，她恐怖地退縮着，但她眼中幾乎是即刻地露出「嚴厲的驚訝」的神色。是的，驚訝與「嚴厲」。她睜大眼睛看着我。那種嚴厲的神色，嚴厲的驚訝似乎立刻給我一大打擊。「所以，你要的還是愛，愛？」那個驚訝的臉色問着我，雖然她自己已不說一句話。但是我全都出來了。我全出來了。我的世界在我耳旁坍塌下來，我在她腳下瓦解了。是的，我倒下在她腳前，她忽忽跳起來，但是我攔住她的手，用盡我的力量拉住她。我完全了解我的絕望。噢，我了解得不錯！但是，你看，我心中燃燒着狂歡，叫我害怕我會死去。我如痴如醉吻着她的腳，在極歡樂中。是的，在極歡樂中。無涯的，無止境的歡樂。我那樣做，雖然我完全了解失望的絕境。我哭着，我想說出什麼，但說不出來。她的驚訝和恐怖突然轉變爲一種擔憂的念頭，十分迫切的念頭，她古怪地望着我，甚至是潑野的。她想毫不遲延地明白一樣事，而——她微笑了。她看我吻着她的腳很難爲情，非常難爲情，她不停地縮着她的腳。但我立即吻着她腳放過的地方。她看到了，開

始因爲尷尬而笑着（你知道人因爲尷尬而發笑的感覺）。她變得歇斯里亞——我看到它來了——她的手顫抖着。但我不注意它。我繼續喃喃說着我愛她，我不會站起來的。「讓我吻你的衣服吧。讓我終生如此崇拜你吧！」我不知道，我記不起來，但是她突然啜泣起來，渾身發抖。她的歇斯里亞發作得很厲害。我嚇壞她了。我抱着她，帶她到床上。她發作過去後，她在床上坐起來，臉色很懊喪，她攔住我的手，求我鎮靜下來。「喂，別折磨你自己！瞧，瞧，鎮靜，求求你！」她又哭起來了。

那一晚上我留在她身邊。我不住地告訴她我要帶她到波龍去洗海水浴——現在，立刻，兩個禮拜內——她的聲音那麼小又嘶啞——我那天下午聽到了——我要放棄我的——買給多布龍拉瓦夫——我們應該重新生活。但是最重要的是波龍，波龍！

她聽我講，但她還是害怕。不過，我當時擔心的並不是那點。我擔心的是我越來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感覺，欲把自己投在她腳下，一次又一次地吻着她腳的土地，向她祈禱：「我再不向你求一樣，一樣東西了，」我每分鐘不住地重複說着。「別回答我。一點也別注意我。只要讓我從角落上看着你。叫我做你的奴隸，你的哈巴狗！」她哭了。

「我以爲你會不理我，」她突然說，那句話不由自主地溜出來了，是那樣地不由自主，很可能她自己不清楚她說的是什麼。

然而……噢！那是她那天晚上說出來的最重要的最不祥的一句話，對我是太容易了解了，它像一把刀刺入我的心坎。它對我解釋了一切。一切！但是在我還在我身邊，還在我眼前時，我仍舊滿懷希望，我非常地快樂。噢，那天晚上我叫她完全精疲力竭，我很明白，但是我不停地想，任何時刻中我可能把它完全改觀過來。最後，夜半時分，她完全疲倦了，我勸她去睡覺。她立刻睡着，睡得酣熟。我想到她會說謊話，她是有一點夢囈。夜裡我不住地一會兒起床，穿着拖鞋輕輕地走去看着她。我站在她面前扭着手，我看着她衰弱的人在可憐的小床上，我花三盧布給她買的鐵床。我跪下，但是我不敢在她睡的時候（沒得到她的允許！）吻她的腳。我跪下禱告，但是幾乎是立刻跳起來。露克耶在注意着我，不停地從廚房出來。我走向她去，告訴她上床。我告訴她明天一切事會「十分不同。」

而我相信它。盲目地，瘋狂地，驚惶地。噢，我的心湧溢着狂歡！我只是等待着第二天。不，我不相信任何苦難，不管那些徵兆。我還沒有清醒呢，雖然我眼上的鱗片掉下來了，噢，直到今天（我才清醒！）直到這

一天！我那時怎能期望恢復理智？她那時不還是活着的？她不還在我眼前我在她眼前？「明天她會醒過來，我要把這一切告訴她，她會完全明白。」那就是我當時不停對自己說的。那是那麼清楚簡單。於是乎我如痴如醉。

主要的事是到波龍的旅行。爲了什麼原因我不住地認爲波龍就是一切。在波龍那邊有一件決定性的東西。「去波龍！去波龍！」我瘋狂地等待早晨。

(3)

我懂得太清楚了。

那一切只發生在幾日之前。五日——只是五日前。上星期二！噢，假若有多一點的時間！假若她多等些時候，我就能把這朵可怕的黑雲驅散。她可不是絕對地平靜安寧嗎？第二天她臉帶微笑聽着我，固然無疑地她有點難爲情。是的，那點最特出。我是說，她的難爲情。那整一段時間，整整五天，我不得不注意到她不是難爲情就是慚愧。而且也害怕。很害怕。我對這點不要辯論。要否認它我可就瘋了。她的「確」害怕，但是究竟那是夠自然的。她怎麼能不害怕呢？因爲我們豈不是做了很久的陌生人嗎？我們豈沒有變得非常疏遠嗎？而現在突然間，像晴天一聲霹靂，這一切……但是我不注意她的懼。一恐個新生活像一顆明星在我面前閃爍着！那是真

的，絕對真實的。我做了一件錯事。可能許多錯事。第二天早晨我們醒過來後（那是星期三），我隨即做了一件錯事。我立刻以朋友的態度待她。我太匆促了。太過匆促了。但是我只是得向她表白一切。是的，我的自白是絕對必要的。甚至有過於自白！我沒有對她隱瞞我一生在隱瞞自我。我坦白地告訴她整個冬季裡我沒有一刻懷疑過她愛我。我對她解釋我那借錢的生意不是別的，只是喪失意志力的表徵。它不是別的，只是精神錯亂。一種個人的自我懲罰與自傲。我對她解釋我那天晚上在劇院的酒吧裡「是」懦夫。我不得不那樣。那是與我的性格有關的。我的過度敏感。我被周遭的事物弄得狂亂了。由於它發生在劇院的酒吧間裡才使我喪失勇氣。叫我那麼膽小的是——我怎麼能向那個輕騎兵軍官走過去？我怎麼能那樣做而不令人發笑？我所怕的不是決鬥而是我會不會出醜。後來，當然，我是不承認的。於是折磨自己也折磨別人。爲此我也折磨了她。事實上，我娶了她就是爲了能那樣折磨她。總之，我大半時候說的就好像我在發高燒。她不停地抓住我的手，哀求我停止。「你在誇張……你在折磨你自己！」於是她又哭了。她又頻臨歇斯底里亞了。她不停地求我不要說到它。根本不要想起它。

我不理她的哀求，仍幾乎是置之不理。春天！波龍

！那裡有太陽！那兒有我們的新太陽！我不能說到別的。我開了當舖。我把生意轉讓給多布龍拉瓦夫。由於一時的衝動我甚至向她提起把我全部的錢財分給窮人。全部。除了我從我教母繼承到的原來那三千盧布。那筆錢就能付我們到波龍的旅費，我們回來之後，我們能開始新生活。一個誠實工作的生活。於是事情就這樣決定了，因爲她沒有反對我。當然我明白我在使她擔憂。別以爲我是那麼一個傻瓜，或那麼一個自我主義者，看不出那點。我看到一切。看到一切的細節。我比任何人都要看出，知道一切。我全部的失敗是顯明的。

我對她訴說關於我和她的一切。也關於露克耶。我告訴她我哭過了……噢，我也換了話題。我不要她記起那些事。有一兩次她似乎很高興。是的，我記得那點。我記得很清楚！爲什麼你說我看着她沒有看到一點東西？假如「這個」沒有發生的話，一切就不同了。噫，前天她豈不是告訴我那個關於吉布拉斯與格那達的大主教的有趣的故事嗎？我們在討論書本。她在告訴我她在那年冬天讀的書，就在那時她告訴我從「吉布拉斯」讀到那一幕。她笑了！是的，她笑了！好天爺，多麼甜蜜天真的笑！就和我們訂婚時她常常那樣笑（一剎那！只是轉瞬即逝的片刻！）我多麼快樂！多麼高興！我很驚訝，我是說那個大主教的故事叫我很驚訝。那麼她能欣賞

一部文學巨著就能找到幸福與心靈的平安了。那個除了說明她開始完全恢復了鎮靜，她已經開始相信我會「由她去」之外還有什麼意義？「我以爲你會『由我自己』！」那是她在星期二說的，是不是？噢，一個十歲女孩子的思想！她的確相信一切會和「原來一樣！」她相信她會老是坐在她的桌子前，我坐在我桌子前，我們倆人會那樣偕老。而突然間我以丈夫的身份向她走去，而丈夫需要愛！噢，我多麼盲目！噢，可惡可怕的誤解！

我做的另一樁錯事是那麼如痴如醉地看着她。我應該控制自己的。因爲我的狂歡嚇住她，但是我豈沒有控制自己嗎？我再吻了她的腳嗎？不，我沒有一刻洩露出那個事實——噢——我是她的丈夫。噢，那個念頭從未鑽進我的腦子。我所做的就是崇拜她。但是很明顯地叫我一直沈默是不可能的事。我必須說些什麼。我突然告訴她我喜歡和她談話。我說我想她是不可比擬地——是的，不可比擬地——比我受的教育好，心理成熟。她是個傻瓜！——我不能抑制自己我告訴了她，我多麼高興聽到她和她頭腦的開智！當我站在門後，明白了她對那個不可形容的椅子的回答中隱藏着多少憎恨時我是多麼開心。她那一切機智的妙答使我多麼愉快，她那聰明的俏皮話，滲和着那麼童真的率直。她似乎驚嚇起來

對我的再度誇張喧嚷說了些什麼，猝然她的臉沈下來，藏在雙手中，她哭了……這時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我再度在她面前跪下，我再次吻她的腳，再度在星期二一樣，在歇期的星亞中結束……那是昨天晚上，而第二天早晨。

翌晨，唔，你瘋子，是今天早晨，只是幾個鐘頭之前，只是幾個鐘頭之前！

聽着，試看明白。幾個鐘頭之前我們在茶几前見面時（昨夜歇斯底里的發作之後），她的鎮靜使我驚奇。是的，她是絕對的從容自若。整夜我因為昨天發生的事而怕得發抖。而很突然地她自己向我走來，交疊着雙手，開始告訴我（只是幾個鐘頭之前，只是幾個鐘頭之前！）她是有罪的，說她十分清楚，說她的罪折磨她整個冬季，甚至現在還在折磨她，說她很感激我的度量，說「我要做你的真實的忠誠的妻子，」說「我要永遠尊敬你……」然後我像瘋子一樣跳起來擁抱她。我吻着她。我吻她着臉。我吻她的嘴唇像一個分離很久之後的丈夫第一次吻她。而為什麼，為什麼我在那樣做之後出去？只是兩個鐘頭！我們出國的護照……噢，上帝，為什麼我不早五分鐘回來？只要早五分鐘。我們門前那一大羣人。那些瞪着我看的眼睛！噢，上帝！

露克耶說（噢，現在我將永不讓露克耶走！她知道

的窗口上，背向着我，雙手攪着聖像。我朝她喊：「太太！太太！」她一定聽見我了，先生，因為她動了一下好像要轉身，但她沒有。她向前走一步，然後把聖像貼着胸——把她自己投出窗外！」

我所記得的是，當我走進院子裡時，她還是溫暖的。恐怖的是，我一直覺得那些眼睛瞪着我。最初他們喊叫，然後他們突然靜下來，人羣立刻分開讓出一條路給我走，而——她和聖像躺在那裡。我模糊地記得我靜靜地向她走去，朝她看了良久。他們全部都圍着我開始對我說些什麼。露克耶也在那裡，但是我沒有看到她。我只記得那個工人。他不停地朝我嚷：「她嘴巴流出一捧血！一捧血！一捧！」指着一塊石頭上的血。我相信我用手指擦着血，手指染鮮了，看着我的手指（我記得那個），而他不停地朝我喊，「一捧！一捧！」

(4)

我只還了五分鐘！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可能的？人真的能，說那是可能的！為什麼這個女人死了？什麼使她那樣做？

噢，相信我，我明白的。我明白一切！但她為什麼死仍然是個謎。她害怕我的愛情嗎？她真的嚴肅地問她自己要接受或拒絕？這個問題對她太重了，她寧願死？我知道。絞我的腦汁是無用的。她答應我的太多了。

一切。她整個冬天和我們在一起，她能告訴我一切！露克耶說我走出房子時，她突然走進我們的房間，她的女主人當時在裡面，她想問她一件事（我忘了什麼），她注意到她的聖像（那同一個聖像，好像她的女主人剛剛在手上拿下來，放在桌上她面前，好像她的女主人剛剛在它面前做過禱告。「什麼事，太太？」「沒有什麼，露克耶，你可以走。」然後她說：「等一等，露克耶，」她走上前吻她。「你快樂嗎，太太？」露克耶問着。「是的，謝謝你，露克耶，我快樂。」「先生很早以前就該求你饒恕的，太太。感謝上帝，你們現在和好了。」「好了，露克耶，」她說：「你現在可以走，露克耶。」她那麼——那麼古怪地微笑了。那麼地古怪，使得露克耶回來看看她。

「她就靠牆站着，先生，」露克耶告訴我：「靠近窗口。她手臂靠着牆，頭貼着手臂。她就那樣站着，先生，站着想。她想得入神了聽不見我打開另一個房間的房門。她沒有看到我站在那裡注視她。然後我看到她微笑，先生。她靠近窗口的牆站着，邊想邊微笑。我看着她，悄悄地轉身回到我的廚房去。我那時想着我的事，先生。只是猝然我聽到窗子打開。我立刻回去，打算告訴她外面很冷，她若不心小的話會招涼的，而主啊，先生，我看到她爬到窗檻上，她筆直站在那裡，在打開

給我太多諾言了。她害怕她會食言。那很清楚。一些別的事實簡直是可怕。因為沒有解答的問題還存在——為什麼她死？那個問題不住地敲着我的腦子。我會「由她去」的，假如她要我「由她去」。但是她不相信。不，不，不，那就是撒結所在。不，不！這是個慌言！那完全不是那回事。那只是她必須對我誠實。她知道對我來講「愛」的意義就是「完全地愛」，那和她愛那個老闆是不同的。而且，由於太過貞節太過純潔，她不願以一半的愛，或者四分之一的愛來欺騙我。太過誠實了。問題就在這兒。我要把客忍貫注到她腦中——記得吧？一個希奇的念頭。

另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是她是否尊敬我。我不知道在她心中她是否輕視我。我不相信她輕視我。那當然是很奇怪的。為什麼整個冬天裡我沒想到她輕視我？我絕對自信她沒有輕視我，直到她以「冷酷的驚奇」看着我。對自那一刻。是的，「冷酷」。那時候我立刻知道她的確輕看我。我知道時已不能挽回了。遲了！噢，由她，由她，由她。她終生輕視我吧，只要她活着——只要她活着！僅僅幾個鐘頭之前她還在走動，她還在講話。我死也不明白為什麼她會跳窗，即使在她跳窗的五分鐘前我怎麼會猜疑到呢？我請露克耶進來。我現在永不離開露克耶，不，我將永不離開她。世界上什麼也換不了她！

噢，我敢說我們還能找到補救的方法，難題是我們
在冬季理太過疏遠了。但是我們豈不能再融洽相處嗎？
為什麼，為什麼我們不能再結合起來？我是慷慨的，她
也是——那是我們共有的一點！多幾句話，多兩天——
就夠了——她就會明白一切的。

那麼令人可怕的是這整個事件只是一樁意外——一
樁平常的可怕的，無意義的意外！一樁可能永不會發生
的意外！假如我沒有遲一步的話。我遲了五分鐘。只是
五分鐘！假如我早到五分鐘，那個驅使她自殺的衝動可
能像雲霧般消散。她也就不再也不會想做那麼可怕的事了。
一切都能由於她的了解一切而完結。而現在又是空洞
的房間。我又是孤零零的在世。我聽得見鐘擺滴答響
。它關心什麼？它不為任何事難過。我在世界上沒有一
個人——那是恐怖之處！

我不停地走着，走着，老是走着。我知道。我知道
。你別提醒我，你以為我埋怨一樁意外是非常可笑的事
，慢了五分鐘。意外？但它是極明白的。想想看：為什
麼她留下一張紙條，只寫下幾個字：「別為我的死怪任
何人，」和人家做的一樣？是不是她永沒有想到露克耶
可能給警察找麻煩？「她單獨和她女主人在一起，」人
家可能那樣說：「她可能把她推出窗口。」她很可能被
拖到警察那理去，固然她是無辜的，但那是由於從院子

隔壁屋子窗口裡有四個個人看到她手裡拿着聖像站着跳出
窗外。但那也是一樁意外。我是說，她也可能被一些恰
好在那時間在場的人看到。不，這整個事件不是預先計
劃的。那只是一個衝動，一個不可說明的衝動。一個瞬時
的神經錯亂。她曾在聖像前做禱告的事實能證明什麼？
那當然不表示她在自殺之前做了禱告。那整個衝動可能
只有十分鐘之久。可能在她靠牆站立手背扶着頭微笑時
她下了自殺的決心。她腦子閃過一個念頭，風捲而過！
不管你說什麼，這整樁事十分明顯地是一個誤解。
我並沒有壞到那點，她會與我共同生活。假如這整個事
是由於貧血症又怎樣？只是由於貧血症，由於疲勞，她
全部精力完全消耗淨盡。去年冬天她非常疲勞。是的，
事實是那樣的。

我太遲了！

她在棺材裡是多麼瘦！她的鼻子變得好尖！她的腿
毛和箭一般直。她摔下去沒有折斷一個地方。一根骨頭
也沒有斷。只是那「一棒血」，一匙的，我想。內部出
血。一個古怪的念頭：假如能把她留在這裡，不埋葬她
會怎麼樣！因為假如他們把她帶走，但是我不該那樣說
！我讓他們帶她走我就該死！噢主啊，我不應該那樣說
。我沒有瘋，我不是在胡說。事實上，我想我沒有過像
現在這樣清醒。但是我不能——我就是對於屋子裡又沒

有人這個念頭不習慣，又是兩個房間，再度我得與典當
物獨處。瘋了！瘋了！真正的瘋狂就在那點。我會折磨
她到她再也不能忍受的地步，是的，事實就是那樣。

現在我管你們的法律幹什麼？你們的習慣與我何干
？你們的道德，你們的生活，你們的國家，你們的信仰
？隨你們的法官判決我好了。把我帶到你們的法庭上去
好了，到你們的公共法庭去，我要宣佈我什麼也不認識
。法官會命令我閉嘴。「安靜，軍官！」他會喊道。我
要喊回去：「你有什么權力要求我服從？為什麼黑暗的
冷酷毀滅了世界上對我最寶貴的東西？我現在管你們的
法律幹什麼？我要過我自己的生活！」噢，現在什麼都
是一樣的了！

她是盲目的，盲目的！她死了。她聽不見我。噢，
你不知道我會為你建造怎麼一個樂園！樂園在我心靈中
，我會在你周圍把它建造起來！你不愛我又有什麼關係
！那又有什麼關係！一切會和從前一樣。我應該「由你
去」。你會像朋友一樣和我交談，我們應該一塊兒快活
，笑着。我們該會愉快地對視。我們該那麼過活，而甚
至你愛上了別人，那也沒有一點關係。對我那沒有一點
不同的地方。你願意的話談戀愛好了！你會陪他散步！
笑着！我會在街的另一頭看着，噢，我不管會發生什麼
，只要她再一次睜開眼睛！只要一刹那！一刹那就夠。

她會和幾個鐘頭前站在我面前對我發誓做我忠實的妻
子一樣看着我。噢，我確定只要一瞥她就明白一切！
冷淡無情。噢，天性！人在世上是孤獨的，那就是
那麼可怕的地方。

「平原上有一個活人嗎？」俄羅斯的傳奇英雄喊道

。我也同樣呼喊，但是沒有答應。他們看到太陽帶給
宇宙生命。太陽會早起——看着它。它不是死的嗎？一
切都是死的。到處是死人。世界上只有人，而他們的四
周是沉默——地球就是那樣！「人彼此相愛！」——誰
說的？那是誰的謊言？鐘擺無感覺地陰慘地滴答響着。
清晨兩點鐘。她可愛的小皮靴擺在她的小床旁邊，似乎
等待着她。……不，正經地，他們明天把她帶走時，我
要怎麼了？

宴會之後，一位貴賓已口若懸河地講了二十分
鐘，他繼續說道：「在今天這樣豐盛的筵席上，我
覺得如果我再多吃一點的話，我就講不出話了……」

「再給那位先生一客三明治！」



趕「油」集的人

趕「油」集的人，好似天生一副奇特的性格，他們明知道油田的突然繁榮不會持久，祇要油井抽乾或正式生產，則繁榮即告結束，然而他們却情願把血汗投注在油田裡，他們是一羣流浪者，隨着新油田的發現而不斷遷徙，他們口袋裡不留一個錢，賺多少，用多少，他們更不願在固定的地方長久工作。他們的工作是艱苦的，這使得他們的個性也變得耐強粗暴。

追隨在他們之後的，是另一些男人和女人——賭棍，騙徒和娼妓。這羣寄生蟲倚賴他們生活，用他們的血汗養肥自己的身體。

當噴油井在梭尖鎮被發現時，趕「油」集的人蜂湧蠅集，他們在滿山遍野搭建帳篷和臨時房屋，也帶來他們的語言和傳奇故事。

他們之中有好人也有壞人，有強者也有弱者。他們的身份不明，姓名更變，有的人炫耀既往，有的人掩飾過去。

當繁榮消逝後，油田的工作——產油，輸油和煉油——交給另一批不同性格的人接管，而這羣趕「油」集的流浪者則繼續前進，尋找新的油田。

他們的遭遇常是充滿挫折和失敗，他們找到的不是心目中企望的「烏金」，而是更艱苦更辛勞的工作；最後的結局是悲慘的：一坯黃土，寂寞長眠。

然而他們有生之日，生活却也任性而快樂：無牽無掛的歡笑，無拘無束的花錢，以及狂嫖浪賭。他們將一切希望寄託於下一口油井，祇要一索得油，他們就可以突然暴富，從此成家立業，不再漂蕩了。

五、象鼻虫

「嗨，動作快點，象鼻虫。」

艾立斯不停地催促他們，從黎明直到日落。

他們每天來至油湖開始工作時，艾立斯告訴他們：「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我們要接通一根油管把湖裡的油抽乾；否則，祇要有個冒失鬼劃燃一根火柴，那麼一場大火就不堪設想了。」

卡林敦對挖掘壕溝的工作頗感興趣，他覺得這和棉田收割時的情景相仿。他記得他的祖父曾告訴他說：「你是屬於土地的，你應該永遠在農田裡工作，不可忘本。」

來至油湖工作的第一天，人們稱他為「象鼻虫」卡林敦，過了幾天，人們簡單的稱他為「象鼻虫」，再過幾天，人們就直截了當地稱他為「象」。

「這個象鼻虫永遠不會疲倦，」第一週工作時人們這樣批評他。

「象根本不懂得疲倦，」過了一週後，人們開始諷刺他。

海灣的氣候變化多端，不論天晴天陰，他們始終是埋首挖掘。在沼澤工作時，常是泥深沒膝，苦不堪言，貨

貨車和配管工人緊隨在他們之後，將油管置入新掘成的壕溝。週末的傍晚，他們領到工資就上床睡覺。雖然貝蒙特距此僅有四哩，但這天晚上誰也沒有精神出外尋歡作樂。

星期日清晨艾立斯照例催促他們前往工地，他說：

「你們誰要祈禱，就一邊挖土一邊祈禱吧。」

卡林敦和傳教師同坐在一張餐桌上，他低聲說：「我跟艾立斯說過啦，他答應你今天可以不去工作。」

滿臉倦容的傳教師，望了一下身旁的同夥說：「我並不比別人累，我要挖土。」

他們全天工作，星期例假也沒有休息。

星期一來臨又逝去，他們開始失去時間的觀念。

星期二早晨，艾立斯告訴大家說：

「他們今天要打開那口油井，到時候我們停工觀看。」

「這是不是很冒險？會不會引起火燒？」有人問

「他必須冒這個險，因為出錢的人對這口井感到懷疑，如果不給他們看到有油噴出，他們就不肯繼續出錢了。」

這天的天氣晴朗而溫暖——正是海灣的最佳氣候；每個人都感到心胸舒暢。鑽台上的敲擊聲也份外響亮，急駛的貨車往來不息。

開井的消息傳到貝蒙特，看熱鬧的人一大早就趕來油田，佇立等待。

「你覺得怎樣，艾立斯？會出油嗎？」有人問。

「他們說會出油。」

「如果沒有油怎麼辦？」

「那麼你們就放下鋤子，拿了工錢走路。」

將近中午時，艾立斯發出命令：「停工！」

他們放下手中的鋤子，奔過草原，趕往即將開啓的油井。

卡林敦望着兩個工人將長柄管鉗套在油井的閘門闕上。

油井四週的鐵絲網外面，擁集着許多馬車和騎馬及步行的人，握着手槍的守衛在鐵絲網內往來踱步。卡林敦意識到情勢的緊張，因為這許多人正在孤注一擲——從事畢生最大的賭博。

守衛開啓柵門，放進一批頭戴闊邊帽身穿黑禮服的體面紳士。

看熱鬧的羣衆竊竊私語：「就是他，就是他。」

一個身體矮胖口蓄巨髯的人上前一步，好似十分滿意地向握持長柄管鉗的兩個工人叫道：

「準備好了嗎？打開！」

兩個工人使出全身力量，用肩膀抵緊管鉗的長柄緩緩轉動，人們屏息以待。

一陣狂風怒吼般的嘈聲突然爆發，緊隨着是火車急駛似的聲音，卡林敦望見一股黑油自閘門闕口衝出，越過鑽台，越過吊車，越過高聳的井架，噴上天空。

看熱鬧的人興奮得好似發了狂，這口噴油井的壓力驚人——勝過以往的一切噴油井。海風吹拂下，這股油柱化成一片烏雲，罩覆地面。

卡林敦望着噴灑在襯衣上的油滴，他哽了一下，又用舌尖舔了一下，他咬緊牙齒，不願像別人那樣張口狂叫，他抬起雙手，沾污油滴的汗毛，映在日光下閃閃發亮。

投資者滿意地看過噴油後，油井工人將井口的閘門闕關閉，然後用爛泥封好，唯恐有那不知死活的冒失鬼，劃燃一根火柴……

交易立即開始，地產人在馬車上搭下臨時辦公桌，人們手裡捏着花花綠綠的鈔票，搶購任何能買到的東西——這股繁榮氣象更是勝過往日。

卡林敦望着這場瘋狂的大搶購，深知租購油田的資本非自己短時間內所能負擔。他獨自回返工人寄宿舍，坐下用餐，心頭不住盤算如何由掘土工升為鑽井工。

艾立斯笑吟吟地走進餐廳，他說：「他們簡直瘋了，我聽說有一個人人在撒賓湖當中租了一塊油田。」

次日清晨，掘土工人已將壕溝挖至艾爾維斯塔，配管工人緊隨在他們後面，艱苦的工作已近尾聲，如果一切順利，輸油管可望於當天內接通貯油槽。

艾立斯通知卡林敦和傳教師兩人回返格勒德城。

「那裡的油湖需要增加人手，」他說：「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爲了防止火災，祇好把守衛的人增加一倍，你們去那裡幫忙亨利，我有空就去看你們。」

他想了一會又接着說：「我不是說亨利的壞話，他這個人比較難以相處。」

他倆掘起鏟子，動身上路，卡林敦在前，傳教師跟在後面。

許多天來，這是他倆第一次單獨相處；兩個人一邊走路，一邊談論油田生活的感想。

「真是一種奇特的生活，」傳教師說。

「噫。」

「你還要不要幹下去？」

「要。」

他倆到達噴油井向亨利報到，亨利是個身材矮壯的年青人，高顴骨，扁鼻子，圓臉。

「艾立斯說你要僱用我們。」

「噫，我要僱用你們，」亨利說：「看熱鬧的人愈來愈多，我要僱用一團人才夠；我要派兩班守衛——一個日班，一個夜班，你們開始先值日班。」

他告訴他們仍然要帶着鏟子，以便填補鐵路的路基，並發給他們每人一枝手槍。

「你們也許需要這東西，」他說：「把它插在腰帶上，那個狗娘養的不聽話亂闖就給他一槍，我們要趕快接

通油管把湖裡的油抽乾。在油管接通以前，發生火災就他媽的完蛋了。」

肩膀上搭着鏟子，腰帶上插着手槍，他倆開始在六十五畝方圓的油湖四週巡行，另一隊入守衛鐵絲網環繞的

噴油井。颯陽如火，地面上瀰漫着刺鼻的油氣。

他倆在油井旁停步略事休息，傳教師抽出手槍，拿在手中審視，這是一柄舊式的騎兵用的○·四五口徑手槍

「我希望我不會被迫使使用這個東西，」傳教師說：「我願意盡力勸導，因為我不能射擊一切活的東西。」

卡林敦放聲大笑。

「我從未想到會看見一個帶手槍的傳教師，」他說：「油田使得每個人都發了狂，但是……」卡林敦的神情

變得嚴肅，他接着說：「當你勸導無效的時候，你就難免要使用它了。」

傳教師倒提着手槍，好似是一根短棒。

「如果他們不聽勸導，」他狠狠地說：「我就用這個敲他們。」

他們發現守衛工作遠較掘土輕鬆，而且更爲有趣；他們可以抬着頭，睜着眼，觀看一切新奇的事物：油井工

人豎立井架，木匠建造工棚和宿舍。

艾立斯對亨利的批評果然不差，這個人的確難以相處；他無時無刻地不在誇述他在加州貝克菲油田那段英雄的

經歷，對自己的出身，更是不留餘地的坦白。

「狗娘養的，我根本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誰，」他說：「他們說我最後的姓是『皮』，但是你沒有辦法證明。

我靠我的——對拳頭吃飯，我幹了這個工作就是因爲他們需要我，而我也要努力地幹。你們誰要是吃飯不幹活，可

別讓我看到！」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卡林敦和傳教師兩人守在鐵路邊，準備隨時填土，以防油液浸濕路軌，並勸告看

熱鬧的人不要點火吸煙。

天色已晚，但是他們仍然不能休息，繼續繞湖巡行，半路上遇見亨利。

「我真不願意告訴你們，」他說：「但是你們還不能休息，要等到換班的人來。」

直至夜間九時，接班的人才珊珊而來，他們大叫大嚷，混身噴着酒氣。

「喂，喂，」他們招呼說：「你們應該去看看週末的貝蒙特。」

卡林敦疲倦地回至寄宿舍，在屋後洗了一個澡，這般時候他已經不可能再去貝蒙特，祇得上床就寢。

星期日清晨，卡林敦和傳教師兩人繼續巡邏任務，這天從貝蒙特趕來看熱鬧的人更多，要一百多個守衛才能

擋得住這股人潮。

在貝蒙特狂歡了一夜的亨利，睜着惺忪醉眼，命令所屬守衛開槍射擊一切企圖闖入鐵絲網的觀眾。

「格殺勿論，他媽的，」他叫道。

觀眾對他的咒罵毫不理睬，有的人開始攀上鐵絲網。

「退回去！要不然我就開槍，打死那個狗娘養的。」

一陣對空射擊的槍聲，遏止了前湧的人潮。

一輛小火車頭推着幾截車廂駛過通往格勒德城的支線，這是一輛燃燒木柴的火車頭，寬闊的草原上飄着一縷濃黑的松木煙。

「火！」井架上的一個工人發出尖叫。

在靠近鐵路邊的野草中透出星星火光，升起一股濃煙，數秒鐘後，火鑽跳出壕溝，蔓延草原，伸向油湖。

卡林敦和傳教師奔向起火之處，油井工人紛紛躍下井架，看熱鬧的人也退至安全地帶。

「大家快來救火呀！」人們高聲叫喊。

亨利駕着馬車趕到，他叫道：「搶救油井！我們要搶救油井，大家快來幫忙！」

他們奔向與噴油井接壤的油湖邊，迅速挖掘泥土。

「堆土！盡量堆土！」亨利叫道：「蓋住閘門閥！蓋住鑽台！」

他們瘋狂地掘土，用泥土掩覆油管和枕木。

「井架也許保不住，」亨利說，他的聲音變得非常鎮靜：「但是我們一定要救下這口油井，天哪！如果油井也保不住，那就完蛋了。」

火鑽由草地蔓延至油湖邊。

「天哪，湖裡也着火啦！」有人尖叫。

他們繼續掘土，其他工人也奮勇參加，土堤越堆越高。

風勢轉向，火鑽隨風助長，撲向另一座鑽台，他們束手無策地望着火鑽爬上八十呎高的井架頂。

風勢再轉，將火鑽吹向工人宿舍。

「我們要想回去，」工人懇求說：「我們必須救那座房子——夜班的人還在裡面睡覺呢。」

「房子燒掉了，他媽的，」亨利咒罵道：「你們現在去救已經來不及了，他們自己會知道逃出來。如果他们不知道，那就活該燒死，現在我們要救油井，大家繼續掘土。」

火光之中，他們看見有人從宿舍內奔出，這座尚未完工的宿舍，就此付之一炬。

鑽台四週已被嚴密地用土堤掩護，他們開始在油井與油湖之間再建堤防。

一個騎馬的人迅速駛過他們，好像妖魔似地衝入煙火之中。

「快回來！」他們叫喚。

「我要去救我的牧場。」

「真是他媽的傻瓜，」他們婉惜地說。

騎馬的人繞了一個大圈子，馳向油湖的對岸。

他跳下馬背，蹲在草地上，於是他們看見一個新的火頭和一股黑煙冉冉上升，他跳上馬背，奔馳離去。

「他救了他的牧場，但却可能破壞了整個油田，」亨利怨毒地說。

他們望着第二個火頭迅速延燒至油湖，升起一股五十呎高的火柱和濃煙，火柱之下，一排熊熊的怒火，在風勢的助長下，化爲一堵火壁，沿着湖面前進。

「我們最好離開這裡，」亨利說：「我們已盡了全力，我不願有任何人受傷。」

在他們退却時，他們看見油井工人忙着拆卸機件，盡可能的將零件埋入泥漿池裡。

火鑽漸漸迫近，受熱的空氣形成強力的旋風，將湖中的熱油吸上半空，隨風引燃發出連串不息的爆炸聲。

傳教師抓緊卡林敦的臂膀說：「我們在天上，這好像是世界末日降臨。」

他坐在地上，頭低垂，雙手掩耳，好似不忍再聽這可怕的爆炸聲。

兩堵火壁遭遇時發出一聲猛烈的爆炸，火鑽衝上天空，像煙火似地分散下墜。

黑夜來臨，廣大的草原上罩着黑煙，伸着紅赤的火舌。

獄。

最後油盡火熄，一切歸入黑暗。卡林敦和傳教師孤獨地在草原上漫步，這場大火燒去了他們的住屋和工作、萬籟俱寂中，他們好像是置身地

「這是我平生見到的最凄慘的事，」卡林敦說。

「除了地獄以外，再沒有比這更糟的了，」傳教師說。

「你記得我們剛來的時候，遇見的那個老頭子嗎？」

「就是那個說怪話的老頭子？」

「是的，我想起他所說的話，但是我對他的見解並不同意，失去這面油湖的是人，引起這場火災的也是人，因此應受譴責的是人而不是油，也不是火。我認為人們應該謹慎地保護他們所發現的油，不能失去控制……」

「如果失去控制，人們就將遭受報應，」傳教師說。

他們去至火場，站在宿舍的遺址前發呆。

「我們怎麼辦呢？」傳教師說：「去貝蒙特試試運氣嗎？」

他們開始沿着路軌，動身前往貝蒙特。

「我們這身裝備去貝蒙特，準會被看作神經病，」卡林敦說：「我們要找個地方把錢子和手槍藏起來。」他們行至一座矗立在山腳下的鑽台，油井工人在燃燒爐，爐火映在井架上，發出柔和的微光，泥漿泵也在往復運動。

「爬上來吧，」一個工人招呼說：「你們被大火燒光了嗎？」

「嘿。」

「一清就着，」那個工人笑着說，是友善的笑。「我們的食物不多，但是歡迎你們同吃，我們有咖啡和麵包。」

吃飽了在鑽台上睡一晚也不壞，我叫威廉，是夜班鑽井工。」

卡林敦和傳教師爬上鑽台，席地而坐，忙累了一天，背脊隱隱作痛，他們吃着麵包，喝着黑咖啡，一面談着

噴油井起火的經過，他們相信那口井大約是救了下來。

卡林敦望着自己身上的一套衣服和被油浸污的一双皮靴。

「什麼都燒光了，」他苦着脸說：「祇剩下這身衣服和一個星期的掘土工資。」

「我才不發愁呢，」威廉說：「反正我們身無長物，也沒有什麼可損失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井燬了，油乾了，祇要再打出一口噴油井，人們又會回來，一切恢復繁榮。」

「貝蒙特有什麼損失嗎？」

「據說沒有損失，有些黑人認為世界末日來臨，躲在教堂裡大做禱告。」

大家發出哄笑，但傳教師保持緘默。

他們圍坐在鑽台上，談論着油氣爆炸的危險，並研究油井着火後，油井工人將如何逃出火厄。

「你打算離開油田嗎？」燒火工人問卡林敦。

「不，還沒有這種打算。」

威廉提着一盞燈籠，走去檢查井架和鑽台。

「一切正常，」威廉檢查完畢後說：「明天清晨開始鑽進。」

傳教師和卡林敦不顧疲倦，也幫着他們搬運木柴，給鍋爐添加燃料，維持泥漿泵的操作。

卡林敦一面工作，一面發出問題，富有同情心的威廉，不厭其煩地向他解釋轉盤如何操作。

「這好像是我的一個新玩具，」他說：「用它來鑽掘井孔。這條水管將水經鑽頭壓入井內，沖洗井孔，然後泵回泥漿池。」

「你知道我是一個象鼻虫，」卡林敦笑着說：「但是我渴望在油井工作，我應該怎樣着手？」

「努力學習，一切有關鑽台的工作都要親身做過，就有經驗了。」

「最難的工作是什麼？」

「鑽井工，他整天站在固定位置主持鑽進工作，井底的情況眼睛看不到，一切全憑感覺，這必須有經驗才行，他根據感覺，知道何時停止鑽進，檢查泥漿池。你明天白天來，讓我來教你。」

「你的經驗是怎樣得來的？」

「我在俄亥俄和伊利諾的油田幹了很久，先做助手，最後才升為鑽井工。」

卡林敦平生第一次在鑽台上睡覺，在溫暖的爐火和規律的泵浦聲中沉入睡鄉。

卡林敦在黎明時醒來，舉目仰望，鑽台上豎倚着許多鑽管，糾纏的鋼纜懸掛着一具吊車，一個工人正爬在井架上吊裝鑽管，他們正準備開始鑽進工作。

卡林敦一躍而起，去至威廉身旁。油井工人用管夾吊住一根鑽管，威廉操縱「貓頭」，將鑽管吊至適宜位置，另一個工人用鏈條繞緊鑽管，將絲扣轉入軸環。

威廉發出信號，他謹慎地用膝頭壓下離合器桿，然後抵緊剎車。在鏈條和齒輪的摩擦聲中，轉盤開始轉動。卡林敦注目凝視，直至一股土黃色的泥漿開始流入泥漿池。

當他看夠了這一切操作程序後，他和傳教師兩人爬下鑽台，揹負着鏟子，越過草原，再去尋找掘土的工作。

李洛麗整一個下午都坐在自己的臥房內，憑窗俯瞰，內心充滿憤怒；韓雷漢有什麼權力使她改頭換面，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是李洛麗而不再是自己？

一股濃煙自樓尖方向上升，漸漸伸展，遮沒了陽光，她起身去至樓下。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彭太太說：「當然是一場大火，但不知在什麼地方燃燒。一定是油田起火，因為油的氣味非常濃烈。」

佛朗妮從街上跑回來，兩眼紅赤，愁容滿面。

「我盡力打聽，也打聽不出發生了什麼事，」她說：「許多人都趕往樓尖鎮，但是我可不敢去，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

佛朗妮去至廚房大聲祈禱，留下李洛麗和彭太太對坐在客室中，恐懼得渾身發抖。

李洛麗去噴油井娛樂場的時間到了，但克里木和魏爾斯依然不見踪影，她打了一個電話給馬車行。

「克里木還沒有回來，」對方告訴她說：「今天下午他載了一個客人去樓尖鎮，可能被火所阻不能回來，據

說沒有人受傷，要一輛馬車嗎？」

「是的！」

彭太太望着她掛上話筒。

「今天不要去吧，」彭太太懇求她說：「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韓先生不會見怪吧？」

李洛麗打電話給噴油井娛樂場，但是電話老接不通。管他見怪不見怪，她心中暗忖。

又等了一小時，馬車行的車子來到，是一個生面孔的車夫，魏爾斯沒有同來。

「外面安全嗎？」她問。

「大體還算平靜，」車夫答。

馬車在墨黑的街道上行駛，駛至柯勞克特街時，一輛運載木材的貨車橫阻在路中心，馬車夫下車摸索了一會，於是向李洛麗說：

「不知道是什麼人把身車留在這裡，我們沒有辦法過去了。」

「我怎麼辦？」

「你可以走過去，路很近，你看到那燈光嗎？那就是噴油井娛樂場，我陪你一道去，但是我不放心馬匹，怕濃煙驚了牠們。」

燈光確是很近，她決定獨自前往，馬車夫帶領她繞過橫阻在路中心的貨車，然後趕車離開。

她迅速邁動不穩定的步伐，對準燈光走去。她恐懼地左右顧盼，但四下一片黑暗。舉目直視，燈光漸漸迫近。

突然她碰到了一個東西，碰衝的力量幾乎使她停止呼吸。

「嗨，冒失鬼……」

一個男人一把抱住她的胸部，彼此穩住身形，沒有跌倒地上。

「對不起……」

「哦，原來是個小姐，」他笑道：「他媽的，跑得這麼快幹什麼？」

「我……」
「沒有關係，」他一把摟住她的腰，「你跟我一道走吧。」
她奮力掙開他的手臂。

「不要碰我，我……」
她感到一双手束緊她的双臂，她嗅到他的氣息，也感到他的體溫。這個陌生的男人一把將她抱起。

「救命！」
她聽到自己的尖叫在黑暗中發出回音，她感到他的手緊握她的喉管，於是她聽到另一個人的腳步和呼吸聲，她感到另一双手抓緊了她的身體。

「放手，他媽的，」另一個男人的聲音。

他站穩身體，感到一隻手輕撫在她的肩膀上。

「你到那裡去，小妹？」

「去噴油井娛樂場。」

在黑暗中，她看不清這個男人的身形，但感到一隻有力的手拖着她向前行走。

當他們到達娛樂場門前時，他問：「是這裡嗎？」

「側門。」

這個男人替她推開門，讓她走了進去。

「下回這麼晚一個人不要在街上走，」他說，轉身離去。

韓雷漢看見李洛麗來到，氣得瞪圓眼睛，滿臉通紅。

「真蠢，」他說：「你為什麼要來？如果出了事，那麼我們所花的一番心血豈不完全白費了嗎？」

「我……」

「我告訴過你，要你等魏爾斯。」

「他沒有來。」

「他當然不能來，城裡亂成這付樣子，他怎會有空。」

「我以為我應該來的。」

他不再聽她的解釋，祇簡單地告訴她：今晚停止表演，說完這話就轉身走開。

魏爾斯送她回家，一路上她默默步行，沒有把來時路上受到壞人輕薄，幸遇仁人救助的事告訴魏爾斯，因為

她實在太疲倦了。

「我勸你應該多聽韓先生的話，」魏爾斯說：「他費了許多心力要造就你，如果你受到意外，那就全功盡棄，對什麼人都沒有好處。」

六、雜耍表演

他們整天埋頭挖掘，剝平土堤，清理火場。自從發生這次大火後，人們不再採用油湖存油的辦法，而乾脆將油放入海水中。

黃昏時，亨利駕着馬車來到。

「如果你們今晚就在草原上露宿，那麼我們還得弄幾張帆布床來，」他說：「最好還是去貝蒙特洗一個澡，買套新衣服穿，」他說到這裡，突然住口大笑：「我從未見過這樣狼狽的景象。」

卡林敦發出苦笑，傳教師默然不語。

「你們搭我的車去貝蒙特，老板說要賠償你們的損失，他說你們可以去珍珠街樂帶商店買十塊錢的衣服，這兒是錢。」

亨利又給了他們每人一張五塊錢的鈔票。

「這是特別獎金，因為你們幫忙救下那口井，進城去吧。」

從小時候起，卡林敦一想到進城就非常興奮；他從不抱怨工作，不論工作是如何艱苦，祇要週末下午讓他去趟聖奧格斯汀就心滿意足，因此他的父親常常笑他：

「他好像是一個黑奴。」
坐在馬車裡，他望着草原上矗立的井架，在暮色蒼茫中逐漸消失。去貝蒙特使他感到無比的興奮，混身疲倦的筋骨也恢復活力。

他們在珍珠街樂器商店門前下車，傳教師買了一套黑色衣服和一頂寬邊的黑帽。

「這兩件東西就夠了，」他告訴店員說。

卡林敦買的東西比較多，挑選的時間也比較長。他買了一套漂亮的棕色衣服——這套衣服就花光了老板賠償他的那十塊錢；帽子和皮鞋是用他省下來的工錢買的，他對所選購的東西非常滿意。

買完東西後，他們向店員打聽旅館。

「不要去達哥鎮，那兒的旅館最嚴竹槓，」店員說：「梅恩街的房子最便宜。」

他們夾着包裹，去至梅恩街，找到一家旅館，租了兩張放在客廳過道裡的帆布床。

傳教師在帆布床上坐下，他說：

「我要休息一下，你出去玩吧。」

「我不願意留下你一個人在這裡，」卡林敦說。

「我要一個人靜坐一會，你去吧。」

卡林敦獨自在街頭漫步，一路經過六、七家娛樂場，裡面擠滿了喝酒和賭博的人。

離開傳教師後，他心中較少掛慮「善惡」和「是非」；他去至噴油井娛樂場，推門而入，也不管這行為是善是惡，也不考慮傳教師將對他如何批評，他祇覺得自己必須來到這裡，對她的身世續作調查。

噴油井娛樂場好似較為高雅而安靜，客人的衣着也比較講究。他們斯文地喝酒，低聲談着生意。

卡林敦坐在鄰近鋼琴的酒吧前，叫了一杯啤酒。當他獲悉今晚第一場表演取消，午夜表演照常舉行的消息後，他就站起身來，走出娛樂場。

他走上柯勞克特街，經過一座旅館似的大樓，樓下的門廊裡，站着許多穿紅着綠的女人。

「喂，進來坐，」他們向他招呼。

他知道這是什麼場所，妓院——萬惡的淵藪：他本想轉身回頭，但他還是繼續走下去，後街的房子較小，外形也較破爛，黯淡的燈光下，伸出一張張的黑臉。

「進來坐，白人孩子。」

招呼他的是一個矮短肥胖，面孔滾圓的黑女人，在她背後還有更多的黑女人又談又笑，這景象使他猛然憶起南部流傳的古老故事，不禁大感噁心，掉頭飛奔。

「別跑嘛，白孩子，我們又不會吃掉你，祇是給你換換運氣，」那個黑女人向他叫喚。

身後的笑聲，加速他奔跑的步伐，他聽見另一個女人的叫聲：「你簡直是個……」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進入一家沒有舞廳的娛樂場，門前招牌上，寫着：「雜耍表演」四個大字。

他叫了一杯啤酒，站在欄杆旁看熱鬧，許多連衣服都沒有換的油田工人，正在和一些女孩子打情罵俏，買酒

請她們喝。

「嗨，馬蓓兒！」有人在叫。

一個金髮的姑娘應聲在舞廳門邊出現。

卡林敦望着這金髮姑娘陪了一個客人跳舞，當她經過卡林敦身旁時，用臀部碰了他一下說：

「新來的嗎？那邊大廳裡有雜耍表演。」

她伸手指撫他的面頰，於是隨着客人的舞步離開。

「到這裡來，」她站在門邊又向他招呼。

卡林敦喝乾杯裡的啤酒，經旋轉門去至那間兼會客室的舞廳。有六對男女正擁抱着大跳其舞，彈琴的是一個瘦長臉的黑人。擔任雜耍表演的另幾個演員，舞女和歌女，則坐在沙發裡休息。

馬蓓兒走近卡林敦，伸手攔住他的腰。

「嗨。」

「你好，」卡林敦回答。

「來找快樂嗎？」

「噢，也許。」

「請我喝杯威士忌。」

卡林敦仔細地望著她，她那年青的臉上塗着厚厚的一層白粉，黑色的眼睛顯得並不快樂，在她從事這種生活以前，她一定是個美麗的姑娘，他心中暗付；即使現在，她也比屋裡其他幾個女人活得漂亮。他無言地搖了搖頭。

「哎，給我買杯酒嘛，你已經佔據了我的時間，」她說。

他默然替她買了一杯酒，付出一枚銀元——一天辛苦工作的收入換來威士忌一小杯，她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我們來跳一只舞，親愛的，」她誘誘地說。

「我不大會跳，你要教我。」

「我床上的舞跳得更好，讓我來教你好不好，」她說；雙手勾着他的頸子，將身體貼緊了他，「到我房間去，在我表演之前，我們還有時間……」

他掙脫她的拉扯，

「我要先看你表演，」他說。

他再替她買了一杯威士忌，兩個人共坐一張墊子——她坐在他的腰上。其他幾個女人開始表演唱歌和跳舞，不時向油田工人做出淫猥的暗示，屋裡的客人愈來愈多，充滿酒香，汗臭和廉價香水的氣味。

一個醉漢蹣跚地走進屋內，伸手想抓一個正在表演的女人跳舞，那女人閃身躲避，醉漢撲了一空，伸臂攤腿地伏地板上。另一個人搶上一步，將他拖向屋角。

「狗娘養的，黃湯灌醉了，」他說。

人們繼續舞蹈，全不注意剛才發生的一幕。

音樂節奏變緩，馬蓓兒上場表演；她開始跳出一種緩慢的誘惑性的舞步。一個男人跑上去與她合跳，節拍轉快，跳舞的人臀部扭動也增快。

簡直是一羣狗，卡林敦心中暗付，決定離開。

「怎麼回事？你怎麼溜了？」馬蓓兒高聲喚他。

跳舞的人停止舞步，大聲哄笑。

「我要離開這裡……」他囁囁地答。

「你害怕嗎？我還以為你是一個男子漢呢。」

他感到面頰發熱，快步走向室門。

「你出去的時候小心點，別讓轉門碰斷了你的脊椎骨。」她揶揄地說。

他衝出前門，奔上黑暗的大街，好一會他才恢復平靜；他對剛才的事感到羞慚——簡直是剛進城的鄉巴佬，今後他一定得設法改進，怎能一輩子這樣土頭土腦。

×

×

他繼續在街上漫步，直到自信心稍事恢復，面頰也不再發熱。他回至噴油井娛樂場，叫了一杯啤酒，面對着鋼琴坐下，與其他客人保持一些距離。他不願談話，更不願與韓雷漢談話——韓雷漢正迴旋於顧客羣中。

午夜時分，樓上賭場的客人也紛紛下來。

「喂，該表演了吧？」他們問：「今晚你減去了一場表演。」

韓雷漢扭亮聚光燈，照亮鋼琴上放置的一具座鐘，差四分十二點。

「還有時間再喝一杯酒，」他說。

卡林敦望着時鐘的分針緩緩轉至正十二點位置，於是聚光燈自時鐘面上移開，照着姍姍登場的李洛麗小姐，觀眾大呼小叫，拍手頓足地表示歡迎。

卡林敦看出娛樂場裡的大部份觀眾，都是從遠處趕來的油井工人。

她微微鞠了一躬，在鋼琴前坐下。一副秀麗嫵靜的儀態，與卡林敦剛才在雜耍表演中見到的女人完全不同。

在這座突然繁榮的城市裡，這一型的女人更是鳳毛麟角。

她的目光隨着手指在鍵盤上移動，人們停止談話，靜聽表演。卡林敦注視着她，發現她的嘴唇緊張，使得歌聲好似從齒縫中擠出。

出

新

種四十第叢譯穗拾

本訂增版四第

事故的樂響交

幅篇的一之分三加增版三二初較
元十二價定

種七廿第叢譯穗拾

怨恩門朱

THIS SIDE OF INNOCENCE

譯弘蓑 著士女爾威特卡·勒泰
元五十二價定

種八廿第叢譯穗拾

集選說小篇短穗拾

歌之者盲

篇二十二說小篇短出刊共書全

璣珠字字 彩精篇篇

元五十二價定 言萬十五書全

發批迎歡 購函迎歡

待優折七購函戶訂穗拾

「我至少可以說，噴油井娛樂場是這座城裡最乾淨的地方。她每晚來唱歌，唱完就走，韓雷漢制止觀眾做出粗卑的動作，他倆常常在一起，但他不是她的情夫，」警察說到這裡，目送着一輛馬車駛向珍珠街，「她是一朵出泥不染的蓮花。」

卡林敦在寒冷的夜風中繼續漫步，直至疲倦不堪後才同至寄宿的地方。在黑暗中，他一面脫衣服，一面輕吹着那首法國情歌的曲調。

身旁。

他移近鋼琴旁，坐在一個最顯眼的位置，祇要她抬頭就必然看見他。她唱完一首歌又接唱另一首歌，按在鍵盤上的手指，依然顯得緊張。大約半小時後，韓雷漢跨上平台，走到她身旁低語，又指了一下時鐘。「我再唱一首歌，」她說，抬起眼睛。她的目光與卡林敦相遇，他發現她那雙漆黑的眼珠略現驚異之色，一抹紅雲映上她的面頰。「小姐，請唱我的那首歌好嗎？」他說。

「是什麼歌？」

「就是那首法國歌，你以前唱過的……」

她望了韓雷漢一眼，蛾眉微蹙，於是唱出那首法國情歌「當我行過你門前」。

她低頭垂目唱着這首歌，卡林敦渴望她再看他一眼，給他一點暗示，但他的希望落了空。歌聲完畢，聚光燈照向時鐘，鐘面上的分針正指着十二點半，燈光熄滅，她的身影在黑暗中消失。

卡林敦走出娛樂場，在大街上無目標的漫步，心頭升起一千個疑問，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事：她已經爲他唱了一首他所要聽的歌。

在街上他遇到一個剛才也在噴油井娛樂場聽唱歌的警察，他渴望找一個人談談關於她的事，因此他走近警察

「她爲什麼會來到這裡？」他問。

「我也不知道，」警察說：「可能是韓雷漢請來的。」

「她說她是寄居路易西安拉州的法國人。」

「她雖是法國人，但與柯勞克特後街的法國人完全不同，她沒有男人……」

「男人？」

「我是指妍頭或情夫。」

警察粗率的話，使卡林敦感到一陣莫明的激動。

書

版



西影片羽

粉紅色潛艇

原名：Operation Petticoat

環球公司出品

彩色片

本片描述二次世界大戰中，一艘被炸受損的美國潛艇，於克服諸多困難後，駛抵目的地入塢修理。加利格蘭飾美國潛艇海虎號的艇長，該艇停泊菲律賓

賓海岸碼頭時，不幸被日機炸沉，勇敢實幹的加利格蘭，急於參加作戰，遂召集全體艇員，決以自力修復該艇，但苦於器材無着，循正規手續向倉庫遲遲領不到東西，急得如熱鍋上螞蟻，走頭無路。

湯尼寇蒂斯飾花公子型的海軍中尉，他參加海軍是因為海軍的制服漂亮，易得女人的歡心，他的目標是獵得一位富而多姿的女郎結婚。由於他的風度翩翩擅長應酬交際，故歷任海軍將領的副官，但對海軍本行却是一竅不通。

傷透腦筋的加利格蘭，見到油頭粉面的湯尼寇蒂斯，不禁怒從心上起，但人不可貌相，寇蒂斯憑他的過人機智，施展神偷手法，竟然解決了困難問題，使海虎號得以修復開航。

全劇高潮，海虎號以發報機損壞無法表明身份，而遭到美國驅逐艦的猛烈攻擊，加利格蘭詐沉無效，危機一瞬間，仍賴寇蒂斯妙計解圍。



全片節奏緊湊，驚險中充滿諧趣，笑料百出，尤以倉庫被盜得四壁蕩然，魚雷擊中卡車，盜豬驅過巡邏憲兵等幾幕，更使觀眾捧腹大笑不已。加利格蘭在本片中無可奈何的表情，極為逗笑，湯尼寇蒂斯的刁鑽古怪，更令人拍案叫絕，幾位女護士也各有特色，合作極為良好。本片賞心悅目，極富娛樂價值。

恨不相逢未嫁時 (暫譯名)

原名：The Bramble Bush

華納公司出品

彩色片

取材自查理梅堅達的小說，小說本身暴露有夫之婦的戀愛故事，曾引起衛道之士的反對，造成文壇軒然大波。男主角李却波頓，過去主演「聖袍千秋」及「蕾綺表姊」，曾兩度被提名為金像獎候選人，這是他三年來重重返好萊塢主演的又一部影片，也是他第一次在銀幕

上扮演一個美國人的角色。

在本片中，李却波頓飾一位新英格蘭醫生，他回返家鄉探望好友的絕症，不料却與好友的妻子一見情牽。

巴巴拉露希飾演這個不快樂的妻子，這位年青美貌兼有貴族氣質的新星，因與保羅紐曼全演「文君怨」而一舉成名。

諧星傑克卡遜在本片中一改滑稽戲路，飾一位主持正義的律師，為李却波頓出自憐憫的殺人嫌疑擔任辯護。在「血膽屠龍」中與觀眾見面的安吉狄麥生，飾一個貌美心毒的護士，在本片中有極性感的演出。





燃料電池

不久的將來將有電動汽車可以問世。牠最大的優點是操作穩靜，沒有現在汽車引擎般「撲，撲，撲」的雜音，也沒有換排檔時刺耳的咬牙聲。這種新的電動汽車，在其鍍有克羅米的车體內將藏有一顆新的心臟——燃料電池——這是一種劃時代的嶄新設施，直接可自化學藥品發電，而且其發電效率之高甚至連目前世界上最大最新式的電力公司都無能與以倫比。你如有了這樣的一輛新汽車以後，將無需再到加油站去加汽油，只要叫他們給你一枚氫「彈」就行了。

只要這種燃料電池繼續有其化學藥品之存在，牠就一直能穩靜而有效的激發電力。牠並不像現在汽車裡所用的蓄電池般需要經常充電。牠的基本化學品在作動時，會釋放自由電子，使整個電路暢通。

奇異研究實驗所的雷勃海夫斯博士說，這樣的汽車將在五年以內可以問世。美國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的迪沙陀 (De Soto) 廠已經開始在研究此一「理想汽車」，他們預期這種裝有燃料電池的汽車將可在下一年代裡

實踐。

新汽車的每一輪子將都有一個單獨的電馬達。各個馬達都聯接在一個線路上以代替目前的差動排檔，然而可使一個輪子比另一輪子在轉彎時轉動略快些，並且亦可防止車輪在泥溝裡或在水雪上打滑。

將來裝有燃料電池的將不僅限於小跑車，有遠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都預言將來的公共汽車，卡車，火車和人造衛星等都會採用這種燃料電池。裝有燃料電池的潛水艇將一樣可以長時期的在水裡潛航，但却比現在的原子潛艇操作更穩靜。

像一組大的蓄電池一樣，將燃料電池應用於汽車將有下列數項優點：沒有發烟的排氣；操作穩靜；因其發電效率可達80%至88%，故同樣化一分錢即可多走好幾哩路程，尤其在通行車速時更是划算；當交通擁塞車子停開時並不消耗燃料。

所有上述各點似乎都太過樂觀了些，自然啦，在達到這些目標以前不是沒有一點阻難的。但請記住僅在五年以前有人曾預言美國將於一九五九年的三月三日可放一枚十三點四磅重的人造衛星進入太空軌道，當時就被許多人譏為「夢想」「不可能的」和「完全是科學小說」。

美國陸軍通訊兵團已經在應用燃料電池以作動輕便

雷達，可在半哩外查覺單身敵人。這種「無聲步哨」得以能掩藏在最新線完全該歸功於燃料電池，是牠使嘈雜的引擎作動發電機可予免除。

燃料電池也已試用於 Allis Chalmers 的曳引機，以推動三千磅重的多底式繫繫機。同樣牠也曾用於作動電鋸，起重車，和電桿機等。

但究竟什麼是燃料電池呢？這是一種電瓶樣的設施，但却應用另一套完全不同的原理。牠有二個電極浸在一種電解質內，有一種液體則供導電流。例如當氫氣鑽入一個電極，氧氣鑽入另一電極，藉着氫氧化鉀作電解質便可發生一種化學反應而產生水。在這一反應裡荷有負電的電荷便積貯的氫電極上。

假如電池不與電路相聯接，當電壓積至將近一個伏脫時反應便停止了。反之如果把牠聯上一架馬達，電流便會從氫極經過馬達而回歸氧極。假如把幾個電池串聯起來，每一電池都會加強另一電池的力量，到能激發足夠的電流時便可使馬達轉動了。只要不斷有氫氣和氧氣的供應，電池便會繼續發電。

除了氫氣外其他化學藥品也可應用，目前正有不少實驗工作在這方面研究和物色。譬如，伊索研究工程公司便在研究用油料作為燃料電池的原動力。

最早使燃料電池實踐的是一位英籍工程師培根 (Francis T. Bacon)，他自一九三二年起即開始從事此項研究，直到一九五九年才如願以償。一架二點五匹的培根燃料電池，在華氏四百度和每方吋四百至六百磅的壓力操作情況下，推動了一架起重機。在荷重小時，燃料電池的效率為70%，這比效率最高的蒸汽發電機却只有40%是一極明顯的對照。而且燃料電池的效率使接近100%在理論上也不是不可能的。

國家鐵素公司的美國研究實驗室現在集中精力以發展燃料電池使能在室溫和大氣壓力下操作，他們想用空氣以代替氫氣，同時氫氣也只限於普通商業用的純度。目前至少已有二十家美國公司正在研究發展燃料電池使能應用於一切可用場合，自汽艇馬達以至航行太空的人造衛星。

等待解決的問題之一是使裝氫氣的容器力求緻密而可隨身攜帶。有人建議採用目前有些飛機上已在使用的一種用聚脂樹脂和玻璃纖維合成的堅固，質輕，球狀壓力容器。液化氫氣——到需要時再行汽化應用——也在考慮中。雖然液化氫氣很少見，但可大量製造。最近美國宣稱已研究出一種革命性的火箭燃料利用新的液化氫氣和氧氣。由此可見在技術方面要經常生產液化氫氣，冷藏和運輸各點，在不久的將來都可迎刃而決。所有這些研究工作都才促使燃料電池能應用於我們日常生活的

願望的早日實踐。

有些幻想家認為燃料電池既是那麼可靠的一種電源，電價又便宜，將來在電化學工業中用電最貴的鋁廠將會聚集在天然氣生產區而不是在水力發電的水壩附近了。原因是天然氣亦為燃料電池中許多良好的可能燃料之一。說不定燃料電池在天然氣生產區裡發電要比靠龐大的水壩發電——藉水力衝擊透平是不化錢的——還便宜哩。

分子電子學

十二年前發明的電晶體使一小片鍍可以代替一隻真空管的功用，因而使電子系統才能愈造愈小，愈造愈結實，袖珍無線電的問世便是其中一例。但分子電子學的觀念却比電晶體更進一步，甚至連袖珍無線電中的電阻器，容電器，二極真空管和電晶體都可一併省除。於是一架完善的電訊聽筒便可作得只有豌豆般大小。

最近西屋公司展覽的一種高傳真度電唱機用的擴大器，其前級擴大器便只有火柴頭大小，而電力擴大器也比一角輔幣還小。

利用電鍍，蝕蝕，和合金等技巧可以把一小片鍍或一粒矽的結晶組成與目前需要有許多電子零件焊接在一起的電子系統具有同樣的功能。甚而當一罐融化的鍍

在結晶時便可把牠製成帶狀切片般晶體，一面結晶一面處理，使成為「多區域性」的晶體，而每一區域都具有不同的電子零件的功能。

分子型電子體經得幾乎沒有重量，亦無需電力發動，而且比普通的電子系統結實，因為牠沒有線路的銲接不怕因振動而鬆脫。這種半導體電性晶體小的只有針尖般大小，大的也只有如五角輔幣，具有電子的許多功用。有的對光特別敏感，只要如手電筒般微弱的光線即可開啓40瓦的汽車前燈。有的可激發交流電，並能轉變不同電壓的直流電。也有的可作為電流開關以用於計算機裡電腦部份。

美國空軍部已計劃把這種半導體電性晶體在三四年內應用於飛彈和人造衛星上，以便把高空的光線強度或放射性高低等偵察情報傳播回地球，同時也可用作飛機導航和電訊交通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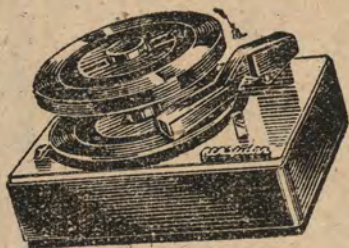
病人：「醫生，我剛讀過醫藥方面的書，我可以斷定我的腎臟一定有了毛病。」

醫生：「先生，患這種病有一個奇怪的特點，那就是病人不會感覺到有一點絲毫的痛苦或不舒服。」

病人：（喘了一口氣）：「我知道，我知道——我感到的症象就是這樣。」

名曲

唱片



大指揮史托孜斯基 (Leopold Stokowski)。縱橫

樂壇於今已整整五十年，音樂界對他的批評毀譽參半。有人認為他嗜好沽名釣譽，他的不用指揮棒是為了顯示美好的雙手。改變樂隊樂器的位置，試驗音響，介紹古怪的新奇作品，都是他的宣傳手法。而且他與狄斯奈合作拍攝「幻想曲」，與狄安娜杜萍出現在銀幕上，與嘉寶戀愛，都非正統樂人應作的事。最近與少女范登堡 (Gloria Vanderbilt) 的結婚以至離婚，更成眾矢之的。

雖然如此，但在他指揮之下費城交響樂隊的成就，

給世人留下的不朽傑作，其價值是無人能予否認的。他對於錄音的技術也有極深的造詣。因此他在一九三〇年左右為勝利公司所錄的唱片，其效果之佳使任何其他樂隊難望其項背，甚致在 Hi-Fi 突飛猛進的今日，也仍然具有他的價值。同時他對電子學也有極大興趣，發明了電風琴，使教堂中的龐然大物變得小巧玲瓏。創造了一些電子樂器可以產生四分之一音程及十六分之一音程

此外在他手下，他使嚴肅呆板的巴赫獲得了新生命，他自一九二〇年開始就將巴赫的一些管風琴作品改編為管弦樂曲，他這項工作得到了空前的成功，引起無數聽眾的愛好。儘管有些保守的樂人反對這種改編他人作品的方式，但是巴赫作品的宏偉，經他之手能使人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其功實不可沒。

史托考斯基於一八八二年誕生在倫敦，父為波蘭人，母係愛爾蘭人。他曾於倫敦皇家音樂學院，巴黎音樂學院，及柏林，慕尼黑等地學習音樂。畢業後在教堂中任風琴師，一九〇九年出任辛辛那提交響樂隊指揮，一九一二年任費城交響樂隊指揮，歷時有廿四年之久，費城樂隊在他的指揮之下獲得了異常的成功。一九三六年他脫離了費城樂隊，但仍然不時指揮其他的樂隊為各唱片公司錄音，而且任何樂隊一經他手，成就立時可見，

過去費城時代的美妙聲韻仍不時可聞。他的指揮手法是自由放任的，時常不按樂譜進行，有時連樂器的配置也會隨時予以更動。他解釋說：演奏音樂有兩種方法，一是按譜進行，一是跟隨精神演奏。他說：「我是跟隨精神演奏的。」

幾年前他指揮NBC交響樂隊練習柴考斯基的第四交響曲，在第四樂章的中段，他突然命令樂隊停止，他說隊員們沒有奏出他所期望的「漸快」。有一位隊員提醒他說這裡並沒有「漸快」。他回答道：「當我們開始演奏時，我們都會感到在我們前面有一只巨大的節拍器，敲擊出速度，這只節拍器永遠不會改變它的速度，一節隨一節，一頁復一頁。而我們也就精確無誤的隨着它前進，這時我們音樂家該知道，毫無疑問的我們已經進入了地獄！」

由此我們不難想見他的指揮態度，也不難體會出他的偉大所在。下面介紹幾張唱片，也是代表五十年來他最偉大的傑作。

雷赫曼尼諾夫：第二鋼琴協奏曲。
派格尼尼主題狂想曲。

鋼琴：雷赫曼尼諾夫
樂隊：費城交響樂隊

廠號：RCA Victor LM 6123 十二吋三張
這三張唱片是費城時代的錄音，鋼琴協奏曲錄於一九二九年，狂想曲錄於一九三五年。雖然錄音時代已很久遠，但其水準仍然很高，故勝利公司仍將之列為LM本牌，並未將之改為副牌，同時因鋼琴獨奏係雷赫曼尼諾夫本人所擔任，因而其價值更高。

柴考斯基：胡桃鉗組曲
聖贊：動物狂歡節

樂隊：費城交響樂隊
廠號：Camden 100

售價：美金一·九八
這張唱片也是費城時代的錄音，但唱片標紙上所書者為Warwick交響樂隊，而實際演奏確係費城交響樂隊。

華格納：崔斯坦與伊索地(史托考斯基改編管弦曲)
樂隊：史氏交響樂隊

廠號：RCA Victor LM 1174
售價：美金四·九八

史氏脫離費城交響樂隊後，勝利公司特又聘請了一批優異的樂人組織了一個樂隊，稱之為史氏交響樂隊，

將費城時代的許多錄音再度予以重錄，其中大部份均極良好，不減費城時代的韻味，這張華格納的作品也是其中代表作之一，錄於一九五二年。

比才：阿爾城姑娘組曲。C大調交響曲
樂隊：史氏交響樂隊

廠號：RCA Victor LM 1706
售價：美金四·九八

也是一九五二年的錄音，演奏極為出色。

雷姆斯基·柯薩克夫：天方夜譚
樂隊：Philharmonia 交響樂隊

廠號：RCA Victor LM 1732
售價：美金四·九八

Philharmonia 為一英國樂隊，資歷尚淺，但演奏技巧却與任何一流樂隊相比，史托考斯基脫離費城後，於旅遊歐洲時曾任該隊指揮，這張唱片錄於一九五三年。

哈里森(Harrison)：提琴鋼琴及小型樂隊組曲
柯維爾(Cowell)：波斯組曲
提琴：馬洛Maro

鋼琴：艾密安 Anahid Ajemian
樂隊：史氏交響樂隊
廠號：Composers Recording 114
售價：美金五·九五
這是兩首近代的作品前者錄於一九五四，後者錄於一九五七。

赫爾斯特(Holst)：行星 The Planets
樂隊：落山磯交響樂隊

廠號：Capitol P-8389 (立體SP-8389)
赫爾斯特為一英國近代作曲家，他所作的這首「行星」管弦組曲，描寫七個行星在占星學上的含意，最後一段並需一女聲合唱團，在這張唱片裡是由華格合唱團擔任。

舒斯塔柯維支：第十一交響曲
樂隊：赫斯登交響樂隊 Houston Symphony orch.

廠號：Capitol PBR-8448 (立體SPBR-8448) 十二吋二張
史托考斯基現為赫斯登交響樂隊的音樂指導，這是他與該樂隊合作所錄的一張異常優越的唱片。

史托考斯基現為赫斯登交響樂隊的音樂指導，這是他與該樂隊合作所錄的一張異常優越的唱片。

舒斯塔柯維支：第一交響曲
樂隊：空中交響樂隊Symphony of the Air
廠號：United Artists UA 7004(立體UAS-8004)
空中交響樂隊前身即為NBC交響樂隊，自托斯卡
尼去世後改稱空中交響樂隊，經常聘請各名家擔任指
揮。

卜洛克(Bloch)：所羅門 Schelomo
賓漢(Ben Heim)：來自以色列 From Isreal
大提琴：尼克魯 George Nelkrug
樂隊：空中交響樂隊
廠號：United Artists UA-7005(立體UAS-8005)

「所羅門」為一首大提琴與管弦樂隊的曲子，極為
優雅動人，是喜好大提琴者最歡迎的作品。賓漢為一近
代作曲家，生平不詳，作品亦不多，也很少有機會聽到
巴赫：C短調巴薩格里。鐵壁金城。布里舞選自第
二英國組曲。薩拉班選自B短調提琴G短調
賦格。牧歌選自聖誕聖譚曲。

樂隊：
廠號：Capitol F-8489(立體 Sp-8489)
這裡面全是史托珍
改編的，是一張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本公司營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號之二

電話 25957

一個騎腳踏車的人不小心撞倒了一個小孩子，他
很高興地對那孩子說，「今天你的運氣可不壞。」
「你撞傷了我，怎麼能說我的運氣不壞呢？」那
個小把戲一面撫摩着擦破的膝蓋，嗚咽着說。
「當然！」那個騎腳踏車的人說：「你要知道今
天是星期天，我沒有上班，平時我都是開汽車的。」

邱吉爾搭了一輛出差汽車到下議院門前，他對司
機說：「我一小時以後出來，你在這裡等候我。」
「不行，」司機回答道：「我得回家去，聽邱吉
爾在收音機裡的廣播演說。」

邱吉爾大為高興，給了司機一筆不少的小費。司
機看看手裡的錢，說道：「我轉了念頭啦，我在這裡
等你，去他媽的邱吉爾。」

一位愛玩大喇叭的人對他朋友訴苦說：「我現在
的境況愈來愈壞了。今天上午我只好把我父親遺留給
我的金錢也都送進了當舖。」

「那麼你現在怎樣知道時間呢？」

「噢，白天倒沒有關係，我可以看公共地方的鐘
，如果是晚上，我要知道時間的話，我就吹大喇叭，
那時就一定會有人喊：『誰發風啦，』」

如查詢美國海灣石油公司(Gulf

Oil Corporation)各種產品之性能，規

格，價格，或其他資料等，請逕洽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營業處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號

電話：二五六三四—二五六三七



高雄五福四路